



聖伯辣民傳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聖伯辣民傳

縣 獻
印 排 莊 家 張

河北獻縣主教恩利格劉



A. GASPERMENT. S.J.

VIE de S^t ROBERT BELLARMIN

Ut errantium corda ad Ecclesiæ tuæ redeant
unitatem ! (Orat. Sancti)

Nihil obstat: P. Siue S.J.

Imprimi potest.

P. N. Vagner S.J.

Sup. reg. miss.

Imprimatur.

† Henricus LÉCROART S.J. Vic. ap. de Siensien.
Siensien, die 22 Jullius 1935.

VITA S^U R. BELLARMINI

<i>Anno</i>	<i>Ætate</i>	
1542		Nativitas, 4 ^o oct. in festo S ^U Franc ⁱ Assis. -
1555	13	Electio Marcelli II ⁱ , avunculi ejus.
1559	17	Vocatio ad Soc. Jesu.
1560	18	1 ^a Vota, Romæ.
1560-63	21	Studet philosophiæ, Romæ.
1564	22	Docet hum. litteras, Florentiæ.
1565-67	25	Docet rhetoricam, Mondovi.
1568-67	27	Studet theologiæ, Paduæ.
1570	28	Ordinatio sacerdis, Gandavii.
1569-76	34	Lector theol. et concionator, Lovanii.
1576-87	45	Docet controversias, Romæ.
1588-90	48	Pater spir. in coll. rom.
1590	48	Iter ad Galliam.†
1591-94	51	Rector collegii rom.
1594-96	54	Provincialis prov. Neapol.
1596-98	56	Theologus Papæ.
1599	57	Rector S. Pœnitentiæ.
1599	57	Cardinalis S.R. Eccl. 3 ^o martii.
1602-04	62	Archiep. Capuæ.
1604	62	Reditus Romam.
1621	79	Mors, in festo S. Stigmat. S. Franc ⁱ , 17 Sept. -
1627		Introductio causæ, sub urbano VIII.
1828		Reassumptio causæ sub Leone XII.
1923		Decret. beatificat. 3 maii, sub Pio XI.
1930		Decret. canonizat. 25 maii, Pio XI.
1931		Doctor Ecclesiæ, 17 sept. Pio XI.

NOMINA PERSONARUM

NOMINA LOCORUM

人名

地名

P. Pasch. Broët	包巴加	Montepulciano	包里山
Cervin Cinthia	柴勤弟亞	Florence	佛朗斯
P. Carminata	賈神父	Toscane	道斯加
Virgilius	魏日畧	Mondovi	蒙道威
Suarezius	蘇雅來	Malines	瑪利諾
Clemens	格勒夢	Gênes	熱那
Gregorius	額我畧	Venise	威尼斯
Baius Michel	巴佑斯	Louvain	魯文
Du Perron	杜伯龍	Padoue	巴都
Baronius	巴絡紐	Gand	剛城
Marcel	瑪塞	Naples	納波里
Alexandre	亞立山	Capoue	夏堡
P. Aquaviva	亞瓜瓦	Lucques	路格
P. Vittelleschi	魏代級	Lorette	老來德
Richard	利沙	Nassau	納播
✓ R. Nobili	奧比理	Douai	都埃
Romulus	羅慕祿	Milan	米朗
× P. Trigault Nic.	金尼閣	Dijon	帝榮
Alex. Orsini	奧亞立山	Taverna	達外納
Bx B. Réalino	雷亞理奧	Ecosse	蘇格蘭
Fr. Finali	費修士	Lorraine	勞來

序

聖教會在十六世紀遇着了大患難，也得了大光榮。在仇敵營盤裡，路得馬丁與其同黨，豎立了叛旗，提倡異端，相反聖教。在聖教軍旅當中，出了許多英雄，非常修德的聖人，比方聖比約第五、聖嘉祿發明特理騰公議會的規矩道理，聖女大德肋撒、聖十字、若望重整嘉默羅會，聖伯多祿亞剛大當做了補贖的宗徒，聖嘉米祿創辦醫院，聖味增爵專務仁愛慈善，聖方濟格撒肋爵、聖女若翰納，因其善表著書，振興了熱愛天主的心火，聖若瑟加拉桑、聖斐理伯艾理、聖伯多祿輔列，提倡教育，訓誨幼年。在耶穌會裡，那世紀上，聖依納爵在羅瑪去了世，聖方濟格沙勿畧死在遠東，聖方濟格博日亞在羅瑪一命嗚呼，真福依納爵同三十九個

會友在海裏爲天主致了命。當時在英國真福艾得孟保護正教，爲義爲道致命而死。在意國聖類思公撒各修了大德。在德國聖伯多祿加尼修盡心講道著書，抵抗誓反教人。在班國聖亞方騷當輔理修士的榜樣。在美州聖伯多祿克辣味照顧黑人。在日本二十六位致命聖人不久就犧牲自己於天主。

這些聖人當中，但天主知道聖伯辣民列於何等級。教宗格勒夢第十，看他學問的精通，救靈的心火，聖德的美名，就說，在天堂有許多列聖品的人，都比不上伯辣民的功德。三百年之久，這位聖人，就如斗下扣着的燈，沒有佈出光亮來。現在伯辣民列入聖品。比約第十一位也定他爲公教聖師，所以他另外能做聖教著作家的榜樣。他當初領頭保護聖教，教宗真道，現在也是聖教聖座

真道的主保。

巴不得這位天主的忠僕、聖教的棟梁、耶穌會的遺表、顯露於中國、余甚願因這新聖人的行實、提醒信友恭之敬之、默啟修士、效法他的善表、引導主教、隨從他的規定、指示眾人修德、符合他的軌範、如此才滿了耶穌聖心的希望。

識這本書是做效法國谷帶神父 (P. Condere S. J.) 著做的伯辣民行實。

天主降生一九三五年大名府天主堂

耶穌會士孟司鐸 識

目錄

卷一 伯辣民當修士

- | | | |
|-----|------------|-----|
| 第一章 | 伯辣民大家出身 | 一 |
| 第二章 | 洛伯幼年時代 | 六 |
| 第三章 | 洛伯公學讀書 | 十五 |
| 第四章 | 洛伯得了進會聖召 | 二十一 |
| 第五章 | 洛伯入初學 | 二十八 |
| 第六章 | 洛伯讀哲學 | 三十五 |
| 第七章 | 洛伯在佛朗斯城當教習 | 三十九 |
| 第八章 | 洛伯在蒙道威教文辭 | 四十八 |
| 第九章 | 洛伯在巴都念神學 | 五十八 |

第十章	洛伯在魯文講道理	六十三
第十一章	伯辣民教授神學	七十二
第十二章	伯辣民離開魯文	七十八
第十三章	伯辣民在羅瑪大學辨論	八十八
第十四章	伯辣民往法國去	九十六
第十五章	伯辣民當神師	一百六
第十六章	伯辣民當院長	一百十四
第十七章	伯辣民當省會長	一百二十二
第十八章	洛伯晉陞教宗參謀	一百三十一
卷二	伯辣民當紅衣主教	
第一章	伯辣民升紅衣主教	一百三十七

第二章	伯辣民素日生活	一百四十三
第三章	伯辣民殷勤幫助教宗	一百五十
第四章	聖人當憂堡總主教	一百五十八
第五章	聖人治理教區	一百六十五
第六章	伯辣民對於耶穌會	一百七十四
第七章	聖人寫信提倡教務	一百八十二
第八章	聖人處事明智	一百九十二
第九章	伯辣民選舉教宗	二百零一
第十章	聖人辭別憂堡教區	二百零七
卷三	伯辣民當聖人	
第一章	伯辣民同當時聖人共來往	二百一十五

第二章	聖人賙濟窮人	二百二十三
第三章	聖人善修神貧	二百三十一
第四章	聖人良心細緻	二百三十六
第五章	聖人熱愛天主	二百四十
第六章	聖人溫柔慈善	二百四十四
第七章	聖人謙遜出眾	二百四十九
第八章	聖人預言未來	二百五十五
第九章	聖人顯聖跡	二百六十一
第十章	聖人切望升天	二百七十
第十一章	聖人臨終	二百七十七
第十二章	聖人得光榮	二百八十五

第十三章 聖人列品的來歷

二百九十二

目錄

九

卷一 伯辣民當修士

第一章 伯辣民大家出身

在意國道斯加省內，嘉奧山谷半坡上，蓋了一座包里山城。在這城裡，離集市不遠，有一座大樓，約有四層高，大門右邊掛着一面徽章牌，牌上刻的是伯辣民紅衣主教的府宅。還在一個屋內牆上圖畫着一幅聖家像。洛伯幼年時候，用這屋子當過小堂。洛伯生於一五四二年，十月初四日，聖五傷方濟格瞻禮。他領洗的時候，起了三個聖名，也叫洛伯，因為他的代父布紅衣主教，叫洛伯，也叫方濟格，因為他生到世上是方濟格瞻禮日子，也叫羅慕祿。因為他一個出名的祖宗，叫羅慕祿。洛伯兄弟姊妹一共八人，弟兄五個，多默、尼閣老、洛伯、奧格達、羅慕祿，三個姊妹，瑪塞拉、阿道

加嘉彌拉。聖人雖是出身貴顯，可是財勢不大，故此他向格勒夢第八說：我是窮貴族出身，家道不富，至於信德和別樣德行，全都振興發輝。中古時代，聖人的祖宗當過共和國的總督，爲國出力報効，謀造幸福，充實武力，開擴疆土。有的國王皇帝，往往請這貴族家，維持他的本國，爲聖教，爲社會盡心出力。

他父親味增爵，信德活潑，熱愛天主，參議國政，爲國盡忠。他公平正直，信義和順，穩重端方，才智兼全，人人看重，都拿他爲成全的貴族，稱他爲本地的大恩人。本城居民推舉他料理政事。他用心照管國務，也不耽誤家事。他心情向善，城市上居住，他也不遊手好閒，來往散步，但在家裡，在堂裡，在城裡，可以作爲父親的、教友的、官宦的榜樣。衆人都一口同聲贊成洛伯的母親，他母親

柴氏叫勤帝亞是教宗瑪塞第二的妹子，德行出衆，與教宗同心同德，專務祈禱，內修，喜歡哀矜窮人，守齋克苦，總不間斷。這婦人善教兒女，指引他們熱愛天主，天天領他們到堂裏，教給他們在聖體跟前，該如何端正，如何祈禱，不許同別的孩子在街上遊玩亂跑。洛伯從小習慣告解，望彌撒，祈禱，行別樣敬禮天主的善舉。聖依納爵會友包巴加神父教勤帝亞認識耶穌會的人，那位修士聽從醫生的命，正往包里山溫泉洗浴場去了，豈不知這修士早以指引了柴瑪塞，勤帝亞的哥，當他的神師，領他修德前進。瑪塞願意教他本家多沾神光，就趕緊的告訴他的妹子說，包神父快來到了。瑪塞知道包神父以講道勸人爲喜樂，果然包神父到了包里山，就請瑪塞的妹子，弟兄，同族的人，齊來行依納爵神操。

辦總神工，開端內修。從此以後，柴勤帝亞走起忠誠、隱居、犧牲自己的道路來了。

那時洛伯年方五歲，可以想這孩子在他母親跟前，端端正正的坐着，如何聽那耶穌會神父的教訓，牢記在心裡。他母親喜愛耶穌會，願將自己五個兒子託與耶穌會照管，也屢次領着他的孩子去朝拜勞來德聖母，受那地方神父的教訓，後來也求包里山公校的神父指引他隨從聖寵的默啟感動。有時候，他苦身克己，孩子見了全都害怕。有一天，他的幼女嘉彌拉在屋裡自玩，他母親進到屋裡沒有理會有人，遂就拿起苦鞭，使勁鞭打自己。後來嘉彌拉述說，我一看見母親鞭打自己，我害怕，就有意到我母親跟前，教他止住不打，可是又怕他不喜歡，必要責斥我，就沒有動。

往後我見他往屋裡關上門，就懂得他是爲什麼緣故了。人作苦工不常是聖德的憑據。或有福、或有禍、或順境、或逆境、恒隨天主聖意，不隨自己私意私見，任憑天主難爲我們，任憑天主富足我們，那才是聖德高超的證據哩。勤帝亞無論經過什麼吉凶禍福，心中時常坦然，如同沒事一樣。趕他哥瑪塞升爲教宗，他一個弟兄亞立山告訴他與本家有何光彩，勤帝亞答回信說：我接到你的信，得了相稱的安慰喜樂，我忠心要隨你的指引，你知道我不貪圖別的，但願意光榮天主，滿聖座的旨意，悅樂你的心。虛體面假光榮，高攀妄想，多嚼也打不動我的心，那都是空虛的泡影，飄浮的火烟，全是明智人看不起的虛幻。我們往後若能多事奉天主，我感謝他，也求天主賞賜全家人，都修成大德，死後能

享受天堂的永福。這幾句情理話，當着高興時候，說的相對，當着敗興時候，說的也合適，是幫助人解開戀愛世俗的貪心，爲修德到這地步，非忍受將來的苦痛不可。常說樂極生悲，不久好像打雷似的霹了洛伯母親一樣。誰知道瑪塞第二才當了二十二天教宗，忽然間去了世，勤帝亞得知消息，立時壓伏自己，甘心忍受，並且還振作精神也安慰了閤家的人。天主雖然是聖德惟一無二的根源，平常也藉着善母親的手，從小賞給我們走那聖德的初步。

第二章 洛伯幼年時代

洛伯從小到老常立了德行的善表，人一看他，就聞出他那馨香

的潔德、天主喜愛潔德，所以早就侵佔了他的心，他也隨從了天主的默啟，急速歸向天主。他一開明悟，人就看出他後來的傾向如何，愛作什麼，好比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力，引動這孩子進堂，他的心向天主猶如一塊石頭自上至下直落平地。他在堂裡望彌撒，留心觀看神父如何舉祭，如何行禮節，回到家裡，他就自己試驗，仿效神父，也教別的孩子親他的小手，如同親主教手一樣。趕到五六歲上，他用紮裏的兀子當做講道台，舉家老少都愛聽他宣講，另外喜歡他講解耶穌受難始末。

洛伯數次同他弟兄往鄉下去遊玩，登上高處，給人講道，他喜歡搭小祭台，更喜歡宣講。看來這小孩子的舉動，就表明他後來要做博士的先兆。在他本城聖堂裡，有幾軸像，像上畫的四大聖師。

有一天這孩子同他母親進堂念經，他跪在母親旁邊說：娘啊，你看我升了紅衣主教。他母親擺手，不教說話。小孩子唯命是聽，就不言語了。待了一會又說：你看這四位聖師多麼好，後來我要同他們一樣。聖人上了大年紀，向費神父笑着述說這故事。當時都沒有答理孩子的話。後來一見他著做的有名書籍，才想他說的話，必定是天主默啟他的。

洛伯熱心的傾向，就是聖德的萌芽。他母親見洛伯如此熱心，便努力培養他，教他遠離不好來往，躲避犯罪機會，開始修德行。他母親又看他兒潔淨，熱心穩重，大有安慰，別人也驚訝這孩子的美善。另外贊成他專務內修求學。到八歲上，他就少睡眠，多行祈禱念書。他妹子嘉彌拉說：我哥洛伯託付我每天晚晌，把點燈要

緊用的東西，都預備妥當。他爲克制自己，每早起來，先端跪地下，面容喜悅，念聖母小日課。後來學會默想，就先默想，別的時候再念日課。這孩子另外喜歡祈禱，孝愛聖母，跪拜聖體。他上學的時候，肯去聖方濟格堂裏拜聖體，求主保聖人保佑。他去演習唱歌，或學音樂譜子，又經過兩處聖堂，照樣進去念經不缺。洛伯除祈禱外，就是用心讀書，以致喫飯的時候也帶着書本，是教靈魂肉身都得飽飫。他修德求學，雖然用心，可是對待別人還仍然和睦親愛，不失和氣。聖人本性活動，善隨父母的意思。舉動沈重，件件作的禮貌和順，令人愛待。洛伯從小就噴出潔德的香味。他父母能如同聖達尼老父母說，我們的孩子是個天神，後來要成一個聖人。洛伯和達尼老是同時的人，可比他大八歲。洛伯好比他將

來的徒弟公撒格一樣，端正克苦，保護自己的潔德。他同女子敘談的時候，就叫一個有形的天神，在一旁陪着，或是他母親，或是他弟兄，都到跟前才行說話。

洛伯雖然身體軟弱，嚴齋月內，或將臨時大齋，或瞻禮前的大齋，全全遵守。有一年聖誕日子，是個瞻禮二頭天，是主日，他願意守大齋，他娘不許，趕他吃完了飯，他朋友玩嬉責備，說他犯了大齋。洛伯一聽，就很難受，並不是難受他朋友譏笑他，是難受自己沒有守大齋，犯了大罪，或難受父母哄騙他，犯了齋期，心裡反來覆去，不得安生，等到別人給他說明聖教的規矩，平常遇到主日的齋期，一概免守，他朋友又承認說的是玩嬉話，這才放下心來。洛伯秉性活潑，喜歡打獵，打獵的時候，還是尋找機會克苦肉身，舉

心向上，念想天主。他一看見一個被逮的飛鳥，就說：「罪人入了魔鬼圈套，上他的當，落到他手裡，受永苦，也是這樣。」當時這少年人，在同伴身上，大有勢力，善言美語，勸朋友進堂。他說的淨是愛情話，同朋友的心性相投，所以他們無法推託，不能不聽。他的德行，不但不推避，不拒絕朋友，反倒更想法引領他們親近自己。他的脾氣，雖然歡樂，可是莊重文雅，優良可愛，不自誇張，常願爲人効勞，服事旁人。洛伯向同伴的說：「你們跟我來吧，後來你們給我說說，去到聖母台前，跪在耶穌足下，比往繁華熱鬧地方去，必是安慰更大，喜樂更甚。人的秉性不一樣，好惡自不相同，有時候洛伯的夥伴，決然要去遊玩，請他同去，洛伯不怕得罪人，總不聽從。」

有一天，洛伯可愛的弟兄，想同朋友聚在一齊，喫一飽飯，大家歡

樂一回，請他同去。這些朋友雖然可靠，他總不允許。還有一次，朋友願意往洗澡塘裏去，向洛伯說：「你同我一齊去吧。」洛伯一聽，霎時紅了臉皮，推辭說：「這樣喜樂遊玩休息，不能改良我們。」他就往聖方濟格避暑莊散心去了。巴道理神父說：「那少年人一覺出草木的陰涼，一看見修士的熱愛，就嘗受了休息的甘怡，覺着比我們原祖住的地堂更有福分。素常他的同學，他的弟兄，願同他一齊往別處遊玩，洛伯若是不跟着去，他們就改換主意也不去了。聖人嚴莊美麗的才德吸引他們，教他們非常喜愛他。洛伯的善表感動了他們的心，一看他在祭台前邊端跪如天神，各人心裏就生發善情，願意效法他的美表，熱愛天主。」

教音樂的巴神父說：「我的徒弟一見洛伯來到了，好比一鳥入林，

百鳥啞音，都收斂心神，默默不語，立時群兒的熱鬧，就能壓住。洛伯來到他們跟前，先畫十字，後掀歌本，峇看唱的那節，倘若有些輕浮的曲子，或不良的詩詞，就不同他們和唱，且說：我出聲音，但是爲幫助我的潔德。在經歌本上，凡是有情的歌曲，風雅的詩句，都改爲聖歌。譬如上邊說愛女二字，就改爲靈魂二字，或說人的情眼，就改爲天主慈眼，或說愛情的火，就改爲耶穌的愛火。洛伯不但學習了音樂譜子，連音樂器也學過了，還學了各樣美術，畫圖描花，又會修補打獵的羅網，只看師傅如何做法，他就一目了然。俗話說的好，一遭生，兩遭熟，沒有三遭的離把，此言與洛伯很是相對。他的音樂老師說，這個孩子活像天神的聰明，學什麼會什麼，一學就會，看見什麼就摸彷彿什麼，一摸彷彿就成，真是超出尋

常。

洛伯十三歲上，學問正在長進的時候，就得了文學的光彩。他舅父升了教宗，接了如峇第三的位。有人說，揀選教宗，無論怎麼運動，總是聖神的功程。這話對於瑪塞教宗說的恰對。聖依納爵寫信說，洛伯的舅父品行端方，謹慎嚴厲，親愛教民，信德活潑，聰明才智，脾氣大方，甚有博士的榮名。治世的才幹，真堪當教宗的座位，不愧爲耶穌的徒弟。瑪塞升教宗以前，是什麼生活，升教宗以後，還是什麼生活，絲毫不改，連本名字也不肯換，仍叫瑪塞。他立定志向，願意照舊發顯端正謙遜的表樣，始終如一。他又忠厚正直，不嫌貧愛富，不厚此薄彼，不揀用私人，不偏向姪子外甥。他知道聖教公產不可私用，本家不能取利，就禁止他弟兄亞立山並

家中的人去到羅瑪，尙且也命了在羅瑪讀書的兩個姪子愛蘭理加回到本縣包蘭城接續念書。預備考試畢業。可惜瑪塞命短。當了二十二天教宗，忽然身得重病，氣絕而終。衆人都崇敬他愛慕他。他這一死，伯辣民家族失了暫時的光彩，連閣聖教會也失落了心中的大願。

第三章 洛伯公學讀書

包巴加神父在包里山城住了幾個月，得了民衆的歡心，引導洛伯全家向愛耶穌會。爲此在那座城裡，一立了耶穌會公學。洛伯的父親急忙打發他到那公學讀書。這時洛伯年方十四歲。聖人一受了耶穌會的教訓，看他的才德，就知道有何等進步。他比先

前更熱心，每逢主日，告解一次，神父先許他半月領一次聖體，後來准他多領。他的才能也大張顯了。洛伯自己述說，天主賞賜我聰明伶俐，雖然不全出乎人上，可是什麼也能懂得，也能沾普通的學問。聖人說的俱是真的，但是未免太輕視自己。他讀書的時候，另外喜歡作詩詞，到了晚晌，也不睡覺，念熟了魏日理詩詞，自己爲編作詩詞，就取用那詩人的字句。他頭一次著做詩題及散文，是講守貞的尊貴。本城一位紅衣主教死了以後，他編了一個牧童歌，念給城市及鄉民人聽。

洛伯修理詩詞，總不說玩話，也不讓別人作那玩戲文辭，怕耽誤工夫。有人送給他一篇輕佻詩詞，他答覆信說，我念那樣詩詞，妄費了光陰，我很後悔，可也不知道那做詩的人，怎能如此浪費工

夫他該善盡別樣要緊的本分，不可錯過時候。如果他編爲聖教有益處的詩歌，恐怕也不費這樣大力。

洛伯一生編的聖歌，現今但剩下兩篇。一篇是恭敬聖神的歌。一篇是讚美聖女瑪大肋納的歌。就是至上光亮之父。如今聖教日文課上，還載着第二篇。聖人編這第二篇是奉了教宗的命，在教宗避暑莊，同席安多紅衣主教比賽編歌。當着教宗面前，隨手編成。洛伯做詩，不過是發明他的熱切感情。有時候編一首詩，捨棄不要。有一天，他想天主願意教他離開世俗，入會修道。一聽見天主的聲音，就編了一張，有妨碍他聖召的詩詞。又一迴想那是提念私事，恐怕是貪圖虛榮，不甚對符，就立刻點火焚燒了那張詩詞。看起來洛伯會克制犧牲自己。雖然我們讚美他的謙遜，可也捨

不得沒了那一篇有興感的詩文。洛伯也用拉丁話的詩詞歌唱。致命的聖女加大利納說：盼望他喜歡我的稱頌，報答我的善心。降福我的學科。我們不要怪乎聖人幼年編的詩詞。聖賢人都有休息鬆心的時候。比方聖若望同一個鷓鴣玩說：打獵的弓不能常常張着。作詩詞是幼年休息的工作，好比春風颭動，草木萌生，並非無益。只要到時候開花，就能結果。洛伯花園裏將來不但百花盛開，還結許多果實。

耶穌會在包里山城剛一立了公學，照常有人嫉妬，有乖性的人，謾怨修士教育不良，假裝說耶穌會的人來到本城，沒有什麼光彩。他的學生考得功名，並不是真有才學，是仗憑教員鬧的詭弊，哄騙了人。誰知連少年洛伯拿的一幅詩詞，是他自己編的不是。

聖人忠厚誠實，厭惡毀謗人，煩惱說謊話。他左思右想設法取消這等謠言，想來想去，知道但加反對不夠，就邀請同志與他們明爭辨，以決勝敗。洛伯爲保護教員，親見城長訴冤，不服欺辱，說明那篇詩詞是他各人編的，如若不信，情願同別校學生臨場會考。當面陳理，城長聽說這話，允他要求，遂出佈告，發表何時開文學競賽會，請衆齊來。日期一到，開會聚合，看這新奇文戰。洛伯與他同志應期前來，三言兩句說的對頭，臉紅脖子赤，無言答對，垂頭喪氣出場而去，不知道他們去往何處，隱瞞羞恥。洛伯只喜歡保護了受欺的人，洗白了教員的臉，恢復了公學的名譽，消除了長上受的凌辱。從此以後，洛伯引領閣城居民，都重看那處公學。他們早已贊成聖人的德行，現今也讚美他的志氣學問，預想他的

口才必要出衆。那時洛伯年方一十五歲，得了如此盛名。

當時閣城紳董立了一個聖會，每逢建定聖體大禮的日子，會長當衆會友宣講一次，有時會友請求洛伯代替會長宣講，洛伯先推辭說自己年幼無知，才德不足，承當不起，末後無奈允了所請。神父選題自己編作，念熟背過，才能演說。他宣講的有情致，有精采，有感激，津津有味，富貴人聽見，無不驚訝歡欣。後來紳董又屢次請他演說，在城裡一聽說他講道理，衆人都急忙跑往前去，且跑且說，我們同去聽一位天神講道，可好極了。洛伯不但在講道台上發顯口才，就是在演劇台上，也是照樣發顯口才。有一次嚴齋月前三天，無事閒人在街玩耍，公學裏扮演故事。洛伯身穿白緞衣服，美麗雅觀，上了演說台。他一上台，藉着公教口氣演說，這

樣宣講，大動人心，以致有人請他再重演一次。巴神父說：那一年，有許多人，不講玩耍，淨專務善舉，祈禱拜聖體，無怪乎，眾學生都尊敬洛伯。他同別人敘談，甚有情趣，不提別的，但說學科，怎樣熱心，躲避無用閒話，爲此他的同窗都認透他的秉性，在他跟前不說閒話，尙且或因爲尊敬他，或因爲怕他厭惡，沒有一個膽大的人敢說帶意思的話。一見他來，就都捫口結舌，一言不說了。

第四章 洛伯得了進會聖召

洛伯的父親，一見他兒讀書有長進，有效果，顯露光彩，就心思高攀，想他後來必得大位，爲陶成他的學業，有意教他轉入有名大學，求完全學問。勤帝亞的哥亞立山已經打發了自己兩個兒子，

愛蘭利沙往巴都大學讀書去了。他疼愛洛伯如同親兒一樣，並且許給洛伯讀書，得到博士證書，供給他一切的花費。洛伯終身不忘舅父的恩。過了五十年後，別人一提他舅父的大方來，還是動心感恩。

洛伯已經預備赴往大學，天主忽然在他心裡射了一道光線，他得了天主的寵光特恩，他深深的覺出世俗虛幻，就生了修道的心，盼望父親不加阻當，因為聖了神父，還能得高位，這是聖召第一步，且又想得高位，也不覺有意趣，反覺生發厭惡，那是聖召第二步。他一看舅父教宗瑪塞第二的猝死，就看破世上虛幻，無論何等地位，都是虛而又虛，這是聖召第三步。他拿定主意不貪世俗光榮，不圖人事報應，但想進會修道，專心事主。他長久祈禱，求

天主默啟該走什麼路，進什麼會，忽然想起耶穌會來，爲躲避地位特發推辭地位大願，就有意進耶穌會。可有一樣，他不甚認識那個修會，他頭拿結實主意以前，願意仔細查考，審量進耶穌會對不對，另外他怕走了一條道路，又恐後悔退步，因此就先請教問明一位知心可靠的師傅，才敢放心。他問賈神父說：你看僧們故友情誼，給我說明，你隨從聖召享了真福沒有，你進耶穌會不後悔麼？那修會沒有瞞藏隱密的弊端麼？賈神父答應說：我實話告訴你說吧，我進會以後，生了兩個後悔的意思，第一，想我過了三十歲才得聖召，進耶穌會這樣遲緩，就難受的不得安慰。第二，我在會裏修德這樣疏忽遲慢，就覺羞愧難當。對於耶穌會的內容，你別疑惑，別含糊，外面怎麼樣，內裏也怎麼樣，名稱其實。我若現

在還沒有進耶穌會，爲達到這目的，我將無苦不受，無法不施了。洛伯聽了這一番話，大開疑團，絲毫不含糊了，拿定主意，決然要進耶穌會。當時他叔伯弟兄柴理加正在巴都念書，也聽見天主的聲音，立刻隨從，就給他父親寫信，求他准許進耶穌會。洛伯一看天主安排如此恰當，便急速向理加去信商議，求來艾斯總會長收留他們。總會長說，有了父母的准許，我就收留你們。那兩個少年人得到父母的准許，很是費事。另外洛伯爲買聖召的寶貝，更是爲難。聖人進會，他母親並不阻擋。那時候剛神父給來艾斯總會長去信說，洛伯母親德行不凡，很喜歡他兒進耶穌會，他疼愛兒子誠切，就願意把他獻於天主。他把洛伯交與天主，是把手掌上珍珠交與了天主。洛伯父親的信德本是活潑，熱愛天主。

別的兒子進會修道，全都捨得，惟獨洛伯，可不忍得教他進會，盼望他的才幹後來能夠發展，振興家庭，光耀於世，爲此他便極力挽留洛伯，設法教他改變主意。他爲壓滅天主的聲音，隨從偏情，不顧正理，就想了各樣法子。先不准他進耶穌會堂，向他說：我喜歡你熱心恭敬天主，可是往別的會堂去，也被不了害。他父親說的這番言語，是開啟本性同聖寵打仗的一個前引。洛伯的父親知道耶穌會的規矩，不許升高位，又向他兒說：洛伯，除了耶穌會以外，你無論進那一個會，我都不阻擋。遂就提出最有名的會來，任他選定，說來說去，洛伯總不聽從。自從他父親說明盼望兒子進會，能得高位，洛伯就堅固志氣，更加反抗。爲躲避各等地位，特選進耶穌會。你看天主的照顧是多麼可讚美呢。洛伯走這樣躲

避地位的道路，正是走那得高位的道路。

洛伯恆心至死要聽天主的命，並不灰心喪氣。他爲前進，有兩個依靠，就是他舅父亞立山及他母親。他母親一看丈夫固執已見，阻當兒子修道，以致難受的生了病。亞立山一看，就三番五次的勸他妹夫味增爵不要違背天主聖意。亞立山疼愛自己兒子，如同他妹夫疼愛洛伯一樣。他也盼望藉着理加的德才光耀家庭，可是他心情活動，甘願把自己兒子獻於天主，毫不含糊。且說，我們兒的聖召，若是從天主來的，不能違背，但是他們的聖召真假，也該當試探。怕是他們隨從私意的衝動，妄想修道，多阻擋，是違犯天主的功程，並奪兒子的主張，算兩個不公道。

亞立山說的這樣言語，多麼好聽，多麼明智，真是世間少有。他知

道有的父母，冒用自己的權柄，阻擋孩子隨從聖召。這樣作來，恐怕孩子後來得不了好結局，不是不穩重，便是不樂意，一生至死，都不順當，怕得不了善終。這時候爲父母的，眼見兒子投奔罪惡，無法挽救，心驚膽寒，必要常不安生。那瞎眼的父母，迷糊了良心，忘記兒女先該是天主的，後才是自己的，硬勉強他們聽自己的邪命，違背天主的指引，像這樣父母能得天主降福麼？我們該讓給天主照管世界，任他作主，隨便委派人的本分。末後洛伯父親醒悟過來，變了主意，就犧牲自己的孩子，奉獻於天主。這個奉獻本甚難爲他的心，到底他有活潑信德，又加倍祈禱，就跟同亞立山把自己的孩子託與總會長，求准許他在世俗當中，多待一年，好查考他的聖召，求的對符，得的容易。這兩個少年人，一時得

不到那個寶貝，心裡就很難受。他們好比使船的，快到碼頭，忽然起了暴風，又颳入海心，從此他們便尊奉來艾斯當神長，給他去信，盼望解散悶氣，畧得安慰，誰知得的安慰遠超他們的盼望。來艾斯許給他們在世俗當中那一年，算初學頭一年。你看修德如此熱切，就得了這等效果，剛神父也給來艾斯寫信說，洛伯的父親到他避暑莊上，去見他兒子，又勸他捨棄聖召，橫說豎說，沒有打動他的心，洛伯同他叔伯弟兄全是一心，天主與他們聯合，天主及洛伯並理加三面，好比結成的三股繩子，總是解釋不開。

第五章 洛伯入初學

離包里山城十八里地，在溫暖和平地方，瑟納山坡上，加瑪都的

修士蓋了一座廣大體面修院。當時的土匪強盜橫行無忌，將那修院從根到頂完全拆壞了。沒有被殺的修士一看那樣破漏，不肯回到那裡，便把這處宅子賣給將來的教宗柴瑪塞。瑪塞素愛清靜，喜住民鄉田野，一得此地，大滿心願，就蓋了特別出色的房屋，變爲愉快的住所了。這副莊宅名叫簡捷，取名的意思是因爲牆根底下沖過一道小河，所以叫簡捷。洛伯利沙弟兄二人在此悅目境界，清靜地方，入了初學頭一年。柴亞立山當了他們的老師。他定下規矩或念經祈禱，或讀書用工。早晨幾點鐘，先專務事奉天主，然後才讀書講課。老師立了學會，他當主席，講解魏日畧農家的詩詞，利沙講說亞里斯多希臘文的詩律，洛伯講西塞老護蔽米洛的演說，他們講完這書，各人愛作什麼文辭，就作什麼

文辭，隨心編作。洛伯素常喜歡作詩，他就編詩。

這兩個初學少年人，但修德求學，還不滿心意。各人所有的善情也願意通於別人，幫救別人的靈魂。他們在路上遊玩碰見鄉下人，就勸他們遵守教規。鄉人一聽這貴族少年勸說，如此良善謙和，就動了心，愛聽他們的話。少年人乘這機會，便想法教他們瞻禮。主日進堂聽道，相幫他們當耶穌的真徒弟。有時候他弟兄兩個走到地裡，上在一棵橡樹上邊，對衆宣講。洛伯演說那樣有趣，以致近村的鄉人都跑來聽他講道。有一次他那兩個表姐妹也偷着來聽道理，誰知他們一聽，得了意外的效果，聽罷道理，起了棄俗進會的心，連忙求進修院。洛伯講道，如此神效，他父親還是不肯放鬆他，仍舊試探他，想法搖動他的聖召，常妄想洛伯若

得了聖教高位，能提拔他弟兄，顯揚家庭。洛伯不說別的，但回答一樣的話說：我可愛的父親呀，我早已審量清了，不圖高位，我知道耶穌會發願躲避地位，我才進耶穌會，我進這會，是天主的意思，我要聽天主的命。對於我的弟兄，至慈大父自然格外提拔他們，你只管依靠天主，天主就必定不離開你的兒女。洛伯的母親爲培養兒子的聖召，常行祈禱，又過了一年，亞立山只想他們的聖召，是天主默啟的，洛伯常抱堅決志氣，因此他父親便承認自己無理，不再反抗兒子的聖召。再說，他也記得前年許過洛伯進會，所以也不指望他兒子退步，也不過於難受，就同他妻子，一心把寶貝兒子獻於天主，自己也給兒子定了起程日期。九月初日期一滿，洛伯跪在父母面前，求父母降福。他父親說：現在我們的

家庭失落了治家的能人，沒有興發的指望了。

聖經上說。(1. 10. 24) 凡是從天主生的，就必定得勝世俗，那所以得勝世俗的，就是我們的信德。洛伯起身那一天，他的家庭實在是因着信德戰勝了世俗。洛伯壓伏自己，不聽骨肉的聲音，堅志爽快、安靜的得了父母的降福，立起身來，脫離父母相抱的手，出門走了。九月二十日，同利沙到了羅瑪，先拜見席主教，當初這位主教得過教宗瑪塞的恩寵，又在巴都城裡當過利沙的教師。柴亞立山就請他招待那兩個初學少年，引領他們去謁見耶穌會總會長。席主教看透少年靈魂的尊貴，甘願受這託付。第二天，主教給洛伯父親寫信說：你若再多試探這個孩子，是個大錯。現今你如果是不得已才把他交與天主，想他進會與你有妨碍，必定

算犯一個大罪，當求天主寬赦。席主教領他們見來艾斯總會長，拿出洛伯母親寫的一封信，交給了會長。信上說，天主招引了我的親愛兒子，我感謝天主。我家裡還有別的孩子，雖然我都愛見，到底更愛見洛伯，看他的人品資格、熱心才德，我的希望就完全在他一人身上。但是我一看他願意伺候天主，祭獻於天主，心裡就痛快。如今我知道該把自己最寶貝的獻給天主，我更樂意。我將離開我愛子的時候，剛能壓住我的苦痛。可是我心裡懷着一個大安慰，就是從今以後，耶穌會成了我兒最好的母親。他還要得一個更好的父親，我就安心把他交與你手。洛伯的父親也寫信說，我降福了我可愛的兒子，將我家裡好的、更好的、頂好的寶具交給了天主。我看他的聖召是從天主來的，我棄捨我的兒

子，那是理當的。來艾斯喜歡結記那兩個新徒弟，因為他們在簡捷避暑莊初學住了一年，又因為看教宗瑪塞的情面，總會長就許他們到第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初次發三大願。兄弟二人，八天工夫，行依納爵神操，完全棄絕了世俗，妥當做耶穌勇兵，為耶穌帝王打仗，穿了會衣，入了修院，在廚房盡了兩個主目的本分。神父看他們柔順溫和，謙遜可教，想他們打了修真聖德的根基，便命他們往羅瑪去念哲學。到第二年正月初一，這兩個修士當眾面前重發誓願。但那兩個表弟兄不能長在一齊行走。利沙的才學高超，有盼望光榮天主，那料想他要得天上的榮冠，他進會四年，死在勞來德公校，留下了上等修士的美名。然後撒及尼神父在歷史上批評那兩個少年修士說，洛伯同他表兄弟一樣。

熱心。可是我想洛伯比他程度更高。聖人上了年紀，看見這幾句話，就在書邊寫了一句說：我知不清這句話說的對不對。論說利沙本來比我熱心明白，若論出力工作勤謹活潑上，他不比我強什麼。

第六章 洛伯讀哲學

有人說，洛伯讀書的時候，當了自己的老師，那是真的。洛伯素日常獨自念書，不跟老師學習，天主願意陶成一個保護聖教的樞梁，補上他的不足，賞賜他非常的資格。洛伯念哲學的時候，能跟一位有名的老師巴神父念書，這位神父是從班國請來的，可惜聖人身常抱病，不能以時上課，領受巴神父的訓教。聖人雖然不

能隨心求學，可也有時候顯出他的高尚才德來，衆位教習學員都驚讚他的學問。上課的時候，他聽什麼就抄什麼，不是用清楚的文辭，便是用合適的拉丁詩詞，立時都陳解明白。洛伯透徹哲學的總綱，並其中的底細，毫不爲難，因此有的人提起他來就說：這是用不着教師的徒弟。他的記含過大，看完一節書，就能背念下來，念完一本書，能說一個字句，用了多少次，那一張那一頁，那一行，有這字句，更驚人的，凡他學過的什麼，全都印在腦海裡，永久不忘。衆人另外驚訝他的明悟清亮，強健敏捷。一看他的初步，可以想見他學問的高超，將來要升到什麼地步。

聖人自從入了哲學，身體軟弱，腦袋常疼，力量困乏，癆傷疾病，永無安全的時候，人都想他活不久長，那料想他現在能暫且上堂。

聽巴神父的教科了。從此看來，無論年紀大小，病苦輕重，多嗜也是個十字架。若在幼年正當預備盡心出力的時候，受病苦十字架更重。到底洛伯背這十字架，不但不灰心失望，反倒感謝天主賞賜他與耶穌相同的苦難，也趁這生病的機會，好修成德行。身體雖弱，志氣却大，遵守公規，一一不缺。他不能隨意念書，就安慰自己說，我進會不是爲成博士，是爲成聖人，提醒自己忍受病苦，就常常念遵主聖範，不是說人做的書籍當中，數着那本書好，聖經雖然高超無比，可不是人作的。洛伯在這本遵主聖範書上，取了堅定的志氣，真切的熱愛。他另外愛看那書上提醒人受苦的那一節，看了又看，他上了年紀說，我多次看過來看過去，常覺出奇新鮮，現在一看還嘗着奇妙的滋味。洛伯念了三年哲學，生

了三年病，不生病就念書，不念書就生病，可也不斷的立了許多功勞。

聖人雖然身無力氣，長上也請他到月底去辯駁上課的論題，而且念完了哲學考畢業的時候，在眾人面前提出考試論題，相爭對答各樣問題，你問我答，彼此參考，有十個人考試畢業，都是賴着師傅的幫助，惟獨洛伯講論出的問題，却沒有老師提引幫助他。辨論頭一天，長上命他往避暑莊去，休養精神，補充力量。辨論問題的時候，洛伯表示了他的學問，並他的節制，他解破博士的議論，也無人提拔扶助，所以按當時的風俗，他得了一頂桂枝的花冠，當作有學問的獎賞，也得了師傅的証書。當他辨論的時候，但含糊了一次，他老師願意相帮他解除疑難，向他說：你千萬別

承認對頭說的那個理，此理不真。洛伯講究誠實，不愛虛榮，就說我想那一句是真的，我不能說不對。過了三十年，洛伯升了羅馬大學的院長，在成績上，看見當初讚美他有才能的話，就很怪乎說，我想不到我有這樣高雅的靈敏，但想我是柔順和便，愛學什麼就學什麼。洛伯這樣思想，甚是相對，果然他陳說的有條有理，答應的恭敬爽快，該答什麼就答什麼，對答如流，破解別人的謬理，也總不發顯浮燥，誇張自己的氣像，並且多嗜也不離題，那真是平常的功勞。

第七章 洛伯在佛朗斯城當教習

洛伯念完了哲學，神長盼望換他的職分，調往本省，好補上力量。

就命他到佛朗斯城去教授拉丁學科。頭走以前，理賬的神父給他的盤費不足，聖人雖然仔細，捨不的花錢，可不久也花淨了，空手前走。雖然如此，他並不發愁，但讚美天主，想着求哀矜要飯吃，果然聖人沒有白盼望。他剛說了沒有錢，忽然在路上，看見一個班國貴族人，沒有向他求什麼，也給了他要緊的花費。洛伯到了佛朗斯遇見熟人，從前在包里山上當過洛伯的師傅，現今正在佛朗斯當院長。他接待洛伯格外厚道，一面喜歡，因為愛重他的徒弟，一面難受，因為洛伯身常軟弱，一看洛伯如此可憐，就把他託與醫生手裡，請他診治。醫生一看就說，不是說來了一位教習麼，怎麼來的一個病人呢。這樣幾乎將死的人，他能教什麼呢。我看他也不過能教人得善終的法子就完了。聖人雖抱疾病，

可不發急。光願意愈顯主榮，提倡教育，因此他靠着自己聖召的恩惠，得了意外的默啟，求天主治好他。遂就往堂裡跪在聖體跟前說：「吾主吾天主，我願意伺候你，我還不願意死，求你賞賜我病痊的恩惠。」不久他就覺着天主允了他的祈求，便去向他的院長

說。

爲長久出力，耶穌賞了我足用的力量。果然他的面色又改變好

說了，精神百倍，體力健強，忘了他原先的疼痛。這一次耶穌不但賞賜他的病全好了，還賞賜他永不再犯那樣病了。

當時賢士蘇雅來也得了特別的恩典。當他入會以前，神長看他蠢愚鹵笨，暫不收他入會。後來看他耐勞恒心，就讓他入了初學。可是他念哲學念不成，自己要求降職，當輔理修士。可敬的顯瑪丁神父提醒他依靠聖母，接着念書。他隨了神父的意思，求了聖

母忽然明悟大開，學問出衆，光照了聖教會。蘇雅來在聖母跟前，求得了成大博士的恩惠。伯辣民在聖體跟前也得了保護真道。六十年足用的力量。聖人知道自己的體力是從天主來的，所以一輩子願意爲天主出力。這少年修士並沒有求得不再生病，不再受苦，但求得事奉天主足用的力氣，怎麼求的就怎麼得了。往後雖然還有病苦，可不減斷他的工作，也加增他的功勞。檢察聖人立品証書上，分兩段記載，這一段記載聖人身體一輩子衰弱的事件，那一段記載聖人著書的表冊，一生的景況。人一看見不勝驚訝。洛伯到了八十歲上，可就發表自己知恩的心說，我多嗜也沒有貪圖安逸自在，偷閒苟安，自從進會一直到死，我時常殷勤工作。洛伯那時病體好了，就接着上課，他年青，身量也矮，在學

生眼裡，那算兩個短處，自己得想法補上這缺點，因此他便仗着高超、確實、充足、豐富的教材，勝過了任去，自勉自迫，攏牢學生的心。他用心預備教科，以致在研究文辭上，也不斷的推論哲學深奧的問題，學生驚贊他的學問，都尊敬他，可是另外尊敬他的緣故，就是他那老實、端正、穩重的態度。

洛伯生性和氣不喜歡嚴厲的規矩。趕他升了紅衣主教以後，給他哥多默說明對於教育當如何教訓兒童。有一次聽說他的姪子在某公校不得良師的教導，就給他哥寫信說：嚴罰學生的章程是個錯處，可憐、可惡。聖保祿說（*Cor. 4:20*）受這樣教育的孩子，養成卑陋膽怯失望的人。再說，大家出身的學生，該養他們的廉恥，行作的目的，該有正義的指望，不該教他們有奴隸的怕情。我

當教習的時候，沒有打過一個人，也沒有教人打學生。孩子讀書求名，有了競爭好勝的心，只鼓勵他們，比較罰打他們，更見長進。從前聖奧斯定也當過老師，也管過公校，他也責備當時的教員，不要管理學生太嚴緊。洛伯除了講課以外，還編詩詞，大瞻禮日子，令學生把他編的詩詞，高聲念出來，教別人聽，或貼在聖堂門上，教別人看。聖人在佛朗大堂用拉丁話講了兩次道理。他雖然年僅二十歲，也沒有領受神品，並且還沒有行剪髮禮，也沒有念神學，長上就命他登台宣講。有一個熱心婦人，見那少年初次上台講道，就替他擔憂，怕他說不出話來，丟耶穌會的人。他想這宣講的少年人，若講不出話來，爲神父是多麼羞辱呢。遂就跪在堂角裡，念經不起。洛伯講多大工夫，他就跪多大工夫。聖人一句接

一句一段接一段的，高聲宣講，等到講完了，那婦人才放下心去，站將起來。聖人後來聽說這故事，就止不住的笑着說，那婦人不知道天主賞賜我多麼准當的記念。洛伯得了好記念，是個長處，有才德，另是一個長處，有救人靈魂的心火，更是一個長處。所以長上也命他，每主日瞻禮六，給本會的修士宣講內修的規則。秋天放學以後，洛伯去朝拜道斯加本省有名的聖堂，另外也到了加瑪都僻處的荒野，他也往亞威艾山上去了。在這座山上，聖方濟格得了五傷聖號，聖方濟格既是洛伯的主保，所以洛伯也希望朝拜那大聖人。他在行路的時候，乘着各樣機會，宣講道理，同伴的神父，給聽道回頭的罪人開工赦罪。加瑪都的修士，收留拜堂的旅客，住居三天，也請了洛伯給他們演講。洛伯不好意思

思的推辭，就以老修士的請求，當作謙遜榜樣，也求天主賞賜各人效法他們的善表。那老修士一看他熱切的態度，一聽他演講的層次，一覺他口才的情趣，爲表示各人知恩的心腸，大夥子都願意親他的手，聖人推辭說，不敢當。那修士把他講的道理，牢記在心，永久忘不了。過了一百多年，那修會的總會長柴亞豐索求教宗將洛伯列入真福品說：我們知道洛伯從前在我們修院住了三天，他給修士講完道理，修士就彼此提說厄瑪伍二徒說的話來，就是當着洛伯在這裏同我們言談語論，講解聖經，我們的心豈不是熱切麼。

洛伯回到佛朗斯，不久就要開學，院長十分高興，盼望洛伯第二年教書，學生更有進步，更有特別的成績。那料想神父接到來艾

斯總會長一封信，命洛伯往蒙道威城去教修辭學科。院長覺着洛伯一走，閤城的居民，並公校的學生，都要吃虧，與公益大有妨碍。遂就答覆一封感情的回信，詳細辨護自己的公校。來艾斯接到書信，承認神父說的有理，可是無奈何，還甚要緊打發一位有才能的教習去蒙道威教書。然後來艾斯雖然認識洛伯的大德，還怕不容易聽命，就請自己的密書包朗高給洛伯寫了一封信，提醒他勉力聽從，也給他說明，念神學爲什麼這樣遲緩。洛伯唯命是聽，及趕到了蒙道威，他就給包神父寫回信說：我可敬的神父呀，長上命我什麼，我就做什麼。一個聽命就完了。我一進耶穌會，立定志向，事事聽命。我從羅瑪起身的時候，我又定了這個主意。現今再全心重定。洛伯先謝了總會長甘怡的指引，就說：對於

念神學，我承認自從畧畧學了哲學，很渴望學專門神學，我不願意神父掛念我有別的公事在身，不能讀念哲學，我就難受發悶。反正我願意教人知道長上託付的什麼，我全一心遵行，即便長上留我一輩子教修辭學科，或是文規下級的功課，我也不求別的，但願意聽命就是了。再說，我若萬一求往別的地方，另換一個如意的本分，千萬別隨我的私意，我寧願相反本心走正路，不願隨我私意走差路。我一准知道隨長上的指引，多啗也差不了。

第八章 洛伯在蒙道威教文辭

洛伯從佛朗斯到蒙道威不斷的遭遇路險，平常不出意外的事，走六天就到了。本年秋後十月間，洛伯起程的時候，下了大雨，道

路泥濘，不便行走，走了十四天的工夫，一路上常得轉灣繞道而行，遇見河道，怕馬過不去，就找水淺的地方，即便過去對岸，也很費事。走水路坐船到瑟納碼頭，也不容易，况說又獨自一人，如何能便易呢。洛伯平心倚靠天主，一路平安，到了蒙道威城。聖人後來寫信說：我在碼頭等了幾天，才開了船。這一次路費又不夠用的。可巧有一個班國博士同我住在一座店裡，他一知道我是耶穌會的人，就用朋友的情誼，同我敘談，也添給我路途的盤費。我們兩個上船一齊到了熱那。看起來耶穌也交給我銀錢，也賞給我一個同伴的。到底還沒有受罪到頭，聖經上說：獨自一人是有禍患的。這十四天的工夫，住店覺着煩悶，沒有一點趣味。到後來有一次，他講道似乎提出他從前住店的光景來。他講道的宗旨

是勸人不要憑藉世俗人的虛言妄行。

他說我屢次經過的，沒有可比世俗更虛假的了。在意國並別的國都裏，當行旅住店，可就看透人情的空虛來了。旅客一到店家門口，店主和顏悅色的出來招應，滿口愛情的話，接待客人說，請進來，進來，我敢保伺候你周到，來吧，這裏有好喫的麪包，出色的美酒，可口的食物，軟和的床鋪。有時候還說，放心吧，俗不提錢，你算到了家，想要什麼只管說話，你愛拿多少錢，就拿多少錢，隨便給吧。也有時候旅客坐着喫點東西，店主就陪伴着，有時請你喫，請你喝，眉開眼笑的，招待你，教你通快樂意，吃完了飯，把你送到各人屋裡歇息，向你說，盼望你睡覺安生，一宿平安吧。你一聽那甘言蜜語，心裡就想那不是店主，實在是一個親愛的弟兄。你遂

就甜蜜的睡起來了。第二天起身以前，店主又來望看你，可與昨天大不相同了，如同開幕另見別的情況，裝換了別的人。昨天那個朋友往那裡去了呢？他給你仔細說，你要了這，你要了那，你該這，你該那，橫要了個八開，一樣也不缺。有時候店主還額外的多要錢，他就拿起算盤子來，上下拊拉拊拉，合起來說，你共該我這些錢。你一看他那樣刻薄計算，恐怕你奇怪答話說，怎麼樣呢？那裡的話呢？我吃的這點東西，鋪蓋又粗又硬，那裡該這些錢呢？怎麼能有的事呢？你昨天說的那甘言蜜語在那裡呢？忘記了麼？說了不當麼？店主一聽這話，霎時變成怒色冷眼看你說，呵，我奇怪你這樣不明理的人，不懂得人情的風俗，怎麼樣？你一喫二喝還不肯拿錢麼？你聽見了麼？你懂清了麼？住店討店錢，喫飯討飯錢，

別說別的，拿錢吧，短一個銅子也不行。哎呀，可愛的教友啊，你們聽講這故事，那就是世俗的虛幻現像。

洛伯不但一次經過旅館的纏磨，有一天，下店的時候，店主一看他就說：你出外回來了麼？我認識你，你不是親戚麼？別走了，住在這裏吧。還有一次下得車來，休息在酒館的時候，有一個旅客喊叫說：你偷了我的錢囊。也有時候，有人不顧臉面，想着傷害他的潔德。聖人平心靜氣，天主就格外的保佑那無罪的人，沒有受害。可想一個二十二歲的修士，遭遇這樣危險，心裏可如何呢？自今以後，洛伯拿了結實主意說：我若當了院長，總不許修士獨自一人行路，雖然多費錢財，也要給年輕的修士一個和伴的。誰知道聖人禍不單行，剛一爬出這個坑來，又掉到那個井裡，災殃禍患

連接不斷，十一月初才到了蒙道威。他先見院長神父說，總會長打發我來這裡住一年，其實我要住三年，果然聖人住了三年，並不是閒住三年。洛伯閱看課程表就知道有的教科書自己沒有學過，因此當老師的該講什麼，他就先練習什麼，比方該講戴茂德的講義，他雖然不通希臘國文字，也不灰心失望。後來他上課告訴學生說，先該溫習舊課，後來再修練文辭，這樣更妥當，更有益處，常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學生溫習功課，洛伯趁此餘閒學習希臘國話，到了夏天，他講解西塞老西比永的夢境，也提說天文哲學。本城的大學員連博士聽說了也來跟洛伯學習。聖神降臨瞻禮前，本城大堂要做三日敬禮，長上命洛伯講三天道理，有的神父稟報總會長說，從來沒有聽見人講道理這樣好。

的。

按當時的風俗，洛伯宣講也用巧言花語，可不久改變了章程。聖誕瞻禮那一天，他講道理有心火，又爽利，人都愛聽。本堂神父又請他第二天聖斯德望瞻禮再講一次。因為工夫短促，精神困乏，顧不得按文辭預備道理，還不好意思的推辭，託賴天主的保佑，就允許了。聖人不白倚靠天主，講的道理，又利儼，又自然，又懇切。講完道理，神父向他說，我們聽見你講道理，到如今還甚樂意。今天不是你講的道理，好像是天上的天神降來宣講。洛伯一見如此有效果，拿定主意，往後宣講不過於裝飾文辭了。他想我越棄捨那虛假的花言，越堪得天主的幫助，教我的道理更能進入人的骨髓，更能感動人的心情。然後若該用意國話宣講，他但用拉

丁話記個大概。聖人上了大年紀，也給雷神父說明，對於講道的法術，自己有何意見。那位神父編了一個聖女德肋撒頌詞，這頌詞裝飾的過餘，他請洛伯看了一遍。雷神父說：聖人念完這篇頌詞，深深的責備我說：你用的巧言花語，雖然能有效果，可有貪圖虛榮的大危險。我在壯年時候，看見別人的表樣，受了迷惑，也是這樣講道理。後來託賴天主的安排，再講道理，用了樸素的話，感動了教民。我一看這效果，往後不再用巧言花語了，也常常後悔自己一時隨了大流。

洛伯在蒙道威公校當教習，當宣講人，有時候也當看門的修士，或當神父出門的和伴。有一天，他跟院長神父去拜望聖多明我會會長神父。那位會長頭要辭別請他們喝酒，院長推辭說：不喝。

會長神父說，你那和伴的少年修士，他必定喝酒。到第二天，會長有意面見在大堂要講道理的神父，就上耶穌會公校去了。那時候，洛伯正看守堂門，多明我會長神父說，請你叫來講道理的人吧。會長並想不到講道理的那位神父，是昨天見的那個少年修士。洛伯說，現在那講道人暫且不能來，到底你有什麼話，我能傳給他。會長神父又說，我要向他說的，不能告訴你，你或領我到他屋裏，或請他來到外廳。洛伯還不說明他是誰，可無法再加隱護。就說，我就是你來見的講道人，我在這裏，不用再來了。會長想起昨天如何接待了他，就求寬免失敬慢待之錯，遂就請他在大堂發明幾樣本會大教，也請眾人爲他修院代禱。到聖誕瞻禮，洛伯果然實踐了會長所請的，沒有失信。

洛伯在公校三年之久，每天教授文辭，五點鐘的工夫，也學習希臘國話，還講天文學、地理學，差不多每主日宣講一次，而且每瞻禮六，也給閣修院的修士演講。除此以外，每日早起去叫醒修士，自己白天看門，又跟從出門的神父同去作事，早晨晚晌念飯傳。這樣一天到晚，也上課教授，也下課盡卑賤本分。洛伯當教習第三年，省會長聽他講道清楚有趣味，就奇怪他的口才好，就說：「你在這裡做什麼呢？不如去念神學，好預備專門講道。」洛伯端端正正的答說：「我領命來到這裡，但該聽命。省會長說：『你預備往巴都去念神學吧。』當時洛伯在蒙道威的時候，聖比約第五接了比約第四的位，當了教宗，聖方濟格波爾日亞接了艾來斯的位，當了耶穌會的總會長。」

第九章 洛伯在巴都念神學

洛伯在巴都城裏專務了許多事業，並不耽悞讀書。念神學剛過了兩個月，就在公校大堂講道。每天午前講解本主日的新經，午後講解達味聖詠第九十篇。如此一連講了幾個月。這聖詠的宗旨，就是說的天主保護人。天主若保護我們，誰能相反我們呢。嚴齋月以前，洛伯往魏尼斯城講說玩耍跳舞的害處。講完了道理，上議員貴族的人，都願意親他的手。洛伯阻止不許。到第二天，這些人物都不忍捨離洛伯，就遠送他到上船的碼頭。聖人回到巴都，仍舊接着念書修德，立善表，和睦同學，同樂同愛。有一天，他一個同學，牙疼的十分厲害。洛伯沒有經過這疼痛，願意嘗試一次。好可憐同窗友，遂求耶穌教他。覺出牙疼來，他立時得了所求的。

受了片刻不能忍受的疼痛，又求耶穌免去，耶穌又立時允了。你看聖人求受苦，免受苦的勢力，有多麼大呢。

伯辣民來到巴都念神學，也不過六個月的工夫，就奉命往熱那城去了。在大堂裡當着衆博士辨論神學，兩天工夫，辨論不休，也顯出他有德行學問的憑據來。有一次，他的老師願意幫助他對答一句話說一個理由，省會長看見，請他不要言語，辨罷以後，洛伯講道理，取了聖巴西畧宣講該謹慎自己那端道理，想聽道理的人知道是從那裡取來典故的必定不多。

洛伯念了一年神學，巴都院長給聖方濟格玻爾日亞寫信，讚稱洛伯的才德，另外讚稱他的口才。那位院長寫了這封信，不久可就後悔了。聖方濟格心裡正掛念普世的靈魂，查看各國耶穌會

的缺點，設法補其不足。那時候在比國路得異端快要流行，爲保護正教，防備魯文數千學員偏向異端，可缺少一個有大口才的人物。聖方濟格一接到巴都院長的信，就拿定主意打發洛伯去魯文保護教民信德。這講道士年方二十六歲。院長沒有想到他寫的讚美洛伯的頌詞，有此結局。遂就提起筆來，給總會長神父寫了一封敏捷急速的回信。陳明洛伯爲何不可挪地方換職分。洛伯存心正直，無可無不可。他也給總會長寫信說，可敬的神父，跪稟者，現在聽說會長命我往比國去，又知道我的院長設法攔當我，他喜歡我，就看不清我的缺點。他也說我的身體軟弱，力量不足，要緊我在巴都多待幾年。爲聽會長的命，我覺着力量綽綽有餘。再說，我是個無用的僕人，教我在這裏在那裏，無關緊要，到

底我聽命，我預備好了，隨便安排吧。

聖方濟格接到這封信，知道洛伯甘心從命，就不勝欣喜，讚美天主。洛伯當時聽命有功勞，在巴都念書有進步，講道有效力，人都尊敬喜愛他。往比國去，路途遙遠，行走艱難，不斷的遭危險。在魯文又沒有熟人，洛伯雖然暫且預備妥當，總會長也沒有教他立時起身，看院長的情面，讓洛伯再待六個月才動身，往魯文去。也告訴院長，神父不可拿着公校私益，在聖教公益以上。因此洛伯又接着聽講聖多瑪斯的神學。大瞻禮日子，仍在大堂講道。瞻禮六仍給修士宣講。過了六個月，日期一滿，聖方濟格親筆給洛伯寫信，命他先往米朗城去，等候明年春天同雅各伯神父一齊赴往比國。在路上走動，不甚平和，有從德國到法國來走的軍隊。

也不斷的搶奪東西。雖然如此，洛伯聽命，毫不遲疑，立時跪在聖體跟前，把自己犧牲於天主說：「求天主保護我在危險之中，一路平安，有你的照顧，我不躲避危險，甘心把我的性命，並我所有的全獻給你，什麼也不存留，隨便安排吧。我生死是你的，但願意為你活着，伺候你，凡我所有，都願為你用盡，那是我各樣工作，惟一的終向。」拜聖體以後，他發勇敢起來，獨自一人往米朗去了。在那遇見他的和伴雅各伯神父，還有一個愛爾蘭並三個英國人，同他們一齊起了身。他們六個賴着天主的保佑，平平安安到了魯文。洛伯從巴都起身以前，可以聽見說：聖達尼老在羅瑪才去了世。那一年三月初，聖類思生到世上，後來洛伯當了他的神師。聖若望伯爾各滿在羅瑪的時候，數次拜望了洛伯。那三個少年

聖人都是洛伯同時的人。聖達尼老死的時候，洛伯才二十六歲，聖類思死的時候，洛伯四十九歲，聖若望死的時候，洛伯七十八歲，又待了一年，洛伯也去了世，同三位少年聖人在天上一齊享永福去了。

第十章 洛伯在魯文講道理

總會長聖方濟格給魯文城的神父寫信說，洛伯因他各人素常修的德行，並天主賞給他的恩典，各處立了善表。聖人一進魯文修院，就說總會長打發我來這裡住二年，其實我要住七年。聖人說的這話果然應驗了。後來在他的傳畧上說，當初我怎麼說出這話來，我可不知道，但知道起了什麼意思，我就說什麼話。洛

伯在魯文的本分就是一半念神學，一半在聖彌厄爾堂裏用拉丁話講道理。前幾年，有兩位有名的耶穌會士，也上過這個講道台。洛伯頭一次宣講，是在長雅各伯瞻禮的日子，可以想，人看這少年在講道台上講道，是多麼奇怪。年歲小，口才大，平常少有所以衆人都樂意聽他講道。按當時的風俗，登台講道，能帶領帶，衆人一見洛伯不帶領帶，就怪乎難受。爲此魯文的神父給總會長去信，求他准許洛伯領神品。聖方濟格允許也不費事，可得教他發三大願，以後才晉升神父。魯文城裏，既沒有主教，洛伯先往烈日城去，行剪髮禮，領受四品、五品，後在剛城苦難瞻禮前一天，領了六品，末了三月二十五日，望復活那一天，領了七品，晉升了神父。

我們可以設想那少年修士預備領神品，做頭台彌撒，是怎麼熱切甘怡。剛一聖了神父，他的手還帶着聖油的香味，心裡充滿謙遜大方，知恩的意思，就回到魯文大學。復活瞻禮後第八天，有五六品陪着，洛伯神父做了頭台大彌撒。那時候是一五七〇年，四月初二日，洛伯得了神權，還仍然講道理，他的道理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歷史上記載，衆人都發憤去聽那中年人講拉丁話道理。我們就想當時的人說得太過，魯文的居民，另外大學生們，全爭先去聽他的道理。連謙遜的洛伯自己也說，那城裡的教友信德多麼活潑，多麼愛聽宣講。又說，講道理以後，一夥子一夥子的人，從好幾個堂門往外出，大約有好幾千人，分散到兩三個市場上。旁人看見都奇怪說，這些人是從那裡出來的呢。神父的口才，德

行、遠近的人都聽說了。聖若望修會的會長魏安德肋到了七十歲上，發誓說，我要說的是實話，我在十九歲上，在魯文念書的時候，認識伯辣民，我屢次在聖彌厄爾大堂裏聽他講道，很有口才，很有心火，以致聽道的人容坐不下。當時的人說，有許多英國、荷蘭異端教人，不怕路遠，不辭辛苦，爬山渡海，來見聖人，聽他講道，全心賓服，棄邪歸正，認識真主。洛伯的口才，同他的外貌，大不相稱。他的身量低矮，登台講道，就上在一個橙子上。有許多人，只想他在台上講道，是個高大的人，趕他在街上走動，身體短小。別人都不敢認他。聖彌厄爾大堂，相離修院不近，每次來回步行，有一天在街上走的時候，有一個貴族人湊近他，那人雖然在講道台上見過洛伯，可也不敢認識他。再說城裏的人都宣揚動了。

從意國來的那個講道人，不但有聰敏，有學問，也說他身量高大，因此就難以認清。那貴族人同洛伯在街上偕行，前走，彼此敘談，滿口讚稱聖人說，魯文居民及大學多麼看重他，贊成他的精神才幹，道理高超，遂又問他那講道人念了什麼書，是那一等的人，是那一國的人。他問什麼，洛伯答應什麼，可不洩露各人的名字，不說自己是誰。貴族人一半走着，一半敘談，忽然想起這樣慢走，恐怕到了堂裡沒有坐處，就說：神父，偕趕緊的走吧，你走的太慢，我要辭別你前頭走哩，你若願意有坐處，就得走快些。神父再見再見。聖人和氣的樣子向他說：你可以快走，至於我不缺地方坐。洛伯講道理一看教友學生全都愛聽，就喜歡樂意感謝天主賞賜他的道理有此效果，不是把種子撒在荊棘裏石頭上。過了四

十年，洛伯還記得講追思已亡並聖體的兩端道理，人都取了大益處。當時路得、加文二人，正相反聖體道理。洛伯提醒人說，爲保存靈魂的生命，增長神力，總得領聖體。比如人種麥子，不是光爲教人看，也是教人喫，養活肉身。對於聖體也是一理。耶穌立聖體，不但是教人看，還是教人領，養活靈魂。我們不但該尊敬讚美天上的神糧，聖體實在是食物。我們該去喫，好補上力量。在你們本城有的人恭敬聖體，用那體面話語修理文辭，講聖體道理，你們信服我吧。誰勉力屢次請聖體到自己潔淨心裏，誰更尊敬聖體。我問你們，現在爲什麼減少了愛德？爲什麼我們的行爲同聖教起初人的行爲大不相同呢？爲什麼我們同他們相比較，不過算紙上畫的教友呢？我說，是因爲我們忘了喫養靈魂的神糧。當初

教友天天領聖體，爲此他們大方剛強，樂善不倦，甘心受苦捨生致命。

洛伯講道理，有精神，有實效。他看什麼地方，什麼風俗，就說什麼話，隨地宣講，見機而作，看風使船。他爲提醒人留心聽講，就設比喻，說故事，取典故，描情寫景，言語清楚，高談宏論。比方說，有一個人來辦神工，是個先生，他盡本分爲得利益，他跪在神父跟前，先說明幾條小罪，對於他的本分一句也不提。神父問他說，按你的本分該念的日經，缺了沒有。他老實答說，缺了，沒有念。你爲什麼不念。他說，我不知道該念不該念。神父說，你戴這帽子，穿這袍子，這樣世俗衣帽的穿戴，有什麼用呢。他說，我沒有想到那裡。神父說，既是這樣，依你說來，你知道聖教會爲什麼給你薪水呢。他說，

我不知道。神父說，你說的是那裏的話呢？你在那裏見過當僕人的，或當兵的，不想主人的意思，白受工錢，白喫兵餉呢？到底我再問你，這一切，你都不知道，我看你有知道的事情麼？可是你知道該你多少薪水呢？他說，我怎麼能不知道呢？記得很清楚，每年該我二百五十塊五毛錢。神父說，你知道這個，我給你道喜，你的耳性不錯，若萬一不全給你那些錢，你可怎樣呢？先生說，我必定給主人寫信，等到算清賬，再往下說，若是沒有別的法子，我就親自去要，非算清不可。神父說，那好極了，我看你不但有耳性，還有本勢，你若當初跟從耶穌傳教，能盡茹答斯的本分，以上說的，都是洛伯提醒人留心聽道理的一樣法子。

魯文的人知道聖人講道理有本勢，教書有才幹，可不知道該多

贊成那一樣。洛伯在魯文住了七年。頭一年沒有教書。末了那一年沒有講道理。教書講道一共五年的工夫。也不斷的給修士宣講。也聽別人的神工。就是不愛聽婦女的神工。遠離幾個討厭的女人說。我不懂得你們的話。我但會聽說拉丁話人的神工。他在大校指引學生很有心火。很有成效。爲什麼呢。不是因爲他有才幹。是因爲他德行過人。祈禱懇切。天主就格外幫助他善盡這樣神業。有的人親眼見過天主如何相幫了他。魏安德肋發誓說。我屢次看見光圈圍着洛伯的臉。正明微亮如同天神。或如聖斯德望。沙多默神父也說。洛伯宣講如此有勢力。以致於六個。七個。十五個學生一聽。就立定志向。棄俗修道。先到修院。去行聖依納爵的神操。後進一個修會。有時候講道理兩點鐘。人也不煩。講完道

理有幾位神父起頭開工，收留罪人，好比捕魚入網，他一面講，我一面寫，我也沾了他的光，進了耶穌會，往羅瑪去了，聖人當了我的老師，也當了我的神師，然後有人把他講的道理，私自印出來，先前遺漏寫差了，後來刪改補上了，洛伯爲光榮天主，拯救人的靈魂，也批准審定了。

第十一章 伯辣民教授神學

伯辣民在魯文城裡，才上了三年神學，就登臺講道，下剩第四年，除長上命他講道外，即教神學，那是耶穌會頭一個人，在魯文教學，聖人隨着聖多瑪斯書籍大全，一年講一本，一共講了六年，他抄寫的教科，如今還在羅瑪瓦底崗書房存着，一共四卷，可以稱

爲多瑪斯大全的註解。聖人担任教授，費盡心力，除了預備道理，溫習功課以外，還得忙中偷閒，學習赫伯來話。他看着學會那國的話，便易懂得聖經的字意，因此他就留心學起來。先跟一位同事學國音字母，並要緊的文規，又爲自己方便，他著作了一本赫伯來的文規。這文規比猶太的章程更簡便，更容易。聖人又立了一個同學會，伴同幾個會友，練習赫伯來並希臘國的話。有一個學生沒有學會赫伯來話，聖人爲表示自己的文規好學，就向那學生說：你若用心學這文規，我敢保你八天以內能夠學會。聖人所說的，果然不差。過了八天，那學生就懂得赫伯來的經典了。從此以後，衆學生都發憤，學習聖經的話語。有人奇怪當初聖熱羅尼莫對於學習赫伯來話的人，說的一句話，就是他向修女伯西

拉說你學赫伯來話不用幾個月，但用幾天就夠了。看起來伯辣民向那學生說的也不算太過。這個文規是聖人頭一次編印的書本。

伯辣民又查看聖教會中聖祖、聖師、公議會律例的書籍。當時又編了一本小書，名叫聖教著作家，為編這本書，他大約看了四百著作家的書籍。聖人著的書，有人願意印出來，他就阻止不許，可也當不住。伯辣民一看他們一定要印，又恐怕自己死後，別人印差了。雖然年高力衰，沒有精神，仍又重看一遍，又刪改糾正，加添了。當時魯文大學最是出名，凡在這大學裏宣講神學的，非有高超的學問，不能有光彩。因此聖人預備教授，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心神。到後來，他怪異自己見識不高，能夠勝這重任，這樣

勇氣是從那裏來的呢？伯辣民願意教授神學，功課不但相幫學生明白空論的理由，還教他們多有經驗閱歷，日後好能躬行實踐，宣揚聖道。他說神學是神學，並不是原理學。他一輩子沒有改變這個主意。趕他升了紅衣主教以後，有一天別人請他去聽辯論神學。衆修士追究這個問題，說不見天主三位，能見天主的本體麼？不見這一位，能見那一位麼？分辯許久，不能了解。聖人不耐煩，却也留心聽着。他一出堂，不禁的大聲呼說：「在世上既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還不如等到天堂再說呢。在世上時間太短，學實着的神學、道德學、聖祖的書籍，更有益處。」伯辣民說這話，並不是不喜歡原理學，可是厭惡無用的學問，只講究人靈魂的好處。

伯辣民初當神學教師，校裡出了一個大對頭，就是大學的監督。

巴佑斯彌厄爾。當初教宗比約第五，就提出他書上七十九端道理，不許講解。你想聖人才到魯文，年紀又小，經驗又少，同這樣人物分辯，得有多大的明智呢。伯辣民如此抵抗這樣謬理，並不得罪人，且說這端差謬道理，在加文並路得書籍上載着，總不提出巴佑斯的名字。聖人隱瞞傳謬理的人名，却發露謬理的毒害。巴佑斯看着辯不住聖人，就暫且閉口不言。到底伯辣民一離開了魯文，他那謬說，好比灰裡的火星，又燃起來。巴佑斯明說教宗批評他那道理的上諭，不是真的，即便不假，也不是教宗的本心，不是自行頒發的。

厥後教宗厄我畧第十三打發博士道來，勸巴佑斯回頭，果然他痛悔前非，明明棄絕了異端道理。巴佑斯回頭本是聖神的功程。

伯辣民道來兩位博士也不過是聖神的幫辦。伯辣民同那異端人分辯，他有明智有定見，道來勸解他回頭，憑着他的口才出衆，有不可勝的勢力，因此就挽回了巴佑斯的私見。伯辣民出力既然如此有功，就得了無比的光彩。他講解神學，非常動心，以致許多奉正教的，連隨邪教的異端人，都從遠處來，領受他的教授。當時有一個讀書少年人，從意國往法國去，有一位紅衣主教勸他轉到比國路過魯文聽伯辣民講神學。魯文大學的教員格外尊敬愛待聖人，洛伯回到意國，聖了紅衣主教以後，仍然結記保護魯文大學，後來有搗亂的人，反對魯文大學的特權，大學主人就派定賢人龍巴伯多祿去見教宗原諒自己，也求洛伯保護大學的特權。聖人就趁着這機會，回答的信件，常提忠信的言語，常含

着愛情的香味，說自己如何喜歡比國人，如何感恩不盡。聖人也贊成荷蘭國人的忠厚、誠實、和氣、良善，並別的天然的秉性。

伯辣民死了以後，比國瑪利諾代理主教奏明教宗，求教伯辣民列入真福品。說至聖父、比國教民將可敬伯辣民的印像，深刻於心，常知恩，常提念他。常年在此傳教，有何心火，有何效力。魯文大學拿他當作榜樣，他的德行，實在不凡，才學兼全，殷勤工作，不辭辛苦。再說比國教民，看他著的書籍，得了絕大的神益，靠着他的書籍，好打敗聖教的仇敵。天主這樣的忠僕，有功於比國，有功於聖教，他若列入真福品，也算賞賜比國，另得了別樣的恩惠。

第十二章 伯辣民離開魯文

一五七二年上，伯辣民發了明宣四大願，原來人願意進耶穌會，得在初學住三年，一進會入二年初學，念完了書，再入第三年初學。豈不知聖人剛入了頭一個初學，不久就發了願，現在也沒有入初學第三年。聖人雖然不滿三十歲，可也發了終身的大願，神長這樣高抬他，正是表白他的德行出眾，萬不可想聖人沒有受試探，不過這少年人的境遇全都平安就是了。洛伯上了年紀說：「當初魯文好比一個集市，在那集市上，我出力受苦，能夠發財，甚致於也能爲主致命。」

果然那時候比國北部，民人造反，不服班國王子管轄，他們的首領是納掃地方的公爵。他不久就去攻打魯文，那座城抵抗不住，必被反叛攻進城去，嚴厲虐待神職班。神長恐怕防守不住，拿定

主意打發修士逃出城去。修士正想起身的時候，忽然有人報告敵人來到了。院長神父爲保全修士，就命他們更換衣裳，剪去頭髮，拿些錢，依靠天主，兩個兩個的出了城。

伯辣民不但換了衣裳，也改了名字，裝作意國的羅慕祿貴族人。步行往都埃城去的道路上，甚有危險，天主却照管保護了他。有一天晚晌，他困乏的走不動，就躺在地下休息。那地方正是十字街道，旁邊立了一個絞刑台，好警醒人。歇了一會，抬頭一看，見自己已在刑台底下躺着，就想這是個致命的預兆，心裡便樂意。遂向夥伴說，我的神兄，僭喜歡吧，我想這刑具是爲僭們預備下的。話剛出口，看見一輛馬車，急忙跑到跟前。那是天主來的救援，果然在那車上有些相反納掃公爵，誓反教的逃兵。他們到了聖人跟

前一看他半死不活的，就住下了車。打聽是什麼人。恰好車夫是個熱心奉教的，惱惡加文那一派人。他素常天天望彌撒。當時爲表明他如何惱惡異端教，就定志要天天望兩台彌撒。除此以外，又盡力幫助爲義爲道受艱難的神父。這個馬夫就上前來，聽說躺着的人是一位神父，立時請他上車，送他到都埃城關上。聖人一到了那裏，就還過勁來，恢復了原狀。他靠着天主的保護，就進了都埃城。可惜才脫離了這個危險，又遇見那個危險。躲避了打仗，又遇見鼠疫病。天主又保護他，沒有染上瘟疫。不久敵人定了條約，反叛亂黨開發走了。平和以後，聖人同會友們又回到魯文去了。

火煉真金。那些患難磨練了聖人的德行。他講神學，宣講道理，著

作書籍，也不耽悞內修的工夫。他另外遵守會規，謙遜克己，誠心愛人，善盡本分，專務神工，常保存純潔的志向。在他日記上，記載三句話說：¹你願意天主賞賜你什麼呢？²你想天主願意你作什麼呢？³你隨天主的聖意，有什麼阻當呢？你練習認識自己的無有，棄捨自己，歸向天主，完全犧牲自己於天主。聖人定了以下的日規說：你一睡醒，該想你是路過世上。但想投奔天主，求天主把你變為新人，默禱做彌撒，勉力同天主結合，你覺不出神樂也別怪異。預備做彌撒，工夫能夠短些，可得有效驗，你一輩子別忘了，不是你做彌撒，是吾主耶穌做彌撒，你不過是耶穌的代表。做省察工夫，少查考自己的罪，勉力多發愛天主的心，你急速投在耶穌聖血的紅海內，對於飲食、衣裳、使用的東西，你要牢記在

心裏、天主的本體充滿萬物、天主在我們以內、也在我們以外、散心的時候、該同會友和氣歡樂、隱滿天主默示你的甘怡、睡覺以前、想耶穌爲愛人、躺在十字架上、你在耶穌聖肋膀上睡覺吧、無論做什麼、究竟得穩重、先得在天主跟前、觀看那事情的輕重、然後靠着天主的幫助、出力去辦。

聖人因着那些志向、果然一層一層的上了聖德的等級。天主也發顯靈跡表示他當時的聖德。有一個魯文的修士、腿上長了一個毒瘡、服藥診治、總不見效、他就生心要求得一個活聖人。左顧右看、沒有一個可比伯辣民更能救他的了、他就請求院長准他跟聖人辦神工、領聖體。當天他的瘡口幾乎好全、又過了兩三天、但剩下瘡痕。

聖人修這樣大德行，得這樣大光彩，別處的大學也不斷的請他講神學。巴黎府大學請了他去。米朗主教聖嘉祿也求了耶穌會總會長打發聖人到本城講神學。可是魯文的神父不讓他走。嘉祿也給會祖的秘書包朗高神父寫信說：我再三再四的請你催迫魯文神長打發伯辣民來。在米朗過於忙迫，要緊用他。我們不喜歡現在講神學的老師。別打發別的神父來。羅瑪總會長允許賈神父，或洛伯神父來。其餘別人，我都不要。我想會長既許必踐，不然就算不對，盼望不失信吧。又過了一年，聖人還沒有到米朗。聖加祿又提醒兩次總會長實踐所許的。聖嘉祿這樣邀請了伯辣民。那是表示他格外看重聖人。到底終究沒有滿了盼望。聖人沒有到了米朗，反到羅瑪去了。

伯辣民讀書工作，用心過度，又因比國天氣寒冷，身體漸漸就衰弱了，醫生診看，就說有死的危險。因此魯文的神長稟報總會長說：如果再攔當洛伯回國，必於良心有虧。那時總會長聖方濟格去了世，承接他位的梅古量神父，遂就命魯文神長打發伯辣民往羅瑪去。神長接到信件，立時命伯辣民起身，聖人往羅瑪去，得經過異端的地方，長上怕出意外的事情，就命他換了世俗衣裳，好躲避危險。按當時的風俗，出外防險，腰裏帶着一把寶劍，馬鞍上掛一手鎗，就起身走了。在路上碰見幾位異端貴族人，他們去上意國參觀景緻，畧探問了幾句，看着洛伯和氣，端正，敘談有趣味，就請他偕伴同走。他們問伯辣民說：你何人？聖人說：我是意國貴族名叫羅慕祿，他們就請他在前頭領路。聖人雖不能顯出

自己是神父，可也得念日課。他就想了一個妙策。到了念日課的時候，他說：我頭先走，前去探險。說罷，就揚鞭打馬跑往前去。遠離他們三里來路，就拿出日課本念一念，每天如此，總不間斷。有時念完回到他們跟前，有時候站住等待他們。聖人住宿比國的時候，常覺身體無力。一到意國，就覺舒坦。一天強似一天，變了顏色，長了力氣。到了熱那城，他辭別異端人說：我要投宿朋友家裡，遂就從店裡出來，往耶穌會修院去了。這時省會長正在修院，接待他格外周到。一進修院，又換了修士的衣裳，照常遵守會規。第二天早晨，伯辣民做彌撒的時候，那些異端貴族人在城裡來往轉遊，偶然進了耶穌會堂，一見聖人在台上行祭，彼此說：那貴族羅慕祿恐怕進了耶穌會。

聖人到了熱那，接到了總會長一封信，說不要經過米朗城，怕聖嘉祿攔當你，轉到本家包里山去。總會長願意教伯辣民回家，休息幾天，呼吸本處的空氣，好補養力量，辦妥家裏的緊要事務，並安慰老父親及同胞兄弟們。他母親是頭年六月初三已經去世了。家人常久沒有得到洛伯的消息，不知他在那裏，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有人傳說他不在了。他父親一見自己兒子回來了，彼此相抱，親熱非常，父子相愛之情，難以形容。伯辣民雖然安慰家人，却也不忘自己是教士。他一到家，看見姑母病的厲害，又見他哥多默病的更重，先相帮他姑母得了善終，後一夜看守他哥，念經祈禱求天主，只爲他靈魂有益處，診治好他。第二天多默忽然瘡疾退了。聖人不肯空閒，又在幾處修院宣講了道理，聽了許多

神工，四外發散耶穌的馨香美味。他補上了力量，就辭別家人，趕緊回到羅瑪。現在到了時候，天主要把這光明的燈放在燈台上，光照家中諸人，教人看見就光榮在天我等大父。

第十三章 伯辣民在羅瑪大學辯論

聖人補上力量以後，他的神長派定他往羅瑪大學辯論台上去。當時這職分很重要。教宗厄我畧第十三願意教神品的人學習保護聖教，抵抗誓反教。爲盡這本分的老師，該通達猶太希臘拉丁三國話，該明曉聖教綱鑑，並異端教的來歷，世界的一覽表，透徹聖經，明白公議會及聖師們的書籍。再說當這老師，該有清亮的明悟，講論有次序，能發露那普通的學問。天主明明陶成了伯

辣民爲教他担負這個重任。聖人聽命如同孩子，信服天主，爲提倡教育並不遲緩。時日不久，教宗看出來，揀選洛伯不但滿了他的盼望，還綽綽有餘。聖人初次講課，徒弟就讚成他的學問深遠，演講的有層次，另外驚訝他的端正，謙遜節制，明顯他願意消滅異端，救助異端人。

聖人的教材非常充足，有根有據，恰當合適，所以連遠處的德國人，也想法得他的講演篇子。有人求總會長梅神父，命伯辣民把他編的教科印出來。聖人一聽，羞愧難當，却也不能推辭，他就低首應允，又重看糾正，然後才印發。他編的頭一本書送給總會長說：神父隨便安排，任意使用他吧，對於我只是聽命就夠了。這書序子上說：我著作這本書，有三個原因，第一，爲抵抗異端書；第二，

爲把辯駁異端的各端道理湊在一齊，印成一部，第三爲聽長上的命，果然這本書很有名，以致翻印了四十次，攻斥那書的誓反教人不計其數。爲稱讚或反抗這本書，大約出了二百書籍，正教邪教的人都知道這本書有多大的關係。在那部書頭一卷上，伯辣民同誓反教人辯理，講解聖經，口傳耶穌爲聖教會的元首，教宗爲教會的代表，也提說戰爭光榮受苦的三樣聖教。在第二卷上講解七件聖事，第三卷上講解原祖聖寵的得失，及聖寵同自主相比，並赦罪之恩，立善功等。

聖人爲保護聖教，反抗誓反教，用了四樣兵器，就是理論和古聖的先言，哲學，博學，四樣，無怪乎稱聖人爲辯駁之王。明白人但指責書上的一樣弊病，就是說洛伯待異端人太良善，不可這樣敬

重、聖教仇敵不要留情面，該照實的抵抗。伯辣民辯論異端精神，剛直、毫不畏懼，但躲避凌辱人的言行，想理是理、凌辱是凌辱，不能混合同并用，知道凌辱異端人，不是相幫人棄邪歸正的善法。他講理編書，不管這不顧那的，只管發明真道就完了。他想真道的光亮，一射出來，自然有一種效力。聖方濟格撒肋爵、高東神父等，滿口稱讚洛伯的書籍，聖人抵抗異端人，雖不發怒，到底看他們毀謗真道，心裏也就難受，幾乎忍耐不下。有奉教的人，也指責洛伯的書籍有些缺點，可是那誓反教的牧師也承認這部書有大勢力，他們譏怨講道的司鐸說：你們相反我們，口裏但有洛伯的名字，却沒有洛伯的實跡。紅衣主教杜伯龍常提說，也翻譯，也讚美那本書的精神。本篤第十四說，洛伯說破異端人的謬理，可稱

他爲打破異端的槌子。注解聖經的明人高愛柳說，別的辯論書都比不上洛伯著的書籍。從天主降生以來，爲抵抗異端，沒有可比洛伯的書籍，更有勢力的了。別人也說，伯辣民差不多什麼書也看過，也都記得，可稱爲過目不忘。紅衣主教巴絡紐說，達味修的炮台上，掛着一切護身甲和各樣兵器。伯辣民著的書，同達味修的炮台相比較，也可以說是維持聖教之保障。

別說辨論家贊成聖人的書籍，連聖人的對頭也是極口稱讚他的書好。比方誓反教人伯肋說，沒有可比洛伯爲耶穌會再有光榮的了。你看誓反教人也承認沒有比洛伯保護聖教並教宗的上權更強的了。有一個別的誓反教人說，人看那書回頭是藉着那書的精妙文雅筆法。有一個英國異端教人說，自從洛伯著書

以後我們看透了聖教道理的宗旨，得了羅馬教的真理精奧，有人見英國牧師散步的時候，深思默想，就說他必定設法回辨洛伯，豈不知他沒有言語。牧師若查出聖人書上與誓反教有相同的道理來，就說你們的洛伯也是這樣解說。有一個牧師發愁說：「不到三十年上，人翻印了洛伯的書二十次，人一看了那書就都相信，都拿着他說的一言半句，當做新先知說的話，而且當作永久真道的福音。」有一天德伯斯用手拍着辯論書說：「哈哈，這本書敗壞了我們，在德國有一個人立了一處學堂，名叫反對洛伯的學堂。」英國皇后依撒伯爾也立了一個講演台，派定牧師辨駁洛伯。那好比搬磚砸脚面，自害自傷，以致出了意外的變動。人一聽聖人的理論，覺着對符，就棄邪歸正。皇后看着無法抵抗，就定規

矩說，除了神學博士以外，凡看洛伯書的人，就該死罪。凡存着那魔鬼子弟的書，也得挨殺。誰知道那嚴厲的命一出，不但沒有禁住，反倒買這書的人更多，更愛看了。倫敦城裏一個賣書的人說，耶穌會的這個人所編的書，比我們衆博士作的書賣的更多。

有回頭的富豪子弟，或勇敢的人，不怕山高路遠，特往羅馬拜望聖人，感激他的恩德。有的人不能親身拜見聖人，就給聖人寫信，祝賀道喜。巴尾的公侯，給洛伯寫信說：巴不得你知道你交給了耶穌多少人，求你讓我翻印你的書罷。有幾個國都的政府，委派了一個異端人，反抗洛伯。那異端人一看聖人著的書籍，不但反抗，反倒動了心，回了頭，還向洛伯述說自己歸正的緣故。聖人一看這樣，很奇異。天主如此扶持自己的軟弱，高抬自己的卑賤。

果然天主賞賜那本書得了奇妙的效驗。聖方濟格撒肋爵說，我在沙貝來地方講道勸人，五年之久，也沒有帶別的書，但帶着聖經，並洛伯的大辨論書。當初的人信服亞達納爵是信服聖教的，現在信服洛伯也是信服聖教。過了三百年，紅衣主教巴曼在自已傳畧上說，我願意參看奧博城的公書房。管書房的梅先生來迎接我說，我接待了比約第六，我也喜歡接待他的代表，請你來看這一層一層的書罷。我臨走以前，他向我說，我還願意主教再看鎖在廚子的書籍。他就取過鑰匙，開了廚子的門，用手指給我看伯辣民的辨論書。他的意思是教我知道誓反教人如何怕聖人的書，就想我一看必然喜樂。洛伯除講辨論學以外，還校正撒梅隆神父新經的註解。神父一看有富改的地處，當時不甚喜歡。

可到第二天，覺着洛伯改的對，就情願聖人刪改。教宗西可都第五先喜歡洛伯的那部有名書，後來有人批評聖人書上的一端道理，教宗就不喜歡了。那時候西可都想教宗不但有治理普世靈魂的權柄，且想一總的人也直屬教宗管轄，還想國家政府也直屬教宗權下，聖人反隨許多博士的議論說，教宗對於政府但有間接的權柄。教宗聽說這話，八月裏就不贊成洛伯的書了，禁止人閱看。誰知道那一年八月底教宗就死了，去世以後，又廢了這個命令。

第十四章 伯辣民往法國去

伯辣民在羅瑪十年之久，辨論道理，用盡力量，維持聖教，然後法

國也請求領教。當時將要登極的法王恩利格，隨了誓反教。一個誓反教人做王，那是相反本國憲法。因此有人結黨聯盟反抗起來，要行革命。但是人民意見不同，有的向恩利格，有的向聯盟班國王及聖座也向聯盟，故此教宗西可都第五頒發了兩條上諭，一是爲保全法國王位的權利。一是爲棄絕恩利格並他的同志。第二條上諭的字句又簡捷，又嚴厲，所以仇敵稱他爲雷電聖諭。洛伯寫了一本書贊助這聖諭的理由。那時候教宗又訪查法國風潮，就打發紅衣主教賈達尼當欽差往法國去，也命洛伯偕同前去，吩咐他對於神學並聖教律例解釋各樣疑惑。九月底欽差並他的衛隊從羅瑪起了身，道經意國北部，十一月初到了里昂城。聖人的書籍傳遍了法國，因此有許多人去拜望他。有人想作那

書的，必定是個排場人，人才出衆，身量高大，豈不知聖人很矮小，一見他端正和氣，就彼此怪異，說那是伯辣民麼，那是伯辣民麼。欽差在里昂訪查人情，不久就顯出他向聯盟，可現在教宗向恩利格，所以欽差任滿回國，不敢接見教宗。有時候欽差問洛伯說：你估量教宗還活多大工夫呢？聖人說：不過一年就要去世。第二年正月初，欽差出了里昂，走到帝榮城。有人報告往前走有大危險。聖人述說：我們在帝榮城的時候，欽差想着赴往巴黎。一面有人來報告欽差說：有一個姓達的貴族，同一千騎兵埋伏在路，想着圍住欽差的衛隊，打死一半，擄去一半。一面也有人說：那是謠言，沒有的事。欽差一聽這話，知道人言雜亂，難以分辨真假。彌撒一畢，要妥備起身，他就暗裏投在聖爵兩張紙條子，一張寫的該

走一張寫的不該走，求天主默啟如何定奪，遂就抽出一張條子來，上邊寫的是不該走。果然不久就知道有埋伏的危險，並不是謠言，可巧也沒有走。

過了幾天，勞來省的公侯率領衛隊，將欽差送到巴黎。正月二十，欽差威威赫赫的進了京城，到了巴黎，就顯出欽差偏向聯盟，惹了教宗不喜歡。教宗看着聯盟一天衰弱，一天恩利格的勢力反倒一天比一天強大，教宗的對頭班國王又極力保護聯盟，因此教宗對於恩利格生了不可壓制的同情，不想他不能回頭。果然西可都第五頒發聖年大赦，求天主保佑法國，也命人念了列品禱文，呼求法國聖人保佑本國。過了二年，接西可都位的格勒夢第八光着脚，流着淚去朝拜羅瑪聖母大堂，也求天主垂憐法

國最好的教民。爲得這恩典，格勒夢捧着聖體遊街，不用墊子，跪橙，席地跪在聖體跟前，苦求天主兩點鐘的工夫。教宗愛法國聖人也是同情。有人問他說，對於法國政體如何。他但說，爲教法國常常平安，要緊有一個提倡特理騰公議會的國王。說的這話似乎淡泊無味，其實很有明智，富有理由。聖人也求了耶穌會總會長，命各處修院，念經祈禱，求天主賞賜往法國去的委員能夠成功。求了什麼，得了什麼，有求必應。當時有的主教願意往都耳城去開公議會，商議教務，欽差反對了這個意見，也請求洛伯給全法國走一通信，辨駁他們的意見，阻止開會。求天主的人既是衆多，也懇切，再加聖人留的通信又恰當合適，就防備了法國的教難沒有起來。

聯盟在意味利打敗以後，恩利格圍攻巴黎府，攻城的時候，聖人同百姓很是受罪。他說：我們在巴黎從正月二十到九月初，這八個月的工夫，受罪不小，可什麼也沒辦成。第二年三月十二，聯盟的首領，同恩利格又打起仗來了，兵勢不強，被恩利格打敗了。巴黎的人都膽戰心驚，害怕不了。恩利格寧願圍困他們投降，不願意毀壞這座城。可是閣城的人都挨了餓，喫的不足也不強，買狗肉也是很貴。班國欽差宰了一匹馬賞給我們一塊。巴黎的人喫完了小麥，就喫油麥，和雜肉等食物，居民都爭喫馬肉，食物中攪和着青石麵，及骨粉，這樣濫喫，不免要生瘟疫，死的人不少。本城的人雖然受罪，還勉力進堂念經，聽道理，在聖體跟前守夜，不斷行遊街的禮，又許願於老來德聖母堂說：如果得救，奉獻一盞一

百五十兩重的銀燈、一隻銀船、並別的獻儀。

在這些患難之中，洛伯還是照舊熱心祈禱，立善表，主意伺候聖教及法國，不管旁的閒事，但盡自己的本分，就心滿意足了。有一天欽差請他同幾個人去討論政府緊要問題，聖人一聽那問題，與神學並聖教律例沒有關係，就從從容容不慌不忙的躲了出去。欽差問他說：神父有病麼？我們知道你的意見高超，願意領教。聖人說：主教，我但受了教宗的委派，去往法國調查，保存、廣揚聖教，我若過問世俗的問題，不全合長上的命令。欽差聽見，不煩也不惱，旁人也喜歡。到八月初四，欽差聘請洛伯並別的參議，定奪一個道德案，就是巴黎人服從恩利格被聖教棄絕否。衆位都同心合意的定斷說：不被棄絕，然後恩利格一知道這樣消息，不

禁喜樂非常，一輩子感恩不盡，拿着洛伯當自己知心的朋友，只因欽差偏向班國王，就不喜歡欽差。教宗西可都也變了主意，給法國寫通信說：你們自由選舉一個國王吧，只不是隔教的就可以。看這封信的字句，教宗也願意也盼望恩利格回頭。許是因爲西可都有仁慈，有明智，恩利格一當了法國王，就棄絕了邪教，真是令人想不到說不來的奧妙。

教宗的心常渴望敗子回頭，他喜歡敗子治國的才幹明智。欽差反倒常向聯盟，因此他就怕回見教宗。聖人安慰他說：欽差不再見教宗了，教宗活不到年底了。聖人述說，九月初，從羅瑪給欽差來了一封信，有人猜疑信上有責備欽差及洛伯的話。聖人說：不是，沒有信上說的。教宗死了。衆人一聽，很怪異的說：我們從來沒

有聽說教宗有病，怎麼說教宗死了呢？遂就譏笑聖人說：你的預言不准，你不是先知。到底洛伯說的確實不假，後來他們知道了，都驚訝的很。欽差知道教宗去了世，趕緊回國另選教宗。走到毛城，聖人生了痢疾病，渾身發燒無力，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這時候欽差就在城裡住了一天，商議如何辦法。天主默啟他把聖人帶回意國，於是他就命人抬過一隻床來，教聖人躺在上邊，抬着就走。剛一出城，就現好些，一路上或坐或躺，能隨便起坐，過了八天，便完全好了。

欽差在法國待了一年多，在巴黎府大約住了八個月。欽差回到羅瑪，吳巴俄第七被選爲教宗，但坐了十三天，還有別的兩位教宗坐的天數不長也就死了。然後格勒夢第八被選爲教宗。欽差

往法國去，常是爲難。從里昂往巴黎去的時候，在路上丟了行李，到了桑斯城裏，他住的屋子，地板也塌了，到了巴黎被敵人圍困了四個月。聖人一想起從前走的遠路來，就喜歡的說，當着這樣危難之中，沒有再比欽差更有才幹的了。他又說，我回來路過巴爾城，沒有人認得我，我過去以後，他們就謾怨了。爲什麼謾怨呢？是想着難爲他呢？是爲尊敬他呢？知不清。到十一月間，聖人到了羅瑪。他回想法國教民念經熱心，就覺着有番樂趣。拉肋忙神父說，聖神七恩之中，法國算得了孝愛之恩，比較別國的人更明顯。洛伯到了法國，見人那樣敬愛天主，就驚訝不止。巴不得聖人從前所讚美法國的那句話，現今在法國人身上常實行不斷吧。

第十五章 伯辣民當神師

一百六

到一五八八年上，伯辣民在羅馬大學講完辨論科以後，他想各人沒有別的本分，不能在此久待，就求總會長命他往別的修院去。會長知道聖人在這大學甚有益處，不願意教他投往別處，就派他當修院的神師。衆修士早知洛伯識見高明，善表非常，講道有勢力，又效法耶穌的言行，先自行作，然後訓人，以身作則，言行相顧，心口合一。那時候聖人指引了高東神父，這位神父後來當了法王恩利格第四的神師，也指引了若爾日。他後來在利邦爲主，致了命。另外也照管了聖類思公撒格。當時的修士有熱愛天主的美名，遊玩散心，不斷提說耶穌的言行，好像同天主神交密談一樣。洛伯上了年紀，說從前我見過幾個聖人，雖然沒有顯過

聖蹟却不在聖類思以下。洛伯振興信德，用心當神師，知道指引修士是指引耶穌將來的宗徒，並致命的人。他想管理修士，自己受的這些辛苦，日後能結美好的果子，好光榮天主。聖人照管教訓輔理修士，格外齊全周到。他給羅瑪大學的輔理修士著作了一本要理詳解，以後教宗格勒夢第八命洛伯把這本書印刷出來。聖人雖不厚此薄彼，到底管理少年修士更加倍用心。有一位修士說，洛伯神父同才出初學的修士說話如此謙遜，真教他們臉紅脖子粗，無可如何。他的心意是教他們學習自卑自賤的德行，那德行真是修會神妙的寶貝。神長派他挑選飯傳的書籍，他就開了一張能光照明悟，感動人心的書單。天主既把修士託付聖人手裏，聖人就不想別的，但介意神子德行學業的長進。

洛伯有名的神子，就是聖類思公撒格。類思是茫都城公爵的長子。他在王宮生活度日，光彩體面，別人都捧敬他，諂媚他，可是天主願意教他脫離世俗，成個聖人，就賞給他棄世修道的志氣。進了耶穌會上完初學，就往羅瑪大學，屬於洛伯管轄。當初耶穌說：「瞎子領瞎子，兩個必要都掉到坑裡，可以想聖人領聖人能升到什麼地步呢。」有一天洛伯提起聖類思的才德品行，就說：「我敢保天主把類思堅定於寵愛，永不能失掉。人看見他就知道什麼是潔德。聖人照管類思好幾年，末後又相帮他臨終。少年聖人喜歡同洛伯談話訴心。有一天晚晌，類思問洛伯說：「神父，人不經過煉獄也能直升天堂麼？」神父說：「我想能有的事。我盼望你不下煉獄，得了這樣福氣吧。天主仁慈賞給你許多恩典，另外不犯大罪的。」

特恩盼望還賞給你直升天堂。聖類思聽說這話大有安慰。靈魂超拔神遊天堂。

有一次類思問洛伯說人願意死能攙和不正當的爲頭麼。洛伯說連聖人也熱切盼望死。從此以後類思振興自己愛死的心火。覺着快要離開世界向洛伯說神父如今到了時候請念臨終經吧。念完了經洛伯不由自己回到各人屋裏。剛才走了類思好像活天神似的咽氣而死。出殯以前神長商議妥當將他另埋一處。過了十年洛伯寫了一封讚美聖類思的信爲類思最有名的頌詞。聖人想起從前同類思有親密的來往就高興樂意。他到了八十歲上給馬神父寫信說前六十年在羅瑪大學有什麼才德的熟人。另外認熟了類思同他更有感情更有友愛那少年人真堪

稱爲聖人，教我更樂意，更有神樂。洛伯驚訝類思的德行，類思也驚訝洛伯的德行，師徒二人彼此贊成。果真類思不能再遇着更有才德的神師，更有明智的引導人，更立齊全善表的人了。類思死後，聖人當他確實的見證，述說他的行實，更完全更清楚。

到一六零八年上，洛伯在羅瑪大學編了頌詞讚美他那有福的神子。他先出題引証了，聖伯多祿第一封信上的那一句話說：(1. Petr. v. 6) 你們要屈伏自己。在大能天主手下，爲教天主好眷顧。舉揚你們說完了，就宣講說，天主賞給那少年人三樣特恩，就是聖召、無損的潔德、純心的祈禱。末後洛伯問說，天主爲什麼顯聖跡光榮那聖人過於別人呢。自己答說，誰也不能問天主說，你爲什麼那樣作，到底我們想不但是爲提醒耶穌會少年修士勉力。

修德、還是爲提倡耶穌會的學生效法他的德行，因此天主指示人，無論多大歲數都能事奉他，連年幼的人也能修極高的德行。聖人同別的兩位紅衣主教，稟報教宗保祿第五說，類思堪得列入真福品。開禮儀會的時候，洛伯領頭宣講工夫不小，反來覆去的說，類思修的潔德行的苦工，顯的聖跡，並說凡人堪得稱爲聖人，或是因爲沒有犯罪，或是犯了罪，自己克苦做了補贖，類思也沒有犯罪也苦了身，做了補贖。衆位紅衣主教一聽講說這一遍，全同洛伯成了一樣的心意，遂就懇求教宗准類思列入真福品。當時教宗沒有批准這佈告，別人都不知道爲何緣故。過了五年，三月三十一號，教宗才批准了，但許公撒格地方的人並幾處耶穌會修院，敬奉類思當真福人。又過了三年，額我畧第十五准許

全耶穌會過聖類思的瞻禮。

伯辣民不但說話還是實行，他每年往羅瑪大學去朝拜類思的聖髑，又往類思從前住的屋裡去。他看那屋子裡沒有供獻，心中就不耐煩，願意教那屋子改爲小堂。他說裝飾這間小屋，好提醒人想起類思的聖德並他的善終來，記念在那屋裡一個無損的羔羊犧牲了自己。在那屋裡也該把天主的羔羊祭獻於天主。聖人裝飾小堂，甘心花錢，也用銀器彫刻了聖人幾樣行實。到底最光榮類思的憑據，就是洛伯寫的遺書上說，類思既是我的神子，盼望我死後把我埋在他的腳底下才好，可得隨神長的意思。你看一位紅衣主教，本是學問高超，大德非凡的人，尙且如此謙卑自下，我們能不動心驚訝麼？他願意生前死後教少年類思相幫

他那老年洛伯、教神子保護神師。聖人在羅馬大校裡，除當神師以外，還能盡別的本分，不願意妄費光陰，到底空閒時候也不多，不能作完他的大著作，因此那一年秋頭，就往避暑莊上去，編作第三本辨駁書，過了幾個月，編完了那部書，他把這部書敬奉於教宗格勒夢第八了。

當時有一位本會修士，名叫如連的，秉性固執，不會安穩自重，他反抗聖依納爵聽命的書信，請求教宗批評，洛伯一見有這危險，就前去提倡聽命的道理。有人聽見如連的狂話，就疑惑依納爵聽命的書信有沒有效果，洛伯說有效果，遂就證明會祖說的那樣聽命，對於天主無虧，對於世人有益，爲講明這端道理，聖人編了三本書，就是對答如連的書，合眼聽命的書，並保護會典的書。

在羅瑪開會，定奪這端道理，調查的人員，一看聖人這三本書籍，都同心合意評論他說的對，沒有差錯，因此原告的就成了被告的。聖座又看如連好像瘋了似的，就命人把他鎖在黑屋裡。從此看來，洛伯有什麼心火修養聽命之德，也有什麼心火保護那聽命之理。

第十六章 伯辣民當院長

天主派定洛伯在羅瑪大校當了數年的棟樑。總會長換了他神師的責任，可又委派他一個更重的責任，就是當院長。洛伯盡這職分，格外發顯謙遜慈父的心腸，也表示伺候別人的情意來。聖人一上任就給眾修士講解聖經上的一句話說，你當主事人，

不要貪圖虛榮，你在衆神昆當中，該如同平常修士一樣，務須調和聲韻，萬勿擾亂秩序。我們在此大校，猶如開個音樂會，合唱的人，都有才幹，各盡各的本分，好比歌唱的聲調，都有安排，都有次序，毫不雜亂。我如同在和合之調裏指揮打班，會規定的在小事上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若能這樣守好會規，奏的音樂就能聲韻齊楚，悅耳中聽。我的職分是發號施令，提醒引啟人，不意之間，我忽然成了音樂隊的頭，但是我經驗閱歷少，恐怕唱的有不對之處，所以我請求衆位多加指責，你們既然同我和唱，我實感恩不忘。不多時，聖人自覺有些缺點，可也沒人告訴有何弊病，便想修士必定是不敢告說，因此又提醒他們相帮他改毛病，不要害怕，如若有人怕當面說，可以寫一張條子，趁我不在的時候。

擱在我屋裡，或插在我門上，可奇，聖人不說把條子扔在門外掛的小匣裡，許那時候還沒有那樣東西。院長自想修士害怕，就不敢提說什麼，豈不知他想差了，會友都賓服他，他從前的神子要麼求什麼，不喜歡什麼，都不怕當面說明，既是不說什麼，想必是無錯可指，聖人管理大校，十分齊全，都很贊成。

人若過於謙遜，便是缺點，恐怕聖人有這缺點。他常帶着謙遜的態度，和善的面貌，似乎教別人忘記他是主人。有人到他屋裏見他，他就光着腦袋起來應酬，好像等待別人給他出命，預備伺候人一樣，在散心的時候，他對於會友，更顯莊重和氣。聖人也很愛惜光陰，他知道英國有一句俗話說，時候是錢，所以他拿着時候當做寶貝，雖然如此，若為幫助會友修德前進，他

却絲毫不吝惜時候，爲此他怕有人見他得不着見，又怕耽誤在下的要事，素日就足不出門，有時候也給在下的抄寫典故並音樂譜子等，總不絮煩，有了餘閒，才行著書。

洛伯良善謙遜也，當不住修士尊敬他，他既有德行，便是人的模範榜樣，既有權勢，人都服從他，如同一個聖人，他不拘吩咐什麼，都唯命是從，趕緊去作，他說一句，比別人說十句，勢力更大。聖人用慈父的心，照管大校神形的需要品，另外效法聖依納爵待病人，格外良善周到，屢次望看，撫慰他們，有的人想自己是因聖人的功勞，得了特別恩典，有一位神父請求院長讓他卸任，不然，必
要生病受害，當時院長無奈，不肯准許，果然不久那位神父生了重病，領了終傅聖事，衆人都想他必然要死，誰知道他的瘧疾又

截斷了，不多時候完全好了。這修士想院長後悔不准他卸任，就難受，也爲他求了好病的恩典。有一天院長去看別的病人，這病人求院長在他跟前念聖瑪爾谷新經，並在他身上洒聖水。院長一聽，滿面通紅。病人看見說：神父不要怪乎，我也請了別的神父爲我這樣作。院長懂得是求他顯聖跡，就說：恐怕我顯了半個聖跡，可不記得顯過一個全聖跡。

伯辣民當院長不久，格勒夢就命總會長開一次公會，商議要務。聖人被選爲省會的代表。總會長派他改正本會教育的章程。洛伯就提出幾樣相宜的規則來，其中定了凡當耶穌會的老師，得按聖多瑪斯的主意講解神學，該隨他的前轍。閣修會一口同音的贊成了聖人的意見。洛伯回到大校，提倡神學說，該依從原先

的道理、歷代聖座的口傳、不必拘溺私見、另講新道理、但用新樣式講老道理就夠了。洛伯雖然良善、一看別人議論畧有不甚相對的道理、霎時之間、怒氣冲天、變成威嚴可怕的人了。聖人當院長有管理會規的權柄、他嚴以待己、和以處人、就是待別人周到、待自己刻薄、他守會規如同一個初學修士、他可不但有初學生的心火、還有老修士的真德行。有一天到了正午、將要用飯的時候、洛伯從避暑莊回來了、他忽然想起那天該在廚房帮忙。論理身體疲乏、能夠不去、到底他不辭辛苦、帶着滿身塵土、渾身汗水、仍然去了。聖人刷盤洗碗用心至極、真如追究神學問題的心火一樣。

聖人謹守神貧分外嚴厲、連一張紙像、一個聖牌、也不要、也不存

放，但要念珠上的那個聖牌。若有人送給他聖物說：神父若不用，可以送與別人，聖人就推辭說：一個窮人，不能送給別人東西。趕他當了上司，就得接收聖物，可都存放起來，只爲別人用，而且他爲己爲人，但要同耶穌窮徒弟相稱的物件。聖人一當院長，就願意給修士立樸實的表樣。看見各人屋裡，有些不合理想的櫃櫥，就命人搬到更衣所裡去，好盛聖布，一切圖畫聖像，各樣擺設全不要，只願意同別的修士一樣。俗話說：上行下效。洛伯在修院當人榜樣，人人都修神貧，沒有缺點。有一位衰弱的神父在避暑莊住着，年紀高大，身體有病，在他屋裏擱着的衣裳布疋不少。院長看這樣妨碍神貧，先命理家神父供給他足用的東西，後來又給他寫一句話說：你因爲存的衣裳太多，我因爲不禁止你，犯會

規，恐怕天主審判的時候，我們要受責罰。那老神父一看洛伯寫的那張條子，心裏說，院長定奪這個有理，無言回答，沒法反對，爲悅樂我的心，教他犯罪，那個不行，那個辦不的。

有時候會友向洛伯訴冤說，別人慢待了我。聖人答應說，我們處身修院，好比住在一個墳洞裏，在死人國裏，都是平等，沒有尊卑之分，但有德行的功勞，可以高出別人，顯於人上，別人都忘記我們，也不妨礙，沒有關係。洛伯對待修士齊全周到，沒有厚此薄彼的偏向，可是另眼看待輔理修士。歇伏的時候，聖人叫來兩三個輔理修士，輪流着歇息說，現在是歇伏，你們往避暑莊住三天吧，回來可以路過底窩里。修士走了以後，院長替他們管事作工。聖人暗裡盡心竭力，算滿了各人的心。如此看來，無怪乎洛伯善德。

的美名在此大校會友都長久提念不忘。

第十七章 伯辣民當省會長

洛伯在羅瑪當院長，還不滿三年，就陞了納波里省會長。他盡這本分，言行動作，勉力引導教訓人。他只巡閱省會兩次，也不滿三年，就不當省會長了。道來紅衣主教一死，神長就命聖人回來。

原來總會長早有意打發洛伯到納波里，到底看聖座的情面，遲緩了多時。伯辣民給他哥哥多默寫信說：「明天我要往納波里去，治理省會。當時有幾位主教攔住了我，也求了教宗不許我早起。身現在有一位別的紅衣主教當作介紹人，請求教宗不再攔我，並准許我的長上自行定奪。從此我就能往納波里去了。巴不得

上司能自由調用我，隨便派定本分才好。

按耶穌會規則，修士發願躲避各等地位，總會長命洛伯離開羅瑪，正是教他遠離教宗的恩寵，不接受高位。一五九四年十一月
初一，省會長到了納波里。他管理修士守舊如前，不求新奇，不改舊例，不添新規矩。原先長上立的規矩，他教會友都一一尊守，就是尊敬先人，也是專務公共的益處。別人若高抬他，他越發卑下自己。他寬宏大量，湊近在下的，不爭求禮貌。有一天頭走以前，穿了靴子，將要上馬，起程的時候，不見他的同伴到來，就問一個輔理修士說：我那夥伴在那裡呢？那修士沒有想到自己該立時去找，聖人不慌不忙的自己去尋找，工夫不大，同他就伴的一齊來到門口。輔理修士一看，就很後悔自己剛纔分了心，沒有相幫長

上心裏很驚訝長上的良善謙遜。有一個別的會友述說，聖人到納波里，少年修士們編詩做詞，貼在那飯廳門外。我各人也編了一首赫伯來國話的詩詞。聖人把那張揭了下來，拿到屋裡。過了幾天，他教我見他。他既然通知那國言語，就贊成我的詩詞編的好。然後見我脫帽施禮，他也站立起來，脫帽還禮，讓我落了坐。他才坐下。我看他那謙遜的態度，就大大的動了心。

西洋禮儀，右邊爲上，左邊爲下。洛伯在納波里街上走動，請他在下的沙神父在右邊行走。沙神父不肯隨從。洛伯說：你在這裡熟識，還可以。生人在右邊走不合適。省會長的本分，就是巡閱省會。跟從會長遊行的人說，聖人無論多麼辛苦，總不抱怨。他拿着受苦當作甘飴之事。有一天晚晌，還沒有找着投宿的地處，末後找

到一座破茅屋，他不但抱怨，反倒想起從前耶穌住宿白冷那的馬棚來，睡覺更甘甜。日月流行，可不相同。一天好，一天不好。聖人臨到達外納城的時候，城長命人雷鼓張號，騎馬放炮，出城歡迎洛伯。衛隊團把聖人領到政廳去了，慶賀他抵抗了仇敵，保護了聖教會。將來必有榮陞高位的希望，因此預先祝賀他一場。在熱鬧的時候，聖人只求天主生死不要傳揚他的名譽。

會長的謙遜同慈善，彼此相連，分離不開。他實在能說，我心懷着一總的修士，因此他巡閱一處修院，走了以後，人還想念他的慈善。有一位修士述說，當初我在納波里頭昏目眩，不能讀書窮理，我的長上就命我往奧拉修院去。不久省會長去巡閱那座修院，他一見我，也奇怪，也可憐，教我回到納波里。又求着總會長，將我

調回羅瑪。聖人想我挪挪地方，換換空氣，能好了病，或至少減輕我的病苦，可以接續念完神學。果然一到羅瑪，不久就好了，又接着讀書。那個修士又誠實說，一個別省的會長也不過如此安慰我兩句，勸我忍耐就完了。聖人慈善出眾，看透治病要用的良藥，有什麼藥品，也吩咐我使用他。慈善的省會長不但介意人肉身的病苦，還另外掛念人靈魂的病症。當初聖依納爵照管病人，很是出名，人看見洛伯照管病人如此周到，也就想起依納爵的慈善來了。

修院裏若有心情不投，意見不合的人，去向聖人訴冤。聖人細聽兩頭，然後用那判官的公義，父親的慈善，合在一齊，才行定斷。聖人巡閱省會，時常受苦，還嫌不足，就另添別的苦工。他爲多行默

想，每天比別的修士早起一點鐘。一主日內晚晌守三次減齋，也想法隱瞞這樣苦工。他也屢次盡那卑賤的本分。無怪乎他宣講道理感動了衆修士的心。可是他用的言語，流的淚珠，另外修的德行，更令人感激賓服。

真福雷伯納丁初聽洛伯演講，就隨筆抄寫出來，並且說，洛伯給我們講了這端道理，看他實在是個大聖人。伯辣民同伯納丁初次見面，很覺奇妙。聖人到了來差城的公學，衆修士齊到門口，都迎接他。聖人看見修士們，就大聲問說：你們當中誰是伯納丁神父呢？伯納丁一聽提他的名字，就躲在院長神父後邊。聖人四下觀看說：我願意先接見他。雷神父無奈，就走上前去，面見省會長。會長一看，赶快湊近跟前，跪在他足下。雷神父也立時跪下了。兩

位聖人多時發顯親愛的樣子。會長站立起來，就問衆修士安好。修士一看聖人如此謙遜，很驚訝奇怪，讚嘆不止。洛伯一提念雷神父，心中不勝欣喜。他說，伯納丁一死，就能列入聖品。其餘別的聖人，天主爲練習他們的忍耐謙遜，就容許旁人厭惡，怨恨他們。惟獨伯納丁，我敢保我當省會長的時候，總沒有聽見一個人抱怨他。

省會長的本分，另外還得照管初學修士。聖人爲引導別人進入修會，不怕辛苦，爲保存人的聖召，恒心至死，無法不施。天主格外的降福他那奮勉的勇敢。會長收留了一個初學生，名叫雷如畧，年方一十四歲。他在公校開聖母會的時候，聽見神父講道理，就起了進耶穌會的意思。他母親畧一聽說這個消息，就不讓他再

回公校，也命他換別的修會的神師，並請那新神師設法教他兒子另走別的路。可巧還有一個同族的少年，也願意教他沾染世俗的毒害，好失落了聖召。如畧拿定主意，折斷這些鎖鍊，除去這些阻當。有一天那少年人同他母親去聽道理，神父正講道理，他就出堂跑了。趕別人一知道，他已經跑到初學院了。他母親請求教宗出命教他回家，少年回到家裏，仍是一樣志氣，毫不退步，非進會不可。有一個貴族人看這少年的志氣堅決，他也立定志向，棄絕世俗，跟隨了耶穌。如畧暫時取了勝利，回到初學，過了幾天，他母親打發兩個僕人，又把他拉回家來，鎖在一個破樓裏了。日久天長，飲食樸素，又數次受鞭打，身體漸漸瘦弱，面帶灰色，難看極了。納波里米總督聽說少年被囚樓上，遂就興兵圍起那座樓。

來攻進樓去，救出少年來，家人無奈，只得放他出去。魔鬼乘機前來，難爲如畧，使他不得安歇。在他明悟裏，常有他母親涕哭流淚的印象，猶如聽見他娘哭叫的聲音說：你待你母親太厲害，太無情，你若不回來，就要苦死我了，我懇求你快回來吧。正那時候，天主也割斷了他的神樂，真是苦上加苦，不堪忍受。他受此乾苦，覺着修會的责任擔負不住。前幾天寧願受千難萬苦也要進會。現在一想起守會規來，就憂悶上來，覺着厭煩。可巧伯辣民救助了他。有一天這少年人苦向洛伯說：神父，我受的誘惑，幾乎敵當不住。聖人面帶慈善，在他額上畫了一個十字，但向他說了這兩句話說：我的兒，勉力着回去吧。從今以後，不要作難了。果然那少年心裡又得了平安。後來雷神父在耶穌會成了一位才德兼全

的修士，恒心至死，永不懈怠，因此他的聖德流芳了百世。

第十八章 洛伯晉陞教宗參謀

耶穌會頭一位紅衣主教道來去世以後，教宗格勒夢第八憂慮沒人接他的位。巴絡紐向教宗說，耶穌會有一個人可以接位，就是伯辣民。教宗先不信聽，且說人提起伯辣民，但說他是個神學的博士，憑藉歷史教授就完了，沒有出奇的才學。巴絡紐說，洛伯有普通的學問，我聽見博士們講解辨論深奧問題，都不及洛伯。惟獨他格外謹慎端正，比別人陳說的更仔細，更有意味，人都賓服他的講義。教宗承認這話，就命耶穌會總會長請洛伯到羅馬。教宗有意教他住在瓦底岡宮殿裡，洛伯託人替他轉求教宗准

他住在赦罪府裡。他也成了保護信德部的參謀，專管婚姻求寬書，還得考試新選的主教們。聖人非有要事，不肯往教宗宮殿去。那時候他編了一本要理，教宗贊成他的書，盼望教友都念會。雖然現在還沒有一本普通的要理，這本書出版了許多次，除了新經，尊主聖範以外，沒有別的書籍比這要理本印的更多了。

教宗認明洛伯，就一天比一天看重他。後來教宗有意往非拉地方去，一來，爲更改幾樣弊病；二來，爲修養身體。他爲表示愛見聖人的心，如同從前愛待道來一樣，就請他同巴絡紐一齊往非拉地方去。聖人到了非拉，投宿在耶穌會公校，雖然會裏供給他的飲食，教宗每主日，還給他二十五塊錢的零花消。聖人同巴絡紐在那裏生活度日，八月之久，交接來往，彼此商議，待巴絡紐好比

長兄一般。教宗從非拉回到羅馬，但有三位紅衣主教同洛伯跟他一齊回去。那時候快到降生後一千六百年上，教宗願意教友預備好過聖年，頒發大赦以前，命聖人編輯大赦書，也讓他住在羅馬大校。可不知道何故他住的屋子不甚方便，不透空氣，也沒有書籍。到了夜晚，還得去書房抄書。雖然耽誤工夫不小，他却一言不發。有一天教宗問他說：你在大校住的屋子方便不方便？聖人說：很相宜。其實聖人善隨長上的意思，克己謙遜，與他算對服。有一位神父看見洛伯住的屋子卑陋不堪，想是長上粗心，沒有理會，他就稟明了院長。院長說：我是特爲的這樣做，教別人看見他的表樣，好效法他。處此景况，編一本書，天主能不降福這本書的勢力麼？這小書言語又間斷，意思又齊全，然後別人講完大赦

問題都沾了他的光，從這書上取了許多典故，許多理由。聖人雖然看重大赦，也不贊成人爲一點小善功，求得數年大赦的恩典。他想爲得大赦，理當稍加勉力，並說，人行的善舉，該同得的大赦相稱，怕人得俗了，拿着不當事。到底他承認教宗爲一點小善功，能放一個全大赦，比方人在聖伯多祿大堂門前站着，教宗可以放給他們一個全大赦，人站在那裡，容易可是容易，到底那也是發顯他有活潑信德的憑據，另外是尊敬耶穌的代表，也當得起得大赦。

當時的異端人爲攻打教宗的大權柄，編了一本無名的書籍，洛伯爲反對這編輯家說，你看，你願意毀壞教宗的地位權柄，無論說什麼，全是白說，天主既然賞給了聖座什麼，你不拘怎樣反對，

也是妄費心機，不能打掉教宗的無上的權柄，不過是顯露了你的驕傲，你的驕傲將要扔到你深淵裡去。聖人著這書以後，又編了別的，比方恭敬聖像，神職班免除納糧，可得遵守國法，公教同社會該彼此相連。他說公教社會，好比靈魂同肉身結成一體，靈魂極力指示肉身，靈魂作主，與肉身毫無妨碍，聖教在上，與社會無害，肉身所有的，差不多都是從靈魂來的，肉身越聽靈魂的命，那團體越有趣味，越有益處。靈魂肉身彼此分離，能有益處麼，明顯不能有益處，聖教社會彼此分開，也是一理，不能有益處。從此看來，抵抗真道的仇人，洛伯拿他的筆管當作對敵的兵器，勇兵的兵器永不長鏽，聖人的筆管也不長鏽，精兵不是體操，便是打仗，不是打仗，便是體操，聖人也是如此。聖方濟格撒肋爵看

見洛伯這樣神操，就取比喻讚美洛伯說，異端人宣揚邪教，猶如堆起一堆糞土，洛伯爲打破這堆糞土，費了多少心神，他著書宣傳，口筆全爲光榮天主用了。

卷二 伯辣民當紅衣主教

第一章 伯辣民升紅衣主教

教宗早就有意教伯辣民升紅衣主教。有一天，依諾增爵第九向一位可靠的神父說，不久耶穌會裡要出一位紅衣主教。神父一聽，想是說的各人，立時跪在教宗足前，請求免去。教宗一看，神父想差了，心中暗喜，可是外面不顯出神父懂差了，安慰他說，耶穌會的人，暫且不升紅衣主教，到底給別人說，下次要選伯辣民爲紅衣主教。那料想過了幾天，教宗去了世，不能實行所說的。洛伯聽說自己快升高位，心中害起怕來，就求總會長命他避往遠處。會長無可如何，便允許他說，教宗既要在耶穌會裡選定一位紅衣主教，我不能願意教宗選舉別人。有時候洛伯請求長上謁見

教宗免去這爵位，有時候託他朋友巴絡紐替他轉求教宗，改變主意，另選別人。巴絡紐聽說此言，不但_不加相幫辭却，反在教宗跟前誇獎他的才德。聖人看着世上無可依靠，便苦求天主免去這等爵位。

有一天狄紅衣主教去見聖人，面帶笑容，向他說：「_噲們穿的衣服快要相同啊。」聖人聽說這話，心中明白，便把兩手按在自己書上說：「這就是我的地位，不要別的。」當時桑神父說：「我同洛伯一提這爵位，他就發誓說：『我多_噲也沒有貪過這地位，我多_噲想起來就尋找躲避那爵位的法子。』」聖人預先說的那種禍患快要來到，頭六個月教宗說過洛伯當得起升紅衣主教，可是有一個阻當，他是耶穌會的人，那承望三月初三，洛伯被選為紅衣主教，誰也料

想不到升的那樣快，即便有人想着阻當也是來不及的。聖人榮升主教那一天，教宗命他不要出門。聖人迴想不知何故，就問同志的主意，大家都一口同音的說，該當聽命。教宗不問你有什麼理由，但願意你聽命。過了幾天，果真有人請他去從教宗手裏領受紅衣主教的軟冠。洛伯一到教宗跟前，開口便說推辭的話。教宗說：我因天主的名字，命你接受，如若不然，你算犯一個大罪。教宗一顯揚聖人的名字，就說：我們揀選洛伯是爲兩個緣故：第一，是因他的才學優良；第二是因爲他是聖善瑪塞教宗的姪子，所以選他升爲紅衣主教。

有人相幫主教穿紅衣，他就涕哭流淚，好像遭了大難一樣。後來聖人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我怕因暫時的榮譽，失落永遠的花冠。

你替我轉求天主吧。他朋友答回信說：你奇怪你升了紅衣主教，那是謙遜的結果，我敢保你得的那等爵位，是你德行的報應，是你真道的證據，並且是教宗明智的表記。別人也說：聖人加入紅衣主教會，爲這個會大有光彩。他雖得了這個高位，却仍不變修士的謙狀。他寫信說：人若貪愛世俗，忘記天國，就樂受爵位。我們若是明智，受了耶穌的教訓，透徹福音，也看過聖保祿的書信，就拿着世上的爵位當作霎時的火星，一會就滅了。我們若真懂透，但是路過世界，就想到我們的生命，好比一根小草，一會就乾了。一日的花朵，朝生暮死，轉眼卽過，世俗的虛幻實在不長。聖人又說：我奇怪世人怎麼能喜歡紅色的衣服，能掛牽虛榮的陰涼，豈不知我們惟一的盼望，就是進入天國。聖人，心思不能改變自己。

生活、無奈就多行祈禱、仰賴天主、又定了三個志向、一則、不更改耶穌會的生計、仍照前例過活、二則、不積儻財帛、如有餘錢、就提倡慈善事業、幫助窮人、或裝飾聖堂用、三則、不求教宗什麼、也不收國王公侯的禮物。

洛伯升了紅衣主教以後、總會長就告訴閣會修士說、我按我的力量、遵守了會典、設法防備這爵位、教宗既出嚴命、就得聽從、爲此請諸位神父爲洛伯舉做一台彌撒、輔理修士念一串聖母經、都求天主助佑洛伯能夠勝過任去。在包里山城、聖人的父親和他兄弟也有一樣的心情、知道爵位越高、責任越大、越要緊多得天主保佑、所以也求了彌撒、也賑濟了窮人、好感動天主的心、有的國王公侯聽說洛伯升了紅衣主教、就送給他許多養老金、聖

人明智，看透他們的心意，便不接收。知道那是用金鎖鍊網住人說話的自由，就脫故推辭，決意不要。班國欽差稟報他的國王說：洛伯不好接收銀錢，並且拿定主意，什麼也不收納。他常說：教宗既然照管供給我，必要賞給我這窮紅衣主教的費用。羅瑪大學想着扮演故事，編詩作詞，奏樂唱歌，慶賀聖人。聖人說：我甘心去往大學，只要詩人有一個題目，就是達味的那一句話說：凡是肉軀都是乾草，他的光彩好比地裏的野花，早生晚死，頃刻即過。當時達外城的紳董、修士、居民，一聽聖人升了紅衣主教，三天三夜點花放炮，喜的流淚，舉行遊街，歌唱感恩，有時候大聲歡呼，賀哉，賀哉，有時候啟說：耶穌萬歲，伯辣民萬歲，衆應耶穌萬歲，伯辣民萬歲，耶穌萬歲。

第二章 伯辣民素日生活

新升的紅衣主教看見府裡所有的傢具，恐怕相反神貧，就開清單子，送交總會長。會長說：除了絨布紮裏的四把椅子，別的傢具全可使用。聖人聽命不再遲延，立將四把椅子全都賣去。後來教宗送給他一輛體面馬車，聖人念想不合神貧，就推辭不受。除他日常費用或在下的花消，並相幫家人，哀矜窮人以外，其餘款項，趕到年底就花完了。聖人住的府宅也不是皇宮，也不是修院，他既是耶穌會的人，就過紅衣主教及修士的生活。使喚的人，淨要上年紀的和成家的，至於少年人一概不用。聖人處事公平，不論尊卑老少，一理看待，周到齊全，大方慈善，另外若有生病的修士，看待他們格外完善。事奉他的上流人物往他屋裡見他，他就站

立起來，先請坐下，戴上帽子，和顏悅色，聽人講話。說完辭別，送到門外。待理僕人如同自家的人，到底還願意他們都有規矩，有次序。天天望彌撒，公念早晚課，對念禱文，一個月告解一次，每逢大瞻禮領聖體。伺候他的人如有不會要理的，便教他們學習，每主日給他們講一次要理，屢次勸說他們守分，熱愛天主。他既是過於良善，有時候伺候他的人，不斷有些疏忽，不齊全，可是都驚訝愛慕他，拿着他當活聖人。熟識的人見他，他聽從在下的，好像還願意。接着再守聽命的願。當家先生一請他往客廳裡，或往別處去，毫不怠慢，立時就去。

聖人聽命，內修，收斂心神，如在修院一樣。有一天雷如畧神父問他說：自從你升了紅衣主教，不覺着少收斂心神麼？聖人答說：依

我看來，比從前還多收斂心神呢。現有兩個憑據：第一，雖然我有這等爵位，祈禱默想也不多分心。第二，除了願意升天享福，我不盼望別的。聖人一升紅衣主教，就成了羅瑪的光榮。羅瑪人都尊敬他。費修士說，我在羅瑪街上，看見有人給一位主教行禮請安，我也立定身體，搭躬致敬，口裏歡呼他。他在一輛平常車上坐着，謙和端方。跟班的身穿黑衣，沒帶寶劍。趕他過去以後，我問旁人說：「剛才過去的是誰呢？」那個人聽我如此一問，便奇怪我不認得那樣出名的人。和平答應我說：「這是紅衣主教伯辣民。他是耶穌會的人，異端人的對頭，邪教的鋼鎚子。他才著了一本相反異端的書，奉教的喜悅，異端人敗興，異端人另外厭惡他的行爲，可察不出錯處來。誰也知道異端人心底毒辣，得不着反抗人的書籍。」

就毀謗人的名譽。到底異端人反抗聖人無地可指責，都是白費口舌，徒勞無益。有一位塞多默神父說，我在魯文見了聖人，在羅瑪也見過他，他雖然升了紅衣主教，還是原先修士的樣子，全守會規，我送給他一本帶圖像的書，他不但推辭不收，反交與總會長說，按聖教律例，修士們不許接收禮物，我總得守這律例。遂後我就向他說，這本小書不是我私自獻的，那是比國京城的大學公同獻的。他又說，我們紅衣主教，既然定下這樣法律，我們就該首先遵行，以免上行下效。

當時紅衣主教住的府裡，肯講究排場體面，伺候的人多，有的主教用五十個人，有的用一百個人，多少不等。洛伯給他神師寫信說，現今我但用了十個貴族人，和他們幾個跟班的，還有十四個

夫役，一共三十來的。每主日給他們講道理，並預先告訴他們說：你們當中若有侮辱天主的人，奸淫的人，犯大罪的人，總不能伺候我，得出離我的府門。聖人又說：我依定的時候念日課，照常瞻禮四，瞻禮六，守大小齋，行哀矜，不積儻財帛。如今我快到六十歲了，所以我不束刺帶，不就地睡了，不作別樣苦工，怕忍受不住。我的神師若勸勉我再作，我必定作。起頭我只有一輛轎車，現今爲接送貴族人來到瓦底岡，得有兩輛轎車，我穿的衣裳，裡表不用綢緞，但穿毛布線布。洛伯的神師挑斥他兩件事說：第一。你是冷脾氣，第二。伺候你的人太多。聖人答回信說：對於第一條件，我認果然是冷脾氣，對於第二條件，說僕人太多，我說：伺候我的人不過三十個，少了不容易，諸事不方便，差不多天天得開會，或講

見教宗，得有人跟着，也得有人照管府裡的事務，各有各的職分，沒有閒員，若有一個人生病，大家都作難，依我心意，恨不能只用一個人。在一齊度日生活，但是事務繁雜，一人難以支持，所以才用這些人。我知道我一天比一天失落的什麼，就是我耶穌會的聖召。我當初的安慰，便是聽命，而且現在我看不見如何能格外幫助聖教。外旦城的主教，想着辭掉本職，進入耶穌會，但教宗不允。聖人知道了，就安慰那位主教說：你當唯命是聽，勿須強辨。我也屢次效耶穌說：聖父，若是可行，請免去我這苦爵，到底不要隨我的意思，只隨你的聖意。再說，我們的責任實在重大，教宗可是耶穌的代表，如何能違背他的意思呢？吾主耶穌向伯多祿說：你若愛我，牧放我的羊，現今耶穌向一總的主教也這樣說，誰敢

答應，我怕救靈魂不方便，不願意照管你的羊了。

伯辣民也給真福雷伯納丁說，我恐怕當紅衣主教比當修士救靈還不易，真福雷神父安慰他說，當紅衣主教也容易得常生，我屢次爲祈禱，早晚耶穌要輕減你的責任，你聽命就算得勝了，你得了天主的寵愛，天主同你在一齊，所以你臨終的時候，寵愛更多，功勞更大。聖人多次領教，還有時放心不下，就問明智人幾樣問題。在他日記上，有這樣記錄，這一邊記載的聖人問，那一邊記載的別人答，問說，入了紅衣主教會，妥當不妥當，答說，妥當，又問，這樣生活也能不得罪天主麼，答，能夠，再問，再回到修院，可以更好事奉天主麼，答，不一定，還問，回去容易不容易，答，不容易，又再問，聽命，擔負責任更妥當麼，這一次下邊却沒有人記載答

話許是當面答應了，沒有記錄，或是另載一本。聖人又說：我覺着穿紅衣是如同一塊木頭穿着一樣，有時候說：我一看見衣服的紅色，就想起地獄的烈火來了。果然人一看他生活的簡單，飲食的淡泊，克苦的嚴厲，無怪乎說：伯辣民是耶穌會紅衣的修士呢。

第三章 伯辣民殷勤幫助教宗

常說一人難稱百人心，利於我的，我就敬愛他，害於我的，我就妬恨他，這是人的通病。當初西多修會會長巴若望不知何故，被人毀謗，長上冒然摘了他的權位，旁人看事不平，就稟報伯辣民。聖人請求教宗調查，教宗一聽，就派他查訪。聖人識見高明，立時看破會長是被仇敵妄告，遂又賦給他的神權，恢復了他的名譽。聖

人承擔這個責任，也發顯他的明智，也發顯他的慈善。教宗一看，格外喜歡，就認他爲託靠人。格勒夢第八一登教宗位，願隨聖神默啟，治理天下教民，只怕違背聖神的指引，走差道路，所以屢次向伯辣民說：我教你在我身旁，不爲別的，原是請問主意。當忠臣的，別怕說實話，你給我說明爲治理聖教，該創辦什麼事業呢。聖人說：除了盡各人職分，不管別的閒事，不找別的趣意。

教宗常發謙遜，飲食淡泊，瞻禮六瞻禮七守大齋，主日請幾位修士來研究道理問題。聖斐理伯艾理同洛伯連別人都感謝天主，揀選了這樣有才德的教皇。教宗發顯最小的願望，對於聖人好比嚴命。教宗主意願教聖人稟報他在聖教會有何缺點，洛伯謙和順命，不推脫這樣難盡的職分。他奏明教宗兩樣，該如何選舉。

主教如何定斷聖寵問題。聖人說明教宗揀選主教有何嚴分。聖人寫的奏書表示他的自由。他嚴厲的說法。他愛聖教的真情。並可憐教宗的誠心。聖人爲輕減教宗的責任。幫助治理教民。常行祈禱。甘心忍苦。然後請求教宗揀選主教們說。教宗是耶穌的代表。關係固然很大。主教的分位。關係也是不小。所以教宗既是羅馬府的主教。並帝王。該當格外謹慎。多加小心。有才德的主教。必定揀選有才德的神父。有才德的神父。必定用心照管教友。如此行作。教宗的良心可以平安。聖人求教宗選定能講道理的主教。說。有人請聖嘉祿派定某人升主教。可是聖嘉祿總不願意。且說。講道理是主教格外的本分。某人既不會講道理。不能升爲主教。聖主教的時候。先把新經擱在他肩膀上。以後又放在他手裏說。

你領受新經，去給託付於你的教民講道理吧。

然後聖人也奏明教宗，對於聖寵，那當時的風潮，自己有何主見。那時候神學家，對於聖寵，意見不同，辨論不休。自從立了耶穌會以來，班國的老修會裏，畧生了嫉妬，雖然不同古聖若瑟的哥嫉，如若瑟一樣，到底同耶穌會說話，也覺有些苦味。耶穌會的毛理納神父，辨論聖寵，著了一本書，講解天主如何自由賞給人聖寵，並人如何自由隨從聖寵，或違背聖寵，他也解說，聖寵同人的主張如何相對，對於那端道理，我們知清兩端，一、人行善功，非有天主指引，不能行出來，二、人有主張，隨便順從，或違背天主的指引，可是我們知不清天主的指引，同人的主張，怎麼連貫。毛理納說，天主造生世人，賞給他們聖寵，就知道誰隨從，誰違背，誰升天堂。

誰下地獄。人能行善，他偏作惡；能作惡，他偏行善。天主預先都知道清了，也看清人拿的什麼主意。人雖然得了聖寵，還能違背。到底天主因着自己的全知，知道那個人必不違背，可是他願意違背才違背，並不是因為天主知道他就違背，他不隨從天主的默啟，才算違背。天主賞人聖寵，知道人要違背，就叫做足夠的聖寵。天主知道人不違背，就叫做實效的聖寵。凡是對於升天堂下地獄的大事，天主預先看見賞的什麼聖寵，立的什麼功勞，得的什麼光榮。天主一看就定准那一個人升天堂，那一個人下地獄。伯辣民在魯文頭十年前講解聖寵的時候，同毛理納神父齊心合意的，從來沒有改變主意。

在班國多明我會的巴聶斯神父提倡相反，毛理納的書說，人行

善立功，由人作主，可還得天主預先催動人的主張，才可以呢。教宗請伯辣民同巴聶斯當面彼此辨論這聖寵的問題。聖人給教宗說，耶穌會多明我會，辨論這端道理，不該彼此說，誰冒失，誰有差錯，誰說異端話。教宗也是這個主意。當時教宗提起耶穌會的意見來，就說咱們的意見。然後越開會越不清楚。多明我會常說自己靠着聖多瑪斯講解那端道理，因此教宗漸漸的改了主意。有一次開會的時候，教宗說，爲定斷這個問題，我拿了結實主意。如果要緊，我也不怕開公議會。聖人答說，特理騰公議會不願意定奪這端道理，教宗如何能定奪呢。本來教宗喜歡聖人，可不喜歡他的直正。所以教宗爲壓住這問題的風波，平定這個時潮，就請聖人暫且遠離羅瑪。聖人不斷的說，毛理納的道理，必定不受

責斥不能定爲錯謬道理。格勒夢第八博通聖教律例比博通神學更精通。他願意親自追究清楚才行定奪。到晚晌睡覺以前燈下還看書研究。有一次教宗在床上看蘇雅來的神學書無意之間偶然着了火，燒毀了床，也畧燒着他看的那本書。聖人敬勸教宗不要走那條死路，不要各人查考真假，用這章程是白耽誤工夫，該靠着聖傳定奪道理。聖人給教宗說，永不定斷那道理了。教宗說，我必要定斷，聖人又說，教宗不定斷。當時聖人也給孟紅衣主教說，我知道教宗也能夠也願意定奪那端道理，到底他不定斷了。他要是決意定斷，還沒有定斷就要死。聖人說這話，在教宗頭死前三年，是爲保護他所想的道理，照顧聖教的公益處，並不是私心的話。有人說，伯辣民講究這樣問題，過於正直，就失

了寵，也有人說，聖人不過另換職分，無論如何，格勒夢選了聖人爲曼堡城總主教，到一六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教宗就聖伯辣民爲主教，又待了兩天送給他一身敝袍。聖人辭別羅瑪教民，五月初一到了曼堡，當時教宗沒有看完毛理納的書就去了世。過了二年，聖人又從曼堡回到羅瑪，這時候聖寵的問題，還沒有分辨清楚。班國的欽差，再三再四的請求教宗定案了解。教宗明智，並不心急，定案以前，便問別人的主意，另外問了聖方濟格撒肋爵的主意，如何。聖人說，我想毛理納說的對，那個意見同天主的仁慈更相對符，同聖寵的性質更相合，原來就顯的更真，更善，可也囑咐教宗對於聖寵問題，不要定奪如何。人善用聖寵比推論聖寵更好。聖方濟格又說，辨論聖寵問題，兩頭甚有危險，若不

謹慎就容易沾染異端。所以誰過於沈溺這樣問題，該多加小心，不要掉到幽暗之中。末後到一六零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聖奧斯定、聖寵博士的瞻禮，教宗保祿第五同九位樞機大臣開了會，解說這個問題，命他們謹口慎言，嚴守秘密。但說兩頭該回到本處。從今以後，不要再辨論這問題了。另外不許這一頭說那一頭染了異端。從那時候直到如今，聖教會還沒有決斷那個問題，仍舊照前一樣。

第四章 聖人當憂堡總主教

憂堡總主教死了以後，一六零二年復活瞻禮後第二個主日，格勤夢第八祝聖伯辣民爲主教。第三天聖人離開教宗府宅。他怕

有人拜望他，在羅馬大學隱居了四天，瞻禮六給衆修士講解內修，不久就起身走了。教宗連別人都奇怪聖人這樣心急，走的這樣急速。聖人本來也能多待羅馬，再提倡聖寵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到底他知道他多嚙不走，在教宗跟前不便易再辨論那問題了，就耐心聽命壓伏自己，盼望兩頭赶快講和，平安了事。

一到納波里，又給耶穌會修士宣講說，我看着天主似乎又賞給我，回到本會，可宣傳講要理，看望病人，進一樣的職分，如同又在會裏生活一樣。論曼堡城的光彩甘飴，大不如前，至於本區款項却是不少，總計算起來，有八萬佛朗，合現洋一萬六千塊，神職班人也不少，在本城內有二十個堂口，各修會，各修道院，並養病院，都有規矩有次序，又有華美的大堂，教友熱心愛聽道理。

曼堡城的善心人聽說伯辣民快要來到，都很喜樂，高高興興預備接待他。放肆的人預備回頭改過。五月初一聖人到了曼堡，歡迎的人擠擁不動，非有強健的人抬他到聖堂寶座上去，寸步不能前進。神職班公共的給主教行禮請安，主教說：我願意一個一個的接見，親密的叙談。有人一見主教，心裡顫動，好像害怕。又一看他良善謙和，就生了羨慕的心。有人給他送禮物，送銀錢，他先不收，到底又怕換了規矩，爲接位的主教有妨碍，就收下了。可是先說明是爲裝飾聖堂用的。到了後來，聖人給真福雷神父寫信，問他三件事：一、我領受了這地位，犯了大罪，沒有二、我不辭職，算犯大罪不算？三、我是不是要救靈魂，或丟失靈魂？又問爲何緣故。雷神父接書信，自覺不是先知，心裡討愧，當不起答回信，後

來拿起筆來說，你接收這地位，聽了教宗的命，就沒有犯大罪。教宗既把教區託給於人，不是交與天神，選了誰誰就堪得治理教區，因此你不用辭職，我也想你既然立了善表，必要升天。

耶穌升天瞻禮，他頭一次上台講道。往後他若不出外，每逢瞻禮主日就講道理。他好像聖方濟格撒肋爵，想主教頭一個大本分就是講道。而且聖人講道立刻見效。頭一年講主日彌撒經上的書信，第二年講彌撒的新經，第三年講耶穌在山上訓人的題目。聖人講道理有口才，有心火，能感動人的鐵石心。有一天，主教講道理說賭博玩錢多麼不好，有個人說：雖然我中了賭錢的癮，便立時改了那樣毛病，所以教友一聽聖人講道理，就厭惡做惡，喜歡行善。他的道理好比太陽的光亮，也能光照人，也能燒熱人，句

句是提醒人救靈魂的話。他願意人改毛病，並不說刺打的話，也不嚇唬人，也不嚴聲厲氣的，但發顯疼愛人的態度，提醒人愛善惡惡，如同求哀矜那樣懇切。講這樣道理，猶如城內花園裏，開了熱心的鮮花，他但渴望拯救人的靈魂，誰願意跟他告解，他也不推辭。他趁着各樣機會講道訓人。他自己也知道，也經過教訓人多麼要緊。有一年，建定聖體那一天，給十二個窮人洗腳，有個一百十來歲的老人，主教請他念信經。老人說：「我不會念。」聖人一聽，就難受的哭開了說：「哎呀，一百年之中，竟沒有人相幫一個天主及聖教會的兒子學習信經，實在可憐。」

伯辣民是善牧童，除了結記照顧他的羊棧，不管別的。有一天他哥多默給他寫信，細述家中景況。聖人答回信說：「我可愛的哥，你

教我耽悞了兩次工夫，一次是我看你寫的那封書信的工夫，一次是我給你答回信的時候。如今我的本國是曼堡，我的家庭是大堂，我的家人是本城的居民，我的公事就是相幫教友修德立功，事主救靈。爲辦這樁大事，若耽悞了工夫，不算小虧缺。聖人治理曼堡三年之久，專務救人，不肯提筆編書，且說一位主教不可過於用工夫看書寫書，不然對於他的職分不甚相合。擔負主教責任，忙忙碌碌，幾乎喘不過氣來。有人謾怨聖人治理教區，脾氣太善，有過不責，有錯不罰。過聖額我畧納相瞻禮，聖人乘此機會，原諒自己說，我喜歡這聖人，我同他有相同的地處。他當過修士，我也當了耶穌會修士，他當過主教，我雖然當不起，也聖了主教，他著書保護聖教，我也著書保護聖教，他做詩詞贊成潔德，我

幼年時候，也是如此。末後有人責備他太良善，也有人責備我太良善，諷怨我不肯責罰人。你們想，我不知道的過錯，怎麼能責罰呢？或添說人的過錯，怎麼能罰呢？主教不能像似判官，加罰於人。我加罰於人，只願意爲幫助人改過遷善，回心自救。

修道院院長剛神父說，我一聽伯辣民拿自己與聖額我畧相比較，我就不愛聽。只想他說的是那裡的話。今天主教講什麼道理呢？他在衆人跟前說這大話，不羞恥麼？教他接着說，額我畧當了教宗也成了聖人，我也要當教宗成聖人。我一聽就憂慮低下頭去，猛一抬頭，看見主教面容發光，如同太陽，輝煌奪目，不能睜眼。只得閉目不觀，念一端天主經，一端信經的工夫，還是一樣發亮。彌撒一畢，便去見我的神師，給他述說我經過的什麼，我說的話。

我敢發誓說是實話，是真的。神師說：現今主教還在，先別提了。主教講道理的時候，別人也看見了，好像從他眼裡冒出火星。主教蒙受這樣奇恩，就得了聖人的名譽，爲改革這教區的弊病，更有勢力有神效。比方曼堡城賭錢惡習盛行的時候，聖人先祈求天主勸說人，後請判官幫辦，就容易消除那壞風俗。主教裝飾大堂不怕花錢，引領人樂意進堂，在堂裡端正靜默。有人不肯進堂，或進堂不甚端正，不守靜默，主教提醒人熱心敬主，不要閒談，自己盡心竭力管理愛熱鬧的那意國南方的人，真乃事非小可。

第五章 聖人治理教區

一、對於神職班。聖人說：賞賜人一個地位不是送給他一樣禮

物是個賞報。有人當得起就能得。因此頭派一位神父管理堂口。必先考試他。考的好了。就能得着。主教巡閱教區的時候。理會有人念公經過快。太慌促。就給神父定規。勸他們自己念慢些。也命人不要念的太快。聖人往修道院理去。查看規矩鬆緊如何。且說。若有修道的還沒有領過五品。有了弊病。或是改過自新。或是脫去修道的衣服。出離修院。主教親自給神父們立修德求學。光榮天主。救人靈魂的善表。他愛神職班如同耶穌愛聖教會一樣。善牧童認得自己的羊。爲此他巡閱教區三次。教訓孩子。給大人講道理。調濟窮人。望看病人。真是神形哀矜。全發於外。聖人看着教民道理不熟。就編了一部新經詳解。印刷出來。分送各位神父。並出命說。若不能親自講道理。至少在堂裡念一張詳解。有時候主

教在堂裡手拿要理本子，來回走着，按着次序，給孩子一層一層的講解要理，畧講幾句，就問他們，誰答應的，對就得獎賞，實在是講要理問答，一問一答，活動不煩。他不圖便易，不勞動人，向神職班寫通信說，往後聖誕瞻禮日子，我不再收神父的禮物了，神父若家中貧寒的，可以自己費用，若家道豐富的，可以多哀矜窮人，這樣工作比送給我禮物，還強百倍，功勞更大，巴不得天主安慰衆司鐸們。

聖人給本神師賈神父寫信，告訴他怎麼治理教區，如何結記神職班，怎麼管理自己教友，並怎麼照管往曼堡來的外方人，又說謝天主賞賜我身體健康，我這樣六十歲的老人，管理教民用盡心力，能辦什麼就辦什麼，多啗也不推辭，現在我這裡有兩位耶

蘇會的神父，常走遍教區，到處宣傳，講道理，聽神工，不收教友的禮物，就得了大效果。我在夏堡常給神父教友們講道理，也覺着容易，也覺着有益處。從前我在羅瑪編聖詠詳解，編到第三十四篇就停止了，現在這裡事情忙碌，顧不得接續編那部書，到黑夜才能默想，看聖書，預備道理，或多默禱，少看聖書。巴不得我如同神師一樣。聖人不但管理本區的教民，有時候也幫助遠來的旅客。有一個英國人去見聖人，願意看他的書房，那個人一進書房就奇怪，書籍不多。伯辣民如同聖文都辣，指着跪橙上的苦像說：我天天好幾點鐘的工夫看那本書，其餘別的書，我另外愛看的是聖奧斯定的書，他那十部書我都看過。趕那英國人走了以後，有人問主教他是誰，聖人答說：那是從前在比國賴着我回

頭的貴族。

又有一個出名的異端博士，名叫邵萬，給聖人寫信說，我看了你著的那部辨論書，就回頭改過，在你書上找着了藥品及光亮並生命，你治好了我靈魂上的病症，光照了我的黑暗，救了我的神命，到底歸正以後，不知道如何能餽口。聖人聽說這番言語，給他提起天主向聖保祿說的話來說，有我的聖寵爲你夠了，因爲我的德能正是在人的軟弱上要完全顯出來，聖人又向他說，你進了聖教，是得了天主頂大的恩典，因爲但進了聖教的，才能救靈魂，聖教是福音上說的那寶貝的珍珠，爲買那珍珠，凡自己所有的，都得捨去，就是爲義爲道，忍受各樣艱難，失落家產，也不怕餓死凍死。耶穌說過，你們先要尋找天國及他的義德，其餘別的天

主都要給你們加上。爲天主失落家產，同天堂福樂相比，不算什麼。請你忍耐，我要催迫人供給你家常費用。聖人多嗜提起聖嘉祿來，就說：沒有比那聖人嚴守主教規矩更謹慎的了。我們提起伯辣民來，也能像這樣稱說。

二、對於修女。聖人管理神職班也結記女修院。有一座修院，不幸失了先前的熱心，暫且不許這修院收留保守的，這修院主事人懇求主教寬免，再收保守的。聖人允許了，可是爲重整這修院，定了幾條規矩。第一條，初學修女另外該仔細聽命。第二條，不許他們去見老修女，路過老修女跟前只許行見面的禮，可不許同他們敘談。第三條，散心的時候，該端正，躲避私愛。第四條，總不要空閒，該演習默禱，省察，唱經。第五條，不要講究世俗問題，更不要提

念家庭的尊貴、財帛等。第六條、在堂裡唱經、在飯廳吃飯、有了毛病受責斥、都得低下頭、謙虛着把心裏的歡樂發露外面。爲時不久、聖人聽見說那修院又發生犯了嫌貧愛富的舊毛病、肯收貴族人保守、不喜歡收窮閨女。他給修女寫信說、世俗人淨講究體面財帛、天主看重德行、吾主耶穌揀選逮魚的人爲宗徒、聖保祿也說、天主揀選世間上愚蒙的人、爲羞辱那明智的人、揀選世間上軟弱無能的人、爲羞辱那剛強有才的人。聖雅各伯也說、耶穌傳揚天國不是選擇富足的人、是選擇有大信德的人。再說、聖教會賞給人一樣地位、不論他是窮富貴賤、但看有才德沒有。如果現今院長死了、我怕你們都願意選舉一個有毛病的富貴人、不願意選舉一個有德行的窮賤人。聖人接着說、你們別忘了。

你們的修院，因為講究貴族的體面，就敗壞了會規，別的修院因為收留窮家的閨女，反倒又興旺了。設若聖母再回到世上，願意進會，恐怕你們嫌他是木匠的淨配，不收留他，他得另投別的修會去。從此看來，你們的辦法，不能教聖母喜歡，也不能教耶穌樂意。倘若貴族人同貧寒人才德一般大，將就着可以優待貴族人。而且你們若不辭却窮人，不用怕進會的人太多，既是進會當拿一定的會資，窮家閨女大概也拿不起，也沒有那相稱的學問，修女多不了，望你們細心度量，給我來一回信，說明如何辦法。

當時另在一處修院，因為款項不足，與神貧有妨碍，修女各找吃穿花費，聖人為幫助他們守公規，修神貧，命他們多蓋幾間房，多收保守的，又命管事人清筆算賬，勸勉修女的父母，拿入會費，鼓

勵修女多作活，加增出產，也請本城的紳董立下會根，主教也出幾百塊錢爲蓋房用，餘外還供給三個修女。從此以後，那修院又照前遵守會規立善表，滿了聖人的盼望。

三、對於社會官長。伯辣民存心正直，待人公平，沒有厚此薄彼，不嫌貧愛富，可是他也遵從耶穌的話說，是責撒肋的，該歸於責撒肋，是天主的，該歸於天主。他聽見說有幾處神職班的住宅不納錢糧，他就不讓命那宅主遵守國法，完糧納租。省長官員一看主教這樣公道就喜歡他，過了幾個主日，聖人要收回國家侵佔四位主教的田產，可就不費難了，官長不但立時允許退回，並且說，主教公道，他要他的，保護我們的，聖人的姪子才聖了，主教他就給他寫信說，不要冒失出頭，該多求明智人領教，請他們給你

寫出來有何主意。又當專務公平，不同官員打官司，起訴訟，教他們知道你，但怕天主，願意聖教自由獨立，也看重他們的交情，利用各樣法子與他們近接往來。聖人給別人說的，自己也全遵守，故此教宗稱讚聖人同文武官員長久和好，也盼望他後來永不斷絕交情。

第六章 伯辣民對於耶穌會

伯辣民一心結記憂堡教區，並包里山本城以外，也常掛念耶穌會。耶穌會收留他，陶成了他的才能，造成了他的善德，故此他爲知恩報本，設法教耶穌會會祖列入真福品，初次開辦，甚不容易，屢求禮部的紅衣主教多費心神。到依納爵週年，聖人在耶穌會

聖堂裏宣講，只有修士及巴絡紐聽講，沒有別人。講罷道理，巴絡紐數次口親依納爵的墳墓，又登着梯子在墳墓上，掛了一軸依納爵的大像，並他顯聖跡的兩個小像。第二天在別的聖堂裏，巴絡紐宣講道理，常稱依納爵爲真福人。第四天開禮議會的時候，巴絡紐述說他前幾天怎麼行的禮，不是別人提醒他如此辦理，是他出於本心。那位紅衣主教真如耶穌會的人一樣。從此以後，有人在那墳墓上送銀蠟台，酌願知恩的表記等聖物，一年比一年多。到一六零九年上，教宗保祿定了可敬依納爵列入真福品。到一六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列於聖品，成爲聖人。那時候伯辣民已經死了一年半了，他在天堂瞻望會祖的光榮。聖人與耶穌會同苦同樂，愛修會如同愛慈母。本會修士給他寫信，若有些拘

束怯懦，他就不喜歡，並給他答回信說：我不是外人，是你的神昆。從前我穿黑衣的時候，愛見耶穌會。現在我穿紅衣，還是一樣，穿紅衣掛牽多，危險不少，沒有別的結局。若死了一個耶穌會的人，聖人按會規爲亡者做定的彌撒，每月每主日，凡依會規當做的彌撒他都做。耶穌會友，每月挑選一個聖人奉爲主保，各拿聖人一張像，他在主教府裡還是照樣遵守那個規矩，並且說：如若有一個輔理修士，每月送給我一張聖像，我更樂意。若有讀書的，或是輔理修士去見聖人，他常以和氣招待。

有一天聖人給衆修士宣講說：我在耶穌會裏住了四十年，不知道什麼是憂悶，自從當了紅衣主教，也不知道什麼是歡樂。又說：我在會裏常享福，是因爲找着了享福的妙法，我甚願意說知你。

們就是把自已託付於長上手裏，聽從安派，你們用這方法，必要完全平安。再說，聖人不等會友去請，他就自往修院宣講。有一次演講破題說：恐怕你們要向我說，誰常願意自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他講聽命不甚合適。誰穿紅衣，講神貧，也不對符，誰常來往敘談，怎能勸人閉口靜默。我實話告你們說吧，我穿這樣衣服，如同一塊布，包着一塊木頭一樣。我也得謹守會規，如同你們一樣。不然，天主必要責備我。聖人常指望不當紅衣主教，聽別人稱他爲洛伯神父，巴不得他還能再回到修院，幫助廚子，伺候別人。聖人一升紅衣主教，特簡了一處宅子，相離耶穌會修院不遠，能聽見打鈴，好守日規。有一位博士說，有一天，我及早去見主教，那時候天氣很冷，聽他說話不便，想他是凍着了，我就問他說，主教，

天氣這樣寒冷，爲什麼起來的這樣早呢。主教答說：在耶穌會修院裡，已經打過鈴了，我不起來，你願意我做什麼？鈴鐺告訴該起來，我還能在床上躺着麼。在聖人府裡投宿的修士，若沒有帶叫表，怕誤時刻，聖人就依會規去叫醒他們。主教的僕役只嫌他穿的內套衣太樸素。主教說：對於套衣，我該守會規；對於這衣服，我不用當紅衣主教，只當耶穌會的人夠了。聖人另外尊敬愛待亞瓜瓦，魏代級兩位總會長。他預說亞瓜瓦快要死，那位神父一聽就說：我們有仁慈的天主，我也不怕死，也不害羞活着。亞瓜瓦死了以後，開了公會，另選總會長。聖人給開會的衆修士寫信說：衆位朋友，不要貪得這個地位，倘若不得已，被選爲會長，也不可推辭。權位是天主賞的，早知道要給誰，你們選舉總會長，得有明

智，也得有正經的爲頭，不然就該害怕，求天主默啟你們誰是他揀選的人。當初我選教宗也是如此，直到現在，多嚙也不後悔。

聖人一到一個修院，開口便問有病人沒有，若是說有，就先去安慰他們。聖人喜歡往耶穌會修院裏去，可也不願意去的太多，怕馬太儻，又怕勞動神父給自己僕役的酒喝，多費錢。聖人每年往聖安德肋修院裡去行避靜，避靜的時候，他半夜起來，不在本屋點燈，去往公廳念日課，又怕驚醒修士，就慢慢的走動。這樣行爲，是不但在跪橙上默想，該修德行，實在時時修了慈善神貧克苦的德行。有時候，他往公書房裡去看一本聖書，院長神父知道了，就命人把那本書送到聖人屋裡。聖人說：「不要不要，那個不對。」這樣怕耽誤別人使用。有一次，有人請伯辣民去往花園散步，聖

人說我甚願意去，可是我一去他們初學修士看見就不敢去了，我不忍得教他們不休息不遊玩。如若有人反對耶穌會，聖人就極力保護，好比傷害他的眼珠一樣。有一個別會的修士，在宣講的時候，攻擊耶穌會，聖人給他去信說：非你明明承認反悔你自己說的話，往後我愛你，也不過如同愛一個仇人一樣就是了。有人施恩於耶穌會，聖人感德謝恩，猶如親受恩惠。有一個貴族人保護耶穌會，聖人給他寫信說：沒有比你保護耶穌會更教我喜悅的了。耶穌會是我可愛的神母。聖人聽見說威爾納的主教有意立一個耶穌會的公學，他就立時謝他的恩，贊成這個主意，鼓勵主教急速成功。

勞來省的公候恩利格主教願意辭了本職，歸入耶穌會，教宗不

允。聖人寫信安慰主教說：聽命比犧牲更好。教宗不准你進耶穌會，也命我出了耶穌會，我們該效法耶穌向天主說：聖父，別隨我的意思，隨你的意思吧。耶穌又向伯多祿說：你既是愛我，牧放我的羊。無論行什麼神業，都有危險。行神業的人，只要是天主派定的，又爲愛天主的緣故行出來，總沒有危險。我們若有盼望，後來耶穌會給我們開門，你爲進會，我爲回去，該乘此良機，努力滿獲心願。現在聽命爲妥，然後恩利格主教並他的姪子果然進了耶穌會。伯辣民上了年紀，仍然又回修會去了。聖人暫且不能回到修院，就自加安慰，保持別人的聖召。他一看見有才德的少年人，似乎有聖召，就柔和的樣子，引導他們進耶穌會，補上去世修士的缺位。他給一個年輕的人說：沒有比勸你進耶穌會犧牲自

已於天主再好的勸語了。有一天他給一個少年貴族行堅振的時候，問他說：你叫什麼聖名？少年答說：我叫洛伯。聖人一聽叫洛伯，好似預先知道這孩子將來走什麼路，就沒有用手拍他的臉，乃用口親了他的額，以後向他說：手拍臉的禮，我換了口親的禮。後來於你有益處。不久聖人的話應驗了。那少年人聽說這句話，忽然起了棄俗進會的意思，果然進了耶穌會，在會裡上了年紀，也不斷的提說自己當年的這故事。

第七章 聖人寫信提倡教務

聖人爲提倡教務，殷勤講道，著書立論，也寫了許多書信。現今但提說幾封有名的信。

一、給英國國王雅各伯第一寫的信。聖人不但同意國法國講謬理的人爭戰辨護，而且抵抗了幾個英國大人物，另外同英國國王雅各伯第一起了筆戰。雅各伯小的時候，奉了天主教，他母親信德活潑，熱心非常，但人嫉妬，從他母親手裏奪了他去，教他跟從舅父候爵的穆來，隨了誓反教，到底看他外表的行實，跟天主教還有相同的心情，另外自從他升了蘇格蘭王位以後，讓奉教的自由作主，同羅瑪聖座彼此來往。那國王愛辨駁道理，給伯辣民寫一封信，請聖人解破幾樣疑惑。看他信上的話，有回頭的指望。聖人答回信，先贊成他的聰明慈善，感謝他待奉教的周到，盼望國王查考那裡有真教，並且說，真教有什麼記號，惟獨天主教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比方說，從伯多祿以來，教

宗的權位，直到現在沒有間斷，萬民同心合意的承認聖教會是真教，聖教的權柄靠着聖跡，誓反教顯不了聖跡，公教的名字也是真教的憑據，那一個假教門敢說自己的教是公教呢？自古以來就有聖教會，誓反教從起頭到現今，還不滿一百年。請國王仔細審量審量，聖教以外，別的教門，都救不了靈魂，且說國王得了普世，若救不了靈魂，有何用處？至於權杖、冠冕、龍衣、鱗袍、府庫的金銀財寶，一切等等，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都如水裡泡影，轉眼即沒。可是那真信德，能交給我們一個無窮盡的福樂。聖人又說，你們的牧師妄造謠言說，我從前反對了誓反教，現在就後悔，我隨了誓反教，教宗聽說，就加罰判罪處死了我。你們的牧師淨說謊話，現今有許多人能反對他們，對於如今顯明的事跡，他們還

說瞎話，對於古代不清楚的道理，他們更容易撒謊捏造。我不管他們捏造什麼，我至死要保存我的信德。國王雅各伯接到那封信，必然愛看，可惜一坐英國王位，就背棄了聖教，強迫國民發誓，承認他爲英國教會的帝王，不隨從天主的代表了，如此而行，豈不是顛倒了聖教會的根基麼？國王瞞昧良心，不服正理，不從真教，到底國民當中還有服從的。聖人給雅各伯寫的信上發表自己的心火，有異端人一看那封信，就棄邪歸正，認識真主。如後來一個英國誓反教人奉命謁見格勒夢第十，商議教務，却沒有奉教的心，教宗向他說，請你聽念伯辣民給英國國王寫的書信吧。那個使臣聽完了便說，既是這樣，我情願歸入正教。

二、給中國徐文定寫的信。一六一四年，耶穌會司鐸金尼閣奉

承上司的命當使臣往羅瑪，覲見教宗，陳明中國一切教務事情完畢，回到中國，聖人託寄他這本小書，翻譯如下。

金尼閣司鐸自遠東回到羅瑪，面見教宗，陳明一切知道貴國人敬奉耶穌基利斯督，是開了信德的門，從此可以穩穩當當，走常生的路了。這音信傳到羅瑪，西方萬國的京都，都歡欣踴躍。教宗保祿第五，萬國奉教的公父，也禁不住喜樂。他的服侍人有樞機大臣，有司牧，有司鐸，同信友們都欣幸的慶慰。因為中國地廣人衆，才智特出，久矣沒有認識造物的真原，也沒有認識古聖先知所說的降世爲人，甘受死刑，給人永福的天主聖子。魔鬼本是光明體面的天神，只因驕傲不聽主命，被罰爲昏暗醜陋的惡鬼，成了人類的死仇，假裝保存國土，拒絕傳福音的人，閉塞長生的

門、看起來、能不傷痛麼。現在天主的神恩、已經顯揚於貴國了。教
你們都明白聖經的大道理、不但無害於國家、而且給了人以天
國。你們蒙受這樣洪恩、不得不爲你們道賀。我既得到這樣衆多
的新昆仲、一同事奉耶穌基利斯督、能不自加慶幸麼。但信天主
聖父聖子、不知道修身立功、善生在世、也不能自救。爲這個原故、
你們還當謹守天主誠命、常由窄路上行走。小心謹慎、隄防一切
貪慾邪情、訛詐誑騙等等罪惡、勤行種種善功、勉修種種聖德、一
心仰賴天主、和睦同類之人、更當加意留神。若是因爲恭敬天主
的緣故、遭遇了一切困苦艱難、自己就當深深榮幸、因爲他將要
得天上的厚報哩。我們的在天大父屢次願意因着苦難、鍛鍊我
們的信德、望德、愛德、如同火煉真金一樣。若天主願意免去我們

諸般困難，固然容易，易如反掌，到底所以不肯做的，是因爲願意我們在世上，忍受萬般苦難，以得長生的報答，更厚更高。況且天主惟一的聖子，一生博施恩澤，一生受苦受辱，豈不是以身立表，願意我們人效法他的行爲麼？聖經上說，彼自謙忍順命，一直到死，死於十字架上，爲此在天大父顯揚他，教他升在聖父榮光的寶座上，加以美善的名號，超過一總名號以上，凡是聽見耶穌名號的，上天下地，地下幽牢，全都屈膝跪拜。到底我們忍受諸般困苦，天主聖子，也要顯揚我們，使我們的身體，要像似他那榮光的聖身。

現在，我也明知，敝會昆仲，常跟從你們，左右不離，使你們進於善德境界，這也不用我多說，我但求天主，因着我們救世主耶穌基

利斯督的聖名，保全你們身體康健，諸事平安。更盼望彼此互相祈禱，同得常生。

一六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樞機洛伯伯辣民自羅瑪簽字。

三、伯辣民給他外甥奧比理寫的信。 奧比理神父是大家出身，從他家裡出了兩位教宗，如畧第三、瑪塞第二，又出了一位皇上。歐東第三、德國皇上。奧比理是伯辣民的外甥，跟他舅父有三樣相同的地處，也叫洛伯，也生在包里山城，也入了耶穌會。到二十八歲上，願意拯救外教人靈，就往印度去了。在那裡的神父傳教很作難，本處的居民，分派好幾族制，彼此卑視，不共來往。神父若是親近卑陋下等人，就算遠離婆羅門上流人物。這等驕傲人，看

聖教愛待下流人，就不願意奉教，怕同下等人在一齊丟人。奧比理神父設法借用特別章程，好救上等的人。省會長並本主教准他隨從那上等人的風俗，說他們的話，穿他們的衣服，他的外貌像似婆羅門人，念他們的書，也得了賢士的美名。他願意引領那上等人到他各人隱居的地方見面領教，耳提面命，看他如何刻苦。果然後來有人見他，聽他講道，讚美他的教門美好，驚訝他的德行不凡。在西洋有人聽說這等情況，就評論奧比理那新奇的舉動，告他只顧耶穌會的光榮，不阻當人行異端。在印度的神父，有向順奧比理的，有反抗奧比理的，主教同奧比理却是一心，自己說，巴不得效法奧比理德行的，比毀謗他行爲的更多。至於我爲救一個靈魂，情願掛着六百婆羅門的帶子，也不推辭。主教想

那條帶子，也不過是貴族的記號，並不是異端的實據。巡閱教區的神父，及新省會長，反抗奧比理，就啟奏教宗，執行定奪。教宗責備奧比理的回信，一到印度，好比雷電，霹了奧比理，而且那回信是他舅父伯辣民，親手寫的。他舅父依着新來的章奏，想他外甥，把天主教、佛教混在一齊，如同背叛了正教，敗壞耶穌會，及家庭的名聲，就向他寫了帶着愛情並疼痛的書信，責備奧比理不孝愛天主，凌辱家庭，羞辱本會及聖教，勸他回心轉意，改過自新，重立善表，賠補前非。

奧比理那無罪的修士，一接到這封信，就垂頭喪氣，把那書信擱在苦像底下，懇求耶穌保佑，然後給總會長平平安安的寫了一封原諒自己的書信。會長接信看過，便放下心來，伯辣民也得了

非常的安慰。設法保護他的外甥，給他打回信說：你的言行都很
有理，放心吧。本主教也贊成你的行實，我請你多加救人的心火
吧。聖人的外甥，又給聖人寫信說：前三年我接到你的信，難受至
極。現在我接到你的信，不勝欣喜。不料想巡閱教務的神父並本
主教挪了地方以後，又起了辨論的暴風。新任的主教神父，又反
抗起奧比理來了，只意稟報教宗。聖教辦事穩當，總不冒失心急，
又調查了一次，伯辣民死後二年才定准奧比理神父傳教的章
程。實真不錯。可惜，聖人不能慶賀他的外甥了。

第八章 聖人處事明智

吾主耶穌向宗徒們說：你們該明智如同長蟲，誠實如同白鴿子。

聖伯辣民隨了耶穌的勸語，凡是言行著作、寫信指引人等，都帶着明智的氣像。

一、對於教宗的神權。伯辣民一輩子的大工程，就是提倡教宗的權位，保護教宗的權位。當時有人批評他書上的理不全合適，有一個異端人名叫巴格來寫了一本相反教宗的書，聖人前去反對說，教宗有兩樣權柄，對於管靈魂有直接的神權，對於政府有間接的神權，凡是關係聖教會，教宗也有定斷國務的權柄，能給反抗聖教會的國王定規矩，可是先該用善言勸勉他，他若不聽，就加罰於他，棄絕他，禁止他領聖事，若還不聽，能革他的王位，許國民不聽他的命令。聖人著書陳明這端道理。當時聖人的朋友，法國王恩利格去了世，本國官員過於講究政府獨立，不屬教

宗管轄。怪不得國議員不愛聽這樣道理。就廢除了聖人的書籍。禁止人看。人買。人存留。教宗的欽差。請求國王的母親取消那議員的統令。王母立時下令。命議員勿要實行斷案。

有人說伯辣民著的那本書。不准合時潮。到底聖人給王母說。在我別的書上。國王恩利格。批准了那端道理。還有七十多著作家。也如此的講解。我所說的理由。同公議會。並博士的意見。全相符合。再說。聖教廢除巴格來異端道理。我也同心廢除。而且國議員指責我說的幾端道理。我並沒有說過。從此看來。當時要緊破壞那差謬道理。好幫助法國教會不走差路。所以聖人講此道理。正顯他的明智。况說教宗也准許聖人發明那本書。好維持聖座的權位。

二、對於自己的傳畧。聖人不辨論道理，不著書的時候，就寫自己的傳畧。有人說寫傳畧是奉承自己，貪虛榮，不明智。雖說如此，也得看光景。若但寫光彩自己的話，這樣說的對。若好歹都誠實說來，那就說的不對。本來自作傳畧無可無不可，只看目的如何。比方寫專為保存交情，勸人行善，發顯知恩的心，便有功勞。再說有好幾位，聖人給自己的徒弟，或神子，也留下了自己內修的密事，譬如聖依納爵、聖嘉尼爵、聖若望、伯爾格滿等，述說天主賞給了自己的恩典，別人也沒有見怪。再一說，聖人著作了自己的傳畧，是為隨從總會長的意思，並不是順着各人的私見，所以誰能說他寫傳不明智呢。

三、對於自己家庭。伯辣民的家人屢次求他幫助，聖人常答應。

說我想那樣不合理，不許，所以多嚙也不願意順從他們的心意。主教的進款是聖教會的，也是窮人的，我也不過該用明智經營。那出產就完了，有買人歡心的神學家，商議說，伯辣民也能夠，也該當援助家人。聖人一聽，就印証公議會博學士、聖主教們的証據，說破他們的意見，末了又說，我不願意幫助，因為援助家人，是不怕下地獄，那是不明白。有一年避靜的時候，聖人發誓願說，若是無奈被選為教宗，總不挑選家中人當紅衣主教，也不賞他們世襲爵位，但哀矜他們要緊的東西，如同別的窮人一樣，才合正理。聖人又說，你們在世上寬綽，也不管我下地獄，那個對麼？如若有人這樣作了，不想與我有關係沒有，那個行麼？我做事的綱領是聖教的法律，並不是別人的表樣。比如有威尼斯的主教，聖

老楞佐他的弟兄屢次求他幫助自己的女兒嫁娶，那聖人說：「聖教會的財產該歸於窮人，在這裡有比你們更窮的。」伯辣民另外喜歡他妹子嘉米拉，從小就給他發露自己的密事，他給他哥寫信求往羅瑪去，看他哥穿的紅衣，聖人答回信說：「你若再生心見我穿的紅衣，你得快快畫十字，那是邪魔的詭計，你向自己說：『我的死亡快到，得想身後的事，不想現世，我得默想耶穌苦難，不該想念虛體面假光榮，那才算明白。』」

四、對於二城官民。(1)當初威尼斯政府相反聖教，教宗保祿第五再三再四囑咐那政府，不要抵抗聖教神權，官長們毫不答理，教宗就罰了那座城，禁止行聖教的公禮，雖然罰了他們，也破不開他們的驕傲，還是不服從，尙且還有一個修士名叫撒比保祿，跟

叛黨一心，又約了六個同志帮他抵抗聖座，這七個人結成團體，外號七個瘋癲黨徒。教宗一看，就託伯辣民及巴絡紐齊心打破他們的迷惑，取消他們的謬理。聖人雖然年高力衰，臨陣對敵，還是勇猛異常，以口齒當兵器，前後左右，四下攻擊說：你們冒用聖經上的話，相反聖教法律，靠着別人的假理，不承認聖教神權獨立，不屬國家管轄。但是起筆戰，還平息不了那樣風波。伯辣民又使用明智維持教宗的權位，試行調停，然後法王恩利格第四入場說合，才完全平安了。(2) 又有一次，聖人發顯自己的明智。路格城的官長，託故不肯接待本區主教，聖人勸來勸去，將這風浪平息了。後來路格文武官員鼓掌慶賀，高呼萬歲，歡迎了主教。主教在任十八年，得了教民的歡心。

五、對於加利肋問題。有一個佛朗城的博士，名叫加利肋的，他說太陽不繞地球旋轉，地球反繞太陽旋轉，他願意靠着聖經字句證明他的學說。伯辣民勸他不要如此，該按科學理論證明出來。加利肋說的雖然有理，只因不服神長的意思，就受了罰。聖人同別的紅衣主教給他定了罪。加利肋若隨了聖人的明見，但靠科學證明他的意思，必定受不了罰，可是他決意要排除當時普通的議論，也不陳明別的更准當的學說，就被了害。依科學而論，羅瑪聖部差了，到底碍不着信德的問題。

六、對於誣告人。聖人辦事有心火，說話自由，因此有人肯向他訴說，有些無憑無據的惡習，求他改正。聖人既用明智，立時看破是別人的詭計，也辨清那是實話，那是瞎話。若真有惡風敗俗，聖

人就依耶穌立的規矩，設法政治人的毛病。耶穌說：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先責備他。他若不聽，約請兩三個見證，定斷他的是非。他若再不聽，你就稟報教會。有一次有一個修士，啟奏教宗說：有一位主教辦的不對，聖人責備這修士，沒有先告訴那位主教，有何不對的地點，再寫奏書。又有一個貴族人請聖人稟報教宗，有一位尊神長有何毛病，聖人耳根不軟，不聽他的話說，非有確實的證據，我便不管。就是管，也得讓我先問那個神長有什麼變動，等他回信到來，說明長短，再稟報教宗，也不遲緩。我若沒有聽說那神長如何，立時奏明教宗，他能怪異，就是怪異，也必有理。看起來聖人真是明智，處事妥當，常按耶穌定的次序，指責別人，無怪乎政治人的毛病常見效果呢。

第九章 伯辣民選舉教宗

到一六零五年上，三月初三日，格勒夢第八在羅瑪去了世。聖人既是樞機大臣，得趕緊的往羅瑪另選教宗，遂就辭別曼堡教區的教民，說明不再見面了。他動身以前，一面嚴厲，一面慈善的樣子，又指責了一次公共的毛病。衆人一聽這辭別的話，好比利刃刺心。聖人一說不再見面，他們都放聲大哭，滿面流淚，送出城外。聖人也禁不住的兩眼落淚，上車以前，又進堂拜了一次聖體，懇求耶穌降福他所愛的教民。不久紅衣主教就開會投票選舉教宗。有個名白教友說，開這會議，無論人怎麼運動，反正是聖神定奪，誰當教宗。聖人一到教宗宮殿，好似房屋倒塌，壓在自己身上，害怕的很。他說，我多嗜也沒有貪得這個地位，而且心中常常

厭惡我自覺軟弱無能，我求了天主准我不升到那危險的地步，我實在寧願意死也不願意當教宗。

聖人的面容素常本是和平，可是爲躲避這個地位，開會的時候他却變了顏色，嚴聲厲氣的向在位的人說，你們不知道我家的人，都活大年紀麼，倘若我升了教宗，也長久也嚴厲，那時候衆位的後悔，就來不及了。聖人心口如一，說一不二，他若和顏悅色的去見先任教宗的姪子，伯多祿紅衣主教，他必然被選爲教宗。那位主教不是不喜歡聖人，可是嫌他說話太直正，太自由，怕選了他以後，好指責人的毛病，就不舉保他。有熟識的人勸伯辣民去見伯多祿，聖人說，啊，你願意教我當教宗麼，爲得這地位，我也捨不得出這個屋門，也不忍得在這裡站起來。聖人的朋友巴絡紐

常說伯辣民聖人堪得升教宗。聖人阻當他，也阻當不住。有一位別的主教聽見說，有人生心選舉伯辣民爲教宗，就去告訴他。現在有什麼消息，聖人立刻說：「巴不得是假的，不該如此。我有意卸下主教的任，還怎麼願意升教宗呢。」

班國的欽差稟報班國王說：現今各處教民都拿着伯辣民當才德兼全的大偉人，可是他不全熟習世務，是個博士，也是個好教友。爲此有人盼望他當教宗。他不管別人說什麼，是個獨立性質，不被別人感應，但屬於良心管轄。凡爲聖教有益處的事，無論是王公官位，他都不怕反對。有一個別的人說：伯辣民若不是耶穌會的修士，我們都舉保他，只怕他當了教宗，偏向耶穌會，就不該選他。又有法國國王恩利格第四向本國紅衣主教說：你們往羅馬

去選舉教宗，想法付給公教，一個聖教宗，選舉伯辣民吧。聖人盼望被選的教宗，善導教民，好守特理騰公議會定的規矩，自己要看看天下，還有地方沒神父到過的沒有，再看聖教葡萄園裡，有猛獸沒有，有該投到火裡的荒草沒有，並着在聖教公會的地方，委派了善牧童，是有才德的主教否。看起來聖人但想聖教公益，只想天主光榮，不隨自己私意，不偏向耶穌會。又有一個人說，求伯辣民選這個選那個，都是白求，聖人但爲愈顯主榮方才投票。三月間，樞機大臣開了公會，投票選舉，頭一次伯辣民得了十一張票，巴絡紐八張，別的紅衣主教也得了幾張。初次投票，明顯聖人，有升教宗的盼望，可是被選爲教宗，該得三分之二零一張票。過了幾天，巴絡紐比別人得的票數多，有一位畢主教遇見巴絡

紐笑着問候他說，你願意成教宗麼？巴絡紐歎息說，哎呀，死亡的疼痛圍住了我，如何脫逃呢？到底被選的也不是伯辣民，也不是巴絡紐。四月初一，衆大臣選舉弗老朗城紅衣主教梅亞立山，年高七十歲，取名良第十一。過了三天，新任教宗願受領教，就請伯辣民相見，請他幫治聖教說，我若盡職分盡的好，你就勉力我，我若盡的不夠，你就補添校正。教宗說這話，發明他頂善的意向，可是天主拿着教宗的意願當做真實，不久賞他升天。果然良十一但當了二十七天教宗，就去了世。聖人一看，心裡多麼難受，害怕，那不用提。他給賈神父寫信說，教宗慈善，愛見耶穌會，理想高超，若能實行他所想的，必然能當後世教宗的模範。他給我訴心，發明了他的好志願，可惜，那極好的教宗，在位不久，到本月二十

七日去了世。誰能測量天主的聖意呢。

教宗一死，聖人又怕開會選他爲教宗，平常獨居屋裡，或躲在清靜地方，或念玫瑰經，或看聖書，不斷的念誦句說：「天主呀，天主呀，你打發你揀選的人，做教宗吧，主啊，免了我升教宗吧。」這一次開會，聖人幾乎升爲教宗。有一位主教舉保聖人，聖人就阻當他，求他改主意，也不想謝他的恩，又說明爲升教宗，就是教我彎腰拾一根草，我也不願意。有的人阻當他升教宗，他也不懷恨，而且平安說：「當教宗的責任，是責任之中最有危險的。」那時候班國欽差又給國王寫信說：伯辣民是個善人，有學問，有知識，他又熱心忠厚，到底是個修士，又是個耶穌會的人，還是年紀太小，豈不知聖人六十三歲，年紀似乎不算小了。這一回巴絡紐並伯辣民比

別人得的票數更多。初次投票，聖人得了十四張。那一天晚晌，衆人口裡淨提說伯辣民的名字，他的朋友巴絡紐提醒人選舉他。可是有一些主教不但不肯符合，反加反對說，伯辣民當過耶穌會的人，而且他的良心太細緻，恐怕他定奪聖寵問題有偏向。巴絡紐舉保伯辣民，伯辣民可不舉保巴絡紐。聖人說：我的良心告訴我，還有一位紅衣主教更堪得被選。到五月十五日，包蓋斯紅衣主教被選爲教宗，取名保祿第五。他的身量不但比別人高大，而且他的德行學業也是超過別人的。

第十章 聖人辭別曼堡教區

伯辣民選了保祿第五以後，出了瓦底剛府，平安悅樂，好像一個

人掉到海裡得了救命一樣。他說教宗的地位猶如一個可怕的羅網，誰相幫他，不掉到那羅網裡，他就愛見誰。有一天有人向聖人說：「你哥多默」不喜歡某紅衣主教，聖人平安答說：「我哥想差了，不是衆位主教阻當我升教宗，是伯多祿主教，他嫌我太正直，我才謝了他的恩。他如今很後悔阻當我升教宗。他記得我當初多麼能保護他的家庭，我就保護他的家庭。」

那時候聖人給賈神父寫信說：「現在我正猶豫不定，不知道回到憂堡好不好。我求別人給我出主意，別人的意見也不同意。本來聖人想管裡這教區，還便易善用天主賞給他的才能，也便易得心中的平安。反正諸事以上，他要隨天主的聖意，可是不久教宗解散了他的疑團。」聖人述說，有一天我同教宗談話的時候，向他

說出了伏天，我想回到曼堡。教宗說，要緊你在這裡，我願你住在羅瑪。我說，我該隨教宗的意思，到底我求教宗仔細審量審量，恐怕更要緊我住在曼堡。在這裡有許多樞機大臣，在曼堡，但有一位，若那一位不在，那教區必要被害。教宗若命我搬住羅瑪，得令別人補我曼堡的缺位。教宗說，這裡紅衣主教，離然不少，可是同你一樣的人不多，所以你想法辭職。我答說，我要想法。神父，你看，教宗賞賜我教區，現在教宗又收回去了。

教宗主意要聖人離開曼堡，聖人無奈，連忙給那教區的人，寫一封辭別友愛的書信。先給管教務的神父說，我估量你們還記得我，頭離開曼堡，向你們說了一句，恐怕我住居羅瑪，不再見面的話。我真可以說，我離開你們，是個大苦。我喜歡那教區，我只想祝

聖你們的靈魂，覺着死在這神業當中是個大福。在曼堡住着安靜，在羅瑪公事忙迫，不得安定。我想我同你們三年在一齊，結的果子不多，我甚羞愧。天主教我走了，另給你們一位別的主教，比我更年青更強健。無論如何，雖然我失了牧童的職分，可沒有失去牧童的愛情。我仍然爲你們，接着求天主多加保佑。這樣可以說，曼堡教區有兩位主教管理，一個在曼堡，一個在羅瑪。我降福你們，也請你們感謝天主，發顯他的聖意。再求天主聖神充滿新主教的善心。有人向伯辣民說，你有一個善德善表的姪子，你舉薦他接你的位吧。盼望伯父的德行，傳到姪子身上。你若不願意，就舉保一個認識曼堡教區的熟人吧。這樣你雖然辭職，不在這裡，心中也有安慰。聖人既然捨棄了自己最喜愛的教區，有別

人求、概不准許、但開單子、寫上幾個名字、求教宗自己揀選一個接位的、保祿第五選了賈達尼主教、就是往法國去的那欽差的姪子。

當時聖人給一個朋友寫信說、你知道我得離開我的淨配憂堡教區、彼此難過、雖然如此、可得聽教宗的命、我本心願意住憂堡、教宗願意我住羅瑪、總得捨了憂堡、住居羅瑪、我想既然隨了耶穌代表的指引、我沒有惹耶穌不喜歡、他走了以後、聖若翰會修女另外難受、給他寫了信、彷彿是吊喪的一樣、聖人答回信說、可敬的修女們、我辭了職、你們別難受、新選的主教盡本分、有相稱的才德、我若還能幫助你們、我甘心情願幫助、可是我得聽命、我的肉身雖然離開憂堡、我的心却不離開你們、他辭了職、又成了

一個窮紅衣主教，教宗准他取出曼堡一分款項來，做爲自己的費用。伯辣民說，聖父既不許人休妻帶走他的陪送，也不許離開曼堡教區的取拿他的款項，而且我若收下那種款項，算阻當接位的主教多行哀矜。教宗驚訝聖人如此大公無私，到底命了新任主教，讓給他幾樣進款，好保持紅衣主教的地位。遂後聖人當了好幾處聖部的職員，保護聖教會的道理、書籍、禮儀，考查主教，管理德國及匈國的傳教部，也當了柴來定會的保障人，又代理包里山教區四年之久。

那承望接他位的賈達尼主教受了命，當欽差往班國去了。聖人一聽這話，就難受，想曼堡教區，好比無娘之孩，無牧之羊，給賈主教寫信說，你遠離曼堡，我很難受，我想你不在那裏，便是那教民

的罪，他們當不起受一位有才德的主教管理。我本不是先知，到底我在曼堡大堂末了的一次講道理，預先說出未來的話，我說：了後來的教宗，要命我住羅瑪，大概你們不再見我了，而且接我位的是個善德的主教，到底不同你們在一齊，你們也不得見他，也得不到聽見他，全是怨你們有罪的緣故，怨你們沒有善隨，三年之久，常提醒你們行善的主教。俗話說：才離人眼，便離人心。這俗話對於聖人不對，過了許久，曼堡的教民，也沒有忘記可愛的主教曼堡的人，聽說有種謠言，賈主教調往別處，神職班隨着教民的意思，給聖人寫信，懇求他回來。聖人請他的密書給他們，答回信說：賈主教不准換地方，即便挪地方，教神職班任意做什麼，就做什么，長上若命我回到曼堡，我喜歡，那是真的，可是我自

己不求回去，我看着我沒有管那教區的才能了。聖人又說，教宗既是不願意我回到戛堡，我想辭了職，沒有得罪天主，也沒有相反聖教會，聽命爲要就完了。

卷三 伯辣民當聖人

第一章 伯辣民同當時聖人共來往

聖人們同聖人們都是喜歡來往共事，彼此親愛，所以伯辣民認識和敬愛那當時的諸位聖人。伯辣民同聖類思公撒格有何來往，上邊已經說過，不用再提，但說他同別的幾位聖人的來往吧。

一、同聖若望伯爾格滿。伯辣民升了紅衣主教十天以後，聖若望生到世上。到一六一八年，聖若望在羅瑪數次面見伯辣民，至於他如何願意拜見，如何尊敬那老聖人，不用細說。聖若望很喜歡聖類思，爲此也愛見他的神師，想他引導類思修了極高的德行，也聽了那有形天神的神工，他做彌撒，類思屢次給他輔祭。類思臨終的時候，伯辣民左右不離，現在也幫助他列入真福品。若

望念想這一切等，能不全心喜歡伯辣民麼。一六二一年八月十三日，聖若望去了世，伯辣民因爲公事在身，過於忙迫，也沒有聽說有病，又因爲若望病的工夫短促，也沒有顧的告訴聖人。聖人一聽若望善終的光景，就先流喜淚，後來又想他病的時候沒有得見，就流起苦淚來了。過了幾天，有一位英國公學院長，向聖人說，在少年若望留下的記念當中，找得了一本小書，書上載着這一句說，託賴天主保佑，我總沒有故意的犯過一個小罪。聖人想了一會，就說，誰願意故意的犯一個小罪呢？至於我，我也不記得犯過一次小罪，又過了一會說，所說的故意二字，就是說的特爲的，我也不記得特爲的犯過小罪。那時候伯辣民年高八十，在會六十二年，一輩子臨陣爭戰，危險雖不少，到底也覺不着明

知故犯一個小罪，那真算出奇的特恩。若望命短，二十一歲上就死了，他的貞潔是可讚美的，伯辣民命長，八十歲上才死了，他的潔德不在若望以下，更是可讚美的。聖人愛聽若望的行實。有一次有人告訴聖人，若望發了誓願，一生保護聖母無染原罪的道理，也發願著作一本無染原罪的小書，他禁不住喜的流淚，讚美聖母的那忠僕說，那個意見同聖母並他的真孩子很合適很對符。

二、同聖方濟格撒肋爵。聖方濟格尊重愛慕誰，誰就光彩，伯辣民得了這個光彩，聖方濟格還不認識伯辣民，就喜歡他，靠着牠講道，聖方濟格出去宣傳，但帶着要緊用的物件，其中有日課及聖經，並伯辣民的辨論書。伯辣民常不斷的讚稱聖方濟格的謙

遜潔淨二樣德行說，他好似沒有沾染原罪的毒害。聖方濟格也說，這位樞機大臣，除了犯罪以外，樣樣都會，他既是常著書攻打罪惡，就明白罪惡是什麼，可是離罪惡很遠，不容易被害，有時候聖方濟格稱伯辣民爲一個潔白的鴿子說，他常嘆息別人的罪，自己却沒有可哀憐的地處。這兩位聖人初次見面是在羅瑪。聖方濟格被選爲主教受考的時候，伯辣民間他永福的本向是什麼。聖方濟格說，有人說是見天主，也有人說是愛天主，依我看來，永福是愛所見的天主，也是見所愛的天主。師徒二人，一問一答，彼此辨論，末後伯辣民說明他們意見相同。兩位聖人互相拜望，你來我去，彼此親慕，很有意趣，有功效。離別以後，不斷通信。聖方濟格請伯辣民費心出力，求聖座批准聖母往見會當禁地。

大修會。伯辣民答說：我情願幫助，可是小修會雖然沒有禁地，也能爲天主出大力。有一次伯辣民給聖方濟格寫信說：我似乎盼望升教宗，好立時送給你樞機大臣的軟冠，那是你應分當得的。

三、同聖斐理伯艾理。伯辣民也同聖斐理伯共了來往。那聖人死了以後，伯辣民用盡心力爲得教他列入聖品。伯辣民避靜獨居，預備善死的時候，不管別的，只願意那個聖人得光彩說：我知道別人照管那列品的事比我管的更好，可是我喜歡幫助那極美麗的人獲光榮。況說巴絡紐是斐理伯的徒弟，也是伯辣民的朋友，怪不得伯辣民願意教斐理伯列入聖品呢。伯辣民給聖斐理伯閣修會的會友寫信說：你們可以放心，我們的聖部細心考查你們會祖的行實，他在天堂受光榮，我們也願意教他在世上

受光榮。我當初看重了，也敬愛了那個聖人。現在我願意發顯尊敬愛待他極大的憑據。你們的修會同我可愛的修會彼此相親相愛，那還是提醒我多照管那善舉。

四、同聖嘉祿 伯辣民也很看重聖嘉祿。他一升了曼堡總主教，全心願意效法聖嘉祿米朗總主教。伯辣民當了禮部的議員，擁護嘉祿列入聖品。他奏明教宗說：至聖聖父，素常聖座但習慣教致命的或精修的稱爲聖人。其實精修的有兩等，或是他們在霸王跟前承認了耶穌的信德，或一輩子實行了他的道理。耶穌道理的大綱歸於四端，就是愛天主愛人，輕看世俗，輕看自己。紅衣大臣嘉祿不但盡了那四樣本分，人也都知道他盡的多麼明顯齊全。嘉祿愛天主。他常默禱瞻望天主，有時候夜間也是如此。

嘉祿愛人。他爲明濟窮人連聖爵也賣去了，另外在米朗瘟疫盛行的時候，他不顧自己生死，天天出去救人。輕看世俗，格外薄看財帛，甘心不要他那教區三分之二的款項。輕看自己。他守齋守夜，苦身克己，如同隱修人一樣。看起來，靠着這些證據，並他顯的聖跡，樞機大臣嘉祿能參加主教精修的班次。

五、同可敬的白安加吳蘇拉。聖人也認識這貞女。這位貞女在納波里念經默禱，時常神形超拔。教宗額我峇第十三願意調查他的行實，就委派了桑紅衣主教，及聖斐理伯艾理，並洛伯神父三人，定斷那女人是被善神，或被惡鬼的指引。那貞女受試探的時候，在教宗跟前，他的靈魂又超拔了。桑主教願意在他身上念驅魔經，貞女一答應，主教就放下了心。聖斐理伯待他很嚴厲，教

他也挨吹也挨打。洛伯小心謹慎察看了許久，念經祈禱，也仔細審查。聖斐理伯不許貞女領聖體，他就害了重病，無奈何，就得給他送臨終聖體，他一領了聖體，立刻好了。從此那些委員心中明白他實在是受了善神的指引。再說，不久聖斐理伯又得了天主的默啟，知道那貞女走的是正路，所以那三位委員都批准了，也稟報了教宗。有人願意教這貞女住居羅瑪，天主顯聖跡明明發顯出來，願意教他回到納波里，在那城裡也立了德雅底修會，從聖母手裡領受了藍聖衣，好尊敬無染原罪的聖母。一六一八年，正月十六，那貞女死在納波里。他死後四年，教宗託付伯辣民校正那貞女立的會規，聖人一看極口贊成，遂後教宗也批准了。後來比約第六稱他爲可敬的貞女。如今天下熱心教民都帶着

藍聖衣、每次念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各六遍、能得十年大赦。

(22-4-33)

六、同貞女加達尼白雅底。當初伯辣民也認識一位有名的貞女、名叫加達尼白雅底、他的德行出衆、得了格外的神恩、聖女加大利納瑟納也屢次發顯給他、聖人雖然完全謹慎也、託那貞女問聖女加大利納告說自己的靈魂如何光景、白雅底聽從聖人的吩咐、就問了那聖女、聖女答說、伯辣民活大年紀、天主喜歡他行的善功、聖人聽說從天上來的那個喜信、至死沒有忘記、離死不遠、他提起那句話來說、現在我活夠了。

第二章 聖人調濟窮人

卷三 第二章 聖人調濟窮人

聖人常喜歡發愛德憐憫窮人。他說：我們哀矜什麼就還有什麼。施捨的什麼，在天堂又找着什麼。聖人給管事的先生說：窮人求什麼，寫什麼條子，或寫請願書，你都接過來，那就是升天堂的滙票。果然窮人來求哀矜沒有白求的。聖人囑託當家先生，不要開發窮人空手回去，而且又託了可靠的人去尋找害羞的窮人，寫名掛姓，開清單子，聖人就暗裡幫助他們。常說：哀矜人的樣式比哀矜的東西還要緊。聖人行哀矜如同求寬說：你們不要見怪。我行哀矜沒有功勞，究其實不算哀矜，算還賬，為我不十分要緊的款項，不是我的，乃是窮人的。

聖人一入了主教府，向當家先生說：吾主耶穌在曠野裡，教衆人都吃飽了，給門徒說：你們把剩下的零碎，收斂起來，免得糟害了。

所以你也該用心照管我的出產，待堂裡的人周到，用心管理教堂，其餘別的，爲愛天主的緣故，都分給窮人吧。聖人又說：人行哀矜，不該看窮人有功勞沒有，比方你願意哀矜一個窮兵卒三十塊錢，如若不夠，可以典當一頂高帽子，或一件別的東西，有一天有一個外人進來告訴主教，自己如何作難，主教向管事的先生說：你給他二十五塊錢吧。先生說：別說二十五塊，現在櫃子裡，連二十五個銅子也沒有了。主教說：那麼你給他銀器，教他各人典賣吧。先生一聽這話，轉借了二十五塊錢，給了那個窮人。有一次聖人聽見說有一個窮家閨女死了，聖人大動憐憫之心，難受着責備那先生說：你沒有能給他的東西麼？你爲什麼不把我們餘剩的銀器賣去，或當去我的權，或賣去一匹馬，或轉借錢呢？莫非

是你找不着一個人，願意借給我們錢的麼。

修道院剛院長聽見說，有一個學生，家中貧寒，沒有衣裳穿，沒去上校，他就稟明主教，主教立時給了他十八塊錢，爲買衣裳用。那學生的父親去謝恩，又請神父再往他家裡去看一看，教兩個別的孩子來到神父跟前，神父一看就動了心，那個人說：「這還不完，我也願意教我兩個閨女，並他們的娘，來給神父請安，可是我不敢，他們穿的衣裳，蔽不住身體，不能見人。」剛神父傳報主教，那一家如何窮苦，主教立時命他去買要緊的衣裳說：「你去買吧，我都拿錢，並且每月又津貼他們幾塊錢。」窮人去往主教府裡，不用告訴看門的，也不用人領着，如同孩子往父母屋裡，出入隨便。主教說：「對於那些窮人，我願意我的大門常開着。」一個憂堡城的

本堂神父去給一個病人開工，原來這個人的靈魂比他的肉身更不好，病人一想死後留下三個無依無靠，沒有出嫁的閨女，他難過的幾乎失了望。神父看見病人不肯告解，就去見主教，說明那等情形。聖人一聽，立時跑到病人家裡安慰他兩句，提醒他說：你當了你閨女的父親，管教了孩兒，從今以後，我要替你照管他們。那個人聽說這話，好像心裡掉下了一塊石頭，霎時變苦爲樂，遂在主教手裡辦了妥當神工，領了臨終聖事。病人死了以後，主教把他三個閨女託付於妥當人的手裡，請了一個貴族人，給他們定親，又給了他們每一個人六百塊錢的陪送。

聖人行哀矜和氣良善。有時候有人想得便易，哄騙聖人，冒用聖人的慈善，貪得過分，且說非給不可，非給不可。主教用善言教訓

他們說，夠你們用的，不能多給，如若多給，怕別的窮人被害吃虧。有時候窮人要什麼得什麼。聖人向窮人說話，如同父親給兒子說話一樣，另外喜歡看望窮病人，或往病人家裡，或往養病院裡去。倘若遇見一個窮人，靈魂肉身都有病，聖人更覺難受。他一看受窮是犯罪的門路，他賙濟的就更快。按當時的風俗，主教在天堂同別的神父歌唱聖教日課，能領錢或領糧食。過了幾個月，主教得了九十塊錢，或六石糧食。他一想起在堂裡坐着，比別的神父出的聲音小，就起了疑難，不知自己得的錢，該要不該要，就是要了，也不知道該還給堂裡不該，因此便問了納波里博士的主意。衆位都說，該要不用還。聖人用這錢多行哀矜，向主事先生說，你把唱日課的錢，放在書房吧，別入賬簿子，天主把這賬寫在天

冊上了，那是我出力的錢，我要親手分散於人。有一天聖人看見書房的錢全沒了，他就疑惑是堂裡的人偷了去，便難受起來了。過了幾天，有一位修士來稟報主教說，前兩天有一個窮貴族害羞，不敢露他的貧寒，拿走了這個錢。主教沒有謾怨貴族人，但說這個人沒有告訴我，我不甚通快，他若告訴了我，我必然相幫他。現在我甘心給了他，他拿去的錢。又有別人述說，有一個泥水匠，把裝飾聖堂的印石，偷去私用，別人看見了，就送他到主教府裡。一到主教跟前，那匠人就哭開了說，我家景况困難，沒有喫穿，我才偷了去。主教命旁人出去，但剩下三個人在屋裡。主教坐在椅子上，我同一個別人坐在兀子上，主教先安慰那可憐的匠人，細向他說，偷盜多麼不好，偷聖堂的東西更不好，然後給他說，

你拿去這十塊錢吧，你不知誰求我哀矜，我喜歡哀矜誰麼，你爲什麼不來見我呢，遂就叫他許下，不再偷人的東西，若實在沒法，就來見主教。從此以後，聖人每月又給他六塊錢。窮人求哀矜，主教若沒有錢，就給他們府裡的東西。有一天他把自己的權，交給一個窮人，請他當出去，果然那窮人去當了，然後有人暗裡贖回來了。

有一年曼堡城長紳董粗心大意，收買麥子，沒有滿了倉房，窮人可怎麼過冬天呢。主教聽說，便把自己積攢的麥子賤賣於紳董，說明自己賣糧食賠的錢，紳董該是爲哀矜窮人用，這樣行一下子算是給窮人一千塊錢。

主教知道，也經過人行哀矜，窮不了，誰肯捨錢賙濟窮人，必定不

缺錢。有時候，聖人也請財主人幫助他。巡閱教區的時候，有錢就給，沒有錢，就開憑據，教當家先生替他出錢。窮人從遠處看見主教來到了，就聚在一齊迎接，圍住他說：「咱的聖人來到了。」聖人就登上土嶺上，或一塊本頭上，便講起道理來。有時候聖人看見祭台上，沒有相當的裝飾，另外鄉村的祭衣、聖盒、蠟台，若實在對不起吾主耶穌，他就教人記錄出來，不久他自己就給他們換了別樣好的。

第三章 聖人善修神貧

伯辣民想神貧，是成全德行的根基，也是修會的圍牆。有一位富家紅衣主教，給伯辣民訴心，願意成聖人。伯辣民說：「趕我看見你

真修成了神貧。我才盼望你成聖人呢。如輔理修士用不着書籍。那才是有福的。在他日課上沒有圖像。在他屋裡只有兩張紙像。有人勸他收納幾件聖物。賞與別人。也是白勸。聖人說。窮人不能有給人的東西。有一次。他接收了一個盛聖髑的寶匣。後來又後悔了。又把寶匣還與本人。總不再接收了。聖人買東置西。只怕相反神貧。所以連叫表也不敢化錢去買。有一天早起。他謾怨僕人。叫醒他太晚。有一個朋友聽說了。就送給他一個叫表。大約值兩三塊錢。聖人拿着這表。當做哀矜之物。就收下了。耶穌會的修士到他府裡。沒有帶叫表。聖人怕耽誤時刻。按會規就去叫醒他們。有一天。他理會當家先生。買了一張皮鼓。爲教僕人散心玩用。聖人見了說。還不如賣去。這張鼓哀矜窮人更好。

聖人修神貧齊全，哀矜窮人，不惜錢財，以致連銀子的價值也不知道值多少。某神父交給主教幾塊銀子，必該說這值五塊，那值十塊。他過日子仔細，要查看花消的清單子，向管賬先生說：我想你爲我的飲食藥品，花錢太多，減省些吧。在耶穌會聖堂裡頭，一次過類思瞻禮，做本彌撒，大夫說：你身體不強健，不可步行，該坐轎去。聖人克己，寧願意不去，也不肯多花錢。他穿的衣裳也甚儉省，格勒夢第八給他的紅衣，穿到老死，差不多二十二年的工夫，不過但換了兩個新袖子，他說：我是窮人，我該穿窮人的衣裳。費修士說：我們請聖人換新襪子，很費事，他推辭說：耶穌會的人，不穿這樣新襪子，雖然我是紅衣主教，我也當修士，飲食衣服，也該同神貧相稱。他穿的小棉襖，有八塊補釘，費修士向他說：

主教那小襖穿不的了。主教說，拿來給我看，看了以後就說，還能穿一年，我既是窮人，不能穿的如同財主，有人勸他積攢些錢，防備不慮之需，聖人說，不用，不用，那是無用的掛慮，你發勇敢，靠着天主照管吧。

聖人不圖便易，不貪私利，不收別人的禮物，國王送給他什麼，他都不收，就是收下，必先說明不爲自己，是爲別人，有一天過瞻禮，班國某大人，送給他許多飛禽，聖人不收，那個人說，今天是聖誕瞻禮，吃一次好的也沒有妨碍，聖人說，那是太過，我自從升了紅衣主教，或強壯，或有病，沒有吃過家禽，有時候在會的人病了，吃那樣肉，我也不吃，又有一個修士，送給他一軸聖方濟格像，聖人很喜歡這軸像，可論神貧不知怎樣好，他想一面不收，恐怕那修

士難受，一面收下，我推辭禮物的志向在那裡呢。聖人猶豫不定，想着出錢買了。那修士說，畫匠送給我的，我怎麼能要主教的錢呢。當時進退兩難，聖人便求教宗准許，才敢放心收下。他拿着教宗的允許當做保護神貧的盔甲。一個印書的人給聖人寫信說，我賣你的書，賺了一萬三千金元，爲表我知恩之情，我送給你四千元，聖人沒有接收。他頭一次謁見教宗保祿第五，要求教宗，讓他不收曼堡的一樣款項。教宗怪異說，別的紅衣主教，頭次見我，還求別的恩惠，你不但不求別的，反求許你不要應得的，這是何等道理。聖人說，聖父，我是窮貴族出身，我在會裡生活度日，如同窮修士，現在我願意，或生或死，如同窮紅衣主教一樣。

第四章 聖人良心細緻

聖方濟格撒肋爵說：一總的靈魂都好看。到底誰能想到奉教的靈魂多麼美好呢。天主造生人的靈魂是按自己肖像造的。一賦給他寵愛，就更美麗，帶着寵愛的靈魂，如同一面鏡子照着天主的美麗。他又是如同反射太陽的月亮，越衝着天主越美麗。而且聖人的靈魂，更是好看，更像似天主，心裡更純潔。原來伯辣民良心細緻，聽命謙誠，心底不窄，可是到了心窄的邊界。若沒有會規，一年告解一次，也能天天做彌撒。有一天聖人承認自己，不知道當告什麼罪。又有一次說，我數次犯了兩樣過錯，有時候拜望我的人多，念日課經分了心，有時候說了玩戲話，也許還有別的錯處。到底我不知道了。還有一次聖人給阿若望神父說，聖多瑪斯

講過某端道理，其實是不那麼一定，他一知道自己錯了，就立時打發人，告訴阿神父說，我差了，請求寬恕。有一天，有人說，我們粧說不罰某修士，他必然自來認錯。聖人說，我們說罰就罰，不罰就不罰，不能一口兩舌，說了不當。聖人似乎嫉妬早死的少年修士說，在會年紀不大就死，是有福的，他們必定升天堂，不用天主審判他們，怎麼盡的司鐸本分，怎麼成的聖事等。

有人想聖人到死還帶着聖洗的寵愛。他喜歡心靜貞潔的人。他念倫理學和神工書的時候，提說六誡或婚配的事，先得一句一句的給他講明有什麼意思，可是他也不愛學習那個問題，而且學的時候，心又向天主。現今有三個見証人，聽見聖人說明，沒有失落童貞，以致於一輩子，也沒有覺出肉情的妄動來。聖人不喜

歡聽女人的神工，也不肯接見他們，若只得見面，就要一個同伴的跟着，眼往下看，謹慎穩重，敘談工夫也不大，而且淨說能提醒人，怕天主，恨罪的話語，沒有要事，也不給他們寫信。

聖人用殷勤苦工當荆棘，圍住肉情，保護潔德，也實在能說，我沒有妄費一會的光陰。若是等候見人，或行禮以前，不是念聖母串經，就是看聖書，或說有益處的話。聖人不但勤謹，還仔細，到了定的時候，該到那裡就到那裡，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除了勤謹工作，也常克己苦身，高壽的時候，聽神師的命，瞻禮七，但守小齋。他屢次少睡覺，也是爲多苦身，也是多同天主神交密談。

一年四季，各有克苦的機會，夏天蠅子隨便飛到他臉上，他也不答理，有人奇怪，他說，不可難爲那些小蟲子，他們除了來往飛落，

沒有什麼趣意。冬季天冷，自己不生爐子，爲客人，爲僕役就生火。他上了年紀，魏總會長勸他生火，聖人說：我記得比約第五。雖然他是教宗，年歲又比我大，他多嗜也沒有生過爐子。伯辣民雙手凍的腫脹，破裂損傷，非行大禮，不帶手套。伯辣民就如同聖達尼老，若望，類思，人一就近他，就發出潔德的馨香。看護病人的費納理，修士說：有一天不知何故，我胡思亂想，起了污穢的雜念。聖人生病的時候，我去看他，一進他的屋子，拉手號脈，我那邪念立時消滅了，我幾時伺候聖人，那邪念就永不回來。怪不得聖方濟格看聖人的誠實潔德，就拿他同白鴿子相比，果然聖人一生言行，都帶着良心細緻的記號，都噴出潔德的香味來了。

第五章 聖人熱愛天主

天主喜愛一個善人，就賞給他特恩，裝飾他的靈魂，那善人也喜歡同天主神交密談，但想念天主，談論天主，肯爲天主動作出力。同天主結合的那個傾向，那個趣意，叫做熱心孝愛。那個孝愛，是別樣德行養成的甘怡。伯辣民時時處處發顯他的孝愛心。聖人與人敘談的時候，又熱心又歡樂。吾主耶穌說：人心裡充滿什麼，口裡就說出什麼來。聖人心裡，充滿了孝愛，也就說出孝愛的話來，所以他不斷的提念天主，並天主的事業。有人說：神父們每次念聖詠以後，就念聖三光榮誦，聖人每次同人敘談以後，也常說他願意事奉天主，渴望親見天主的話。聖人祈禱，心有神樂，與主交談，猶如朋友彼此來往，天主待他也如母子那樣親切，有一位

紅衣主教說，有一天我去拜望聖人，我們說來說去，他就提起聖子降生的奧妙來，發熱愛之情，面容也發紅。有時候到散心的時刻，不能散心，他就祈禱。吃了午飯，他跪着念日課，以後大約二刻的工夫，溜打着念聖母串經，遂後便理事編書。吃了晚飯以後，又念一串聖母經，每早起來，跪在地下，默想一點鐘的工夫，白日又屢次去往堂裡祈禱。有的大神長，在聖人跟前謾怨自己說，我事情忙迫，顧不得祈禱。聖人說，人在世上第一件大事，就是祈禱。那裡有人出力作事，顧不得吃飯睡覺呢。豈不知祈禱，是人靈魂的飲食休息。聖人平常跪着念經，到底念聖母串經，也光着腦袋散着步。再說，在歇伏的時候，他不出羅瑪，且說，這是我最好的時候。沒有人來見我，常能同天主交接來往。聖人一年避靜一次，得了

格外的益處，就是補養身體的力量，不用出外歇伏。伯辣民另外敬愛聖體。他默想的時候，開開自己屋裡的窗戶，衝着堂裡的聖體默禱。做彌撒的時候，兩腮紅的幾乎噴出血來，發顯恭敬穩重、熱心的態度，如同當面見了耶穌，謝聖體的工夫也不小。大約聖人早晨頭四點鐘，算是同天主神交密談的時候。

聖人愛聖母，如同孝子愛母親一樣。天天念串經，有時候也念聖母小日課、瞻禮七守大齋。他格外恭敬無染原罪的聖母，也給教宗保祿第五說，可以定那端道理。當信德的道理。恭敬聖母的人，也肯恭敬聖若瑟。聖人說，聖母聖若瑟結婚有六個顯明的緣故，實在是天主的工程。世上結婚夫妻兩個，得有相同的地處、地位、潔德，及年歲相稱，何況全知的天主，爲自己的母親，能不揀選

一個同聖母相稱的淨配麼。同聖母的年歲、尊貴、另外潔德、更是相同的。所以聖若瑟是壯年，不是老人。若不然，聖若瑟怎麼能相幫聖母，携着耶穌往遠方，保護聖母的名譽呢。聖母是童貞，聖若瑟也是童貞，聖母明智，聖若瑟也明智。聖母能呼耶穌爲兒子，若瑟也能夠，雖然聖若瑟不是耶穌生身之父，但是鞠養之父，也可以稱若瑟爲天主之父。耶穌十二齡講道的時候，聖母向耶穌說：「你看你父親同我，憂苦尋找你。」伯辣民也常看聖人行實，勉力效法他們，也尊敬聖人的聖髑，他拿着一個嵌着聖髑的十字架，當最大的寶貝，他在遺書上說：把這十字架，當交與阻當自己升教宗的那位紅衣主教。他的僕人也述說：有一天聖人光着腦袋，恭恭敬敬的，把聖嘉祿的敝衣黑袍，你一塊，我一塊，分給人。

第六章 聖人溫柔慈善

謙遜同良善彼此相連，所以謙遜的伯辣民也良善，可是這良善不是本來的性情，是從勉強來的。有時候聖人心不如意，臉面就微微的發紅，眼往下看，同自己打仗，別人雖然着急發怒，他也得了平安，這是聖寵戰勝了他的本性。有一個僕人說，我有了福，我伺候紅衣主教十七年的工夫，我看透了他的稟性，他的心情本來急燥，好生義怒，天性敏捷，容易被感動，他素常習慣修練德行，壓制自己，事事作主，一舉一動，文雅端方，言語謹慎，總無差錯，別人若不知道他是性急的脾氣，看他這樣良善和平，可以想他是溫柔性情，並不是修練成的。聖人雖然愛惜光陰，如有不自慎重的閒人來敘談，聖人也不煩惱，也不辭退。

聖人待僕人，有父親的心腸，常結記他們的靈魂肉身。過晌午歇工的時候，若叫一個人來，看他們安歇，就不驚動他們，想他們爲各人出力，理當休息。有時候他的秘書忙迫，聖人替他寫信，也不嫌工夫太長。有一次下雨的時候，他命人爲僕役套一輛車，好避雨淋。別人向他說，沒有這樣的規矩，他答說，那是我的弟兄，他們若生病，我心裡必然難受。別人又說，那也不過是你的僕人，他又答說，是的，他們爲我効勞，我也拿着他們當我的弟兄，喜歡酌報他們。有一天聖人心中生點悶氣，厭煩一位總神長，他立時覺着良心不安，去向一個知心的朋友說，你給我提說，那神長的幾樣好處吧，我也願意全心愛慕他。有的時候有人來見聖人，聖人立刻擱筆，一字不寫，起來應酬，如同接待耶穌一樣。他無論多忙，窮

人去見也不教他等着，聖人真是大公無私，不嫌貧愛富。開會的時候，雖然聖人說的有理，可是有一位總神長，肯反對他，別人請他答話，聖人先伸出一個手指頭，後來伸出胳膊來說，愛德大的如同這指頭，比名譽大的如同胳膊更強的多了。旁人又說，你說理，碍不着愛德，聖人又說，當着這光景，若開口反對，難以保存心平，維持中道。有一次有一個人，得罪了聖人，別人勸聖人壓制他，聖人說，一兩愛德，比百斤名譽更好，愛德在上。有一位神父，慶賀他爲聖教會出了大力，聖人說，我告訴你，一個愛德的小錢，比我所做的更大更強。伯辣民一聽說別人的不是，只要不提名字，總是閉口不言，一提名字，就插嘴說，除了躲避或診治那不好，不該知道人的過短，對於有錯的人，得有兩身敞袍，一個不教我

們看見他的不是，一個也不教別人看見他的長短。

有時候聖人說一句有趣的話，令人改毛病。有一天聖人走進一位尊神長府裡，莊莊重重的請神長哀矜他兩個錢，好相幫幾個可憐的孩子買衣裳用。他說：現在快到冬天，我剛才碰見了赤身露體的孩子，實在可憐。那尊神長聽說這話，立時應允了。聖人就領着神長走到前廳，指給他幾張裸體的圖畫。那神長就懂得了，急忙設法遮蔽孩子的身體。有人給聖人說：主教上了年紀，身子也不強壯，一主日內不用守三次大齋。聖人喜笑着說：我可以取聖經上的話，証明我該守三個大齋。聖經上說：我們的德行，該超過法利塞人去，不然進不了天國。其實有一個法利塞人說：每主日我守兩次大齋，所以我們若願意進天國，必定每主日當守

三次大齋。

如果有人求聖人管一點小事，唧唧嚕嚕說話太多，同所求的恩典一無相干，便先告訴他一次，若還多說，聖人假裝打盹，不愛聽的樣子，等他再仔細陳說實事，才留心聽着。聖人責備人，也加幾句甘言蜜語，如同明智大夫，用甘甜的東西包着苦藥，甜口利病。有一次他寫信說，我請了一個講道人，他這樣高抬神父，以致於說的幾乎超過聖母，超過耶穌，超過天主，我想他若再接着講，恐怕我得去堵住他的嘴。講完道理，我叫他來，責斥他一頓，又一看他謙遜聽命，打動了我的心，以後爲安撫他，我教他吃幾條白鱸魚，伯辣民心地平，如同湖中的水，只見他被過兩次感動，就是他聽說出了兩樣禍患，第一個，是一個貴族人品行不端，沒有做

補贖就死了。第二個是一個人說了異端道理，別人定他死罪，他沒有反悔就死了。

第七章 聖人謙遜出衆

聖人早知道天主喜歡謙遜人，也默想過耶穌說的話，凡高舉自己的，必被壓伏，壓伏自己的，必被高舉。他實在是死於自己，活於天主的人，他雖然是大博士，也全忘了自己，每次提起自己的書籍，好像是別人作的，他聽說自己的書籍與聖教會有了大效力，就很喜歡，與自己已有光彩，沒有，却毫不介意。聖人著了許多書籍，也不以為光榮。有一天有人向他說，你著作了一大些書，你有福。他答說，凡是由我著的書，得的光彩，我拿着不當事，我寧願把

那些書籍換一個愛德的一兩文錢，若堪得換換，我覺着有福分。聖人既有普通的學問，別人就屢次求領教，他但說出自己的意見來，並不多言多語，怕傷害謙遜及愛德，不肯同別人辨理。他雖然是當時頂大的知識人，著書立論，還願意別人校正，也問別人堪得出版否。有一位主教說，聖人謙遜，不肯發露幾本引人進德的小書，我請他爲相幫人熱心前進，把這幾本書印出來，他才隨了我的意思。聖人卑視自己，高看別人，連窮工人並下流人物，都是一樣看待。在曼堡建定聖體大禮那一天，他喜歡洗濯十二個窮人的脚，也用口親了，如同耶穌洗濯十二宗徒的脚一樣。聖人也愛見工人說，工人便易救靈魂，作活不閑着，能躲避許多犯罪的機會，過日子不窮不富，合乎中道，比得一堆金子更好，而且還

能平安享受作活的滋味。他又說，我在路上走道的時候，一見工人在工廠樂意作活，我就嫉妬他們的福分，也情願把我這紅衣主教的地位讓給他們。有時候聖人尋找發謙遜的機會，有時候無意之間就受人的凌辱。有一天在一處神學堂裡，大家公共辨理，你反對，我維持，也請了聖人去聽。有一位維持道理的博士，數次說破了一個對頭的理，那對頭任性說了又說，也打着手勢大聲呼喚，設法成就他的主見，也是白費効力。他說的那虛理沒有勁頭，如同死了一樣，實在令人可憐。聖人端端正正的給那對頭打手勢，指給他這樣固執護蔽他的理由，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不料那人見了怪，轉過身來，反抗起聖人來了。尙且大發暴躁，抱怨聖人，不說理，噴發他的毒氣，末了又說，我要求天主不教你升

教宗盼望不見你坐這寶位。衆人都奇怪那任意的激動。主席看事不對。就命他閉口不言。也重重的罰了他。當時衆人眼看伯辣民平心靜氣。面不改色。但取笑說。好可憐的人哪。他不想我若當了教宗。他總得瞎了眼。才能不看見我麼。

聖人若有缺點。自己甘心承認。在魯文的時候。有一個人玩笑着說。聖人耳朵長。聖人用聖詠的話說。造了我的是天主。並不是我們。有人說聖人長短。他毫不在心。上了年紀看見在一張條子上。寫了以下的話。伯辣民因爲太樸實。就沒有升教宗。他在那一句旁邊寫了。呀。有福的樸實。隄防了這樣重任。倘若有人稱讚他。他不愛聽說。聖經告訴我們不該讚美活人。或是說別人想我如何。你求天主教我就如何吧。或是說人在天主跟前有什麼價值。就

有什麼價值，也不多也不少。有一個誓反教人看了聖人的書，就回了頭，聖人給他寫信說，我感謝天主，用了一個這樣微小的器具，得了高大的效果，我們萬不可忘了聖保祿說的話，栽樹的不算什麼，澆樹的也不算什麼，只是教他長起來的天主才算呢。
(1 Cor. III. 7) 聖人給一個回頭的人說，何必言謝，你回了頭，但是天主的工程，我也不過是把聖教會預備的飲食送給你們就完了。至於書中的學問，光亮，實據，如有缺欠，那都歸於我的錯處。有一個朋友想要他的畫像，聖人說，你要什麼像呢，要舊人的像呢，要新人的像呢，舊人的像太不好看，新人的像還沒有畫完，沒法滿你的心願。

常說，真謙遜的人，不想顯露自己是謙遜人。有一天聖人問總會

長及阿神父說，能盼望教宗讓他辭職不能，都說盼望不大。阿神父又說，你求大概得不了，可是算立善表。聖人說，若沒有盼望，我必定不求，我怕的是哄騙人，並不是立善表。若真謙遜，就令人愛待讚美。人若沒有才德發謙遜，別人都不答理，人有超等的聰明聖德，發謙遜，人多稱讚。聖人常發謙遜，無怪乎，他上觀天主成全美好的光亮，下看自己軟弱無智的黑暗，就不能發生圖虛榮的心意了。

謙遜的表記並效果，就是聽命。聖人既謙遜，自然就聽命。他說，我在會裡學了聖依納爵的道理，那端道理教訓我們存心平正，無可無不可，任憑長上隨便安排。總會長說，伯辣民常是很聽命的修士，也是更聽命的紅衣主教。有一次，聖人給初學修士宣講說，

從前我認得一個修士，在會四十年，也沒有犯過聽命的會規。有人敢問是誰呢，聖人便承認是自己。他生病的時候，但給伺候他的修士說，隨你的便吧，照你的意思吧。他聽教宗的命，如何熱切急速，那不用說。教宗畧一發露自己的心願說，你不用回到曼堡，他就不回去了。有一次聖人走路，離家不遠，有人請他回家，他說，沒有教宗的准許，我可怎麼能回家呢。人拿着長上當天主的代表，那是卑賤自己，屈伏己見，隨從別人，是棄絕自己，看着自己不算什麼，那正是謙遜的實着，看起來聖人到了這謙遜的地步。

第八章 聖人預言未來

有時候天主隱瞞自己忠僕的功德，有時候也發露出來，也交給

他們非常的能力。天主賞給人的特恩，不是人修聖德的憑據，可是這特恩屢次是聖德招致來的。伯辣民在曼堡的時候，天主把這燈光擱在斗上，放射光亮，能說未來的事，也能顯聖跡。聖人說的未來的話，都應驗了，他也看透了人的隱密。聖人頭離開羅瑪，告訴一個朋友說，我在外也不過三年。他到了曼堡，開了以先當主教的單子，一看高責撒主教的名字，就寫了高責撒治理曼堡教區三十年，遂又記錄伯辣民紅衣主教在位三年，果然說的不錯。伯辣民一回到羅瑪，向他一個朋友說，你還記得我從前說的那句狂妄言語麼？那朋友問說，那句狂話呢？聖人一提說，朋友就想起來了。聖人又說，我是如同老先知，我說後來的事如何，別人都不答理，到底後來終究應驗了。

聖人有一個貴族親戚，名叫歐加辣的，那貴族到了憂堡，就打發他的小兒去給主教請安。主教辭別那孩子說：「你向你母親說，他回到羅瑪的時候，教宗格勒夢已經去了世。那孩子把這話報給母親知道。那婦人在納波里聽見說教宗死了，當衆人面前宣佈聖人說的那預言。大家一口同音的稱讚主教的德行，大聲歡呼伯辣民紅衣主教是個聖人。以後伯辣民又第三次發露他知道格勒夢什麼時候要死。歐婦人同蕭公爵婦人往意國南方去，又轉到憂堡。伯辣民不是親身去拜望那兩個貴族太太，就委託一位神父替他行這見面的禮。那位神父粗心，笑着責備那兩個婦人，沒有投宿主教府裡，也請他們下次回來務必投宿主教府裡。他這樣言講，正相反聖人的意思。那神父一稟報主教，他如何當

了代表。聖人不喜歡說這樣我得留下婦人住在堂裡，盼望天主寬免你吧。你可爲什麼教我這樣作難呢。對於婦人的來往，你知道我的意見。聖人說了這話，就止住不言語了。兩手抱着腦袋，心中發悶，過了一會兒聖人又問說，還得多大工夫，他們再回來呢。神父說，大約兩個月。主教一聽，又抬起頭來樂意說，這樣不要緊。那時候我們已經搬住羅瑪，不在曼堡了。他們回來不能勞動我們。果真待了二十天，聽見說教宗有病，不久就死了。主教得趕緊往羅瑪也不再回曼堡了。聖人屢次向人述說，格勒夢要活十二年十二個月，有一次還說，今年教宗要死，到底我也不明白天象。也不是先知，是我偶然說了這樣話。

查考聖人列品書上，也記載有兩個附魔的小閩女，主教給他們

行了堅振，魔鬼立時就退去了。聖人指着一個閨女，向別人說：你們別失望，我給他行堅振就不附魔了。有一個別的婦人包尼撒附了魔。有一位神父給他念驅魔經，魔鬼也不走，遂就將他領到曼堡去見聖人。那婦人一見主教就說：那是聖紅衣主教。伯辣民笑着就臨近附魔的，在他額上畫個十字，降福他，打發他走。那婦人回去的時候，還重說：那是聖紅衣主教。那是聖紅衣主教。過了幾天，他進入一處聖母堂，久在聖母祭台前邊跪着，魔鬼借他的口氣說：那紅衣主教向我們要什麼呢？他為什麼難爲我呢？他願意教我們往別處去麼？既是如此，我們就走吧。以後那婦人就得了救援。伯辣民的僕人理會聖人自從見了那附魔的，就加倍祈禱苦身，因此人都把那驅魔得救的恩典歸功於聖人。

在意國巴利城聖尼閣老的屍首，流出了靈驗的香料，有一個人要送給伯辣民兩小瓶香料，走到半路，有人要了些去，後又倒滿水，奉給聖人，聖人笑着責備他說：你願意哄騙我麼？有一次有人給伯辣民說：你求教宗賞某神父一樣特恩吧。聖人說：後來另求別的教宗吧。這話的意思是說的教宗快要去世。本年秋後聖人說：保祿第五不久要死，接他位的要叫額我略。選舉了教宗以後，有人問聖人說：你說後來教宗叫額我略，你可怎麼知道呢？聖人但說：那是問的太過。

當時雷先生供給一個修道的，求聖人幫助他的學費，聖人向他說：爲那個少年人，你不要過於操心，他要進會，用不着錢了。有一位安樞機大臣給聖人說：有一個人死了，我得了他的五百塊養

老金、聖人說，有一個別人要死，這錢你得不了。聖人笑着說了這話，可是安主教不甚愛聽，面色頓改，立時走了。果然過了一兩個月，那位主教死了。選舉保祿第五的時候，聖人向孟紅衣主教說，現今我們是在冬天選舉教宗，下次再選教宗是在夏天，那時候我們不在人世了，果真待了二年，選舉吳巴諾第八，正當伏天，兩位主教已經不在世上了。聖人的姪子，某城的主教有了病，有人告訴聖人說，你的姪子漸漸的見輕，准能補上力量。聖人說，我的姪子好不了，不如相帮他得善終更好。這傷心的話，不久也應驗了。

第九章 聖人顯聖跡

卷三 第九章 聖人顯聖跡

二百六十一

聖若望伯爾格滿說，謙遜的人求什麼得什麼，誰謙遜，誰的手裏就有天門的鑰匙，爲此天主常不辭却伯辣民的祈求，聖人甚信服耶穌所說的話，你們因我的名字求聖父什麼，聖父必定給你們什麼，也記得聖雅各伯的話，求的時候，若有信德，毫不疑惑，什麼也得着了，聖人未從求恩，先看要求的合理不合，若是合理，求之就不含糊，有人理會他爲一個病人做彌撒，病人就好了，他若含糊推辭，便是個不好憑據，有一天聖人走道離曼堡十里路遠，忽然有一個貴族趕上聖人，求他速回城裏去，看他將死的閨女瑪利亞，那人的意思，是盼望聖人顯聖跡，果然沒有白盼望，正那時候天濤上來了，雷鼓閃電，風雨不止，聖人一拿定主意回去，天空風雨，頓然止息，聖人一到那病女跟前，跪下默求天主，遂站起

來、在病女額上畫了十字、降福他、安慰他父母就走了、不久那閨女的病完全好了。

聖人顯了許多聖跡、總是想法隱瞞自己的能力、他願意另得一樣恩典、就假藉聖依納爵的簽字、隱避自己的才能、還有一個十二歲的閨女、他母親把他交與了魔鬼、那閨女就附了魔、受了種種難爲。聖人既是善牧、就愛保護自己的小羊、他寫了一張條子、禁止魔鬼再難爲他、條上寫的、天主把這孩子託與我了、我是天主的代表、他既是天主的人、他母親不能隨便把他交給你這惡鬼。聖人遂就拿這張條子同聖依納爵的簽字、掛在女子脖頸上、那女子就立時平安了。過了幾天、聖人用飯的時候、理會有一個僕人、面帶愁容、就問他說、你爲何發愁、僕人說、我的姪子、才受了

重傷恐怕好不了。聖人說：你若願意救他，就拿聖依納爵的簽字，掛在他脖子上吧。僕人說：那簽字還在附魔女子脖子上掛着呢。聖人說：你只管拿來吧。我寫的條子，爲那附魔的女子夠了。僕人聽命，就顯了雙聖跡，姪子也好了。女子也不附魔了。可是魔鬼走了以後，不多幾天，又從遠處發顯與那女子，指給他說：你若把聖人寫的那張條子，摘下來，我就交與你幾掛金鍊子。

聖人又顯了別的聖跡。有一個叫倪剛道的園丁，時常送給主教一筐一筐的無花果。有一年送了一次，他就不送了。爲什麼呢？是因爲一個鄰家燒荒草的時候，忽然颳起風來，燒到了他的無花果樹，連葉子帶果子，都燒成灰了。過了八天，主教還不見那姓倪的，便命人去請他說：你爲何故不來呢？那人就從頭至尾說明才

遭的禍患。主教說，你再去看看你的無花果樹吧。天主的寵佑沒有斷絕，樹上還有果子。圍丁反正說，樹枯乾了，我不出果子來。聖人說，你只管去吧。他聽命，走到樹下一看，果然滿樹淨果子。他遂就摘了一筐，送給了主教。許多人聽說，都去看那又發生的樹，全說那是聖跡，所以有人折斷幾枝，栽到別處，也是照樣發芽生長。聖人又顯了一個聖跡，如同耶穌在世上一樣。聖經上說，宗徒們靠着耶穌一句話，逮了許多魚。聖人教一個窮人也逮了許多魚。有一個貧窮的漁夫說，我同我的夥計，在一個水坑裏，整天逮魚，一個也沒有逮住。赶到晚晌，聖人走路，經過這個坑邊，他在頭裏步行，車在後邊跟着，我們看見了，就去迎接他，求他降福我們。他問說，你們沒有逮住魚麼？有一個答應說，主教，我們都沒有逮住。

沒有吃的，怪餓的慌哩。聖人說：「如今撒網逮魚吧。」那人含糊說：「也可以。」到底我們剛才拉出網來，一個也沒有逮住。聖人說：「你們稍等一會，說罷。」就往近處聖母小堂裡去了。跪了一刻鐘又回來了，打着手示向魚說：「魚來吧，魚來罷。」以後我們拉網逮魚，多啗拉多啗。聖人又說：「現在撒大網罷。」我們就聽命撒了大網，拉了二百四十斤魚，遂就道謝。主教說：「主教多來見我們罷。」當時衆人都拿着那逮魚的奇事，當做聖跡。

再說，有一位羅瑪公校的桑神父生了重病，聖人去安慰他。病人就求他轉求天主賞他好了。聖人說：「我甘心替你求，也盼望求得了。到底爲你的靈魂，多病兩天不更好麼。」病人又求說：「我好了是爲我的好處。」聖人聽說這話，就去祈禱，果然神父好了。又有一

個修會總長，病的也甚厲害，聖人也去看他，在他額上畫十字說：「吾主耶穌要治好你，你死不了。」聖人一扶抹他，他覺着還過氣來，過了幾天，就全好了。有一天，保祿第五給了聖人一個証書，教宗額我略願意看，我來找去，沒有找着，正在無奈，聖人說：「我有一個別的法子，遂就走進小堂，跪在地下說：『天主，你知道我有這字據，也知道在那裡，你也知道你的代表要緊閱看，是爲你聖教會的好處，因此求你教我找着罷。』」聖人祈禱完畢，回到屋裡，立時在一本書裡，找着了那部証書。

聖人還顯了一個別的奇跡，他的僕人也都理會了，有一天聖人開會回來，他一下車，看見一個外方少年在府門口站着，面目好看，態度端正，甚有禮貌，那少年前來給聖人請安，說的是體面拉。

了話，彷彿求哀矜。聖人一聽就請他到屋裡敘談。趕到吃飯的時候，僕役請聖人用飯，聖人說：你們都去吃罷，我不叫你們，你們別來截斷我們談話。言畢，又接着提說神學問題，聖人側耳細聽，問這問那，說話不及，日落西山，點上燈了，聖人還不願意吃飯，不願意歇息，同他談話，整整一夜，以致又說到天明開會的時候，聖人哀矜了那外方人就辭別了他，可是府裡的人，都沒有見他走，忽然就不見他了。聖人願意知道他怎麼走的，就教僕人呼喊他，尋找他，也是白，都想那個少年人，是從天上來的天神，或聖人，爲教給伯辣民一個有關係的問題。

聖人顯聖跡治好病人，同天神說話等，固算奇妙，同時一身兼在兩處，更是奇妙。有一天晚晌，意國巴理城的陶副主教，在屋裡燈

下看書，並不打盹。當時伯辣民正在羅瑪，忽然聖人穿着紅衣，發顯給他，告訴他在大堂裡，有幾樣不整齊的敬禮，當另改制。第二天早晨，副主教貼了一張告白，請人改正。有一位白神父問他爲何貼那告白，副主教說明聖人昨天來了，發顯給他，告訴他該取消什麼弊端。副主教在調查列品的委員跟前，發誓說自己說的是真正實話，毫無疑惑。有人反對他說，聖人爲告訴你堂裡的弊病，不用發顯給你，但寫一封信就夠了。副主教說，夠了，固然夠了，到底那樣也不過是修平常德行的憑據，並不表顯他的聖德。再說，有時候聖人所行所做的是受聖神的指引作的，不由自己，抵抗不住。再一說，聖保祿不是說過麼，誰能透徹天主的奧意呢，我只給你們說，當初出了什麼事，並不說出事的緣故。反正我想這

事跡帶着善神的記號，你們自己看着辦罷。

第十章 聖人切望升天

伯辣民死的那一年，二月初九，他又第三次選舉了一位新教宗，就是額我略第十五，也請了教宗，更改選舉教宗的幾條規矩。聖人死後，剛過一個月，教宗出了上諭，定奪往後如何選舉教宗，說紅衣主教開會以前該到場，閉門不出，第二天都望彌撒，領聖體，暗裡投票，誰得了三分之二的票數，才得中選，每次選舉，各人往聖盒投票以前，該發誓說，我請將要審判我的主子耶穌當証見。按我良心，隨天主的意思，選舉了一個最堪當當教宗的。聖人快到八十歲上，選舉教宗的時候，想自己快死，誓反教人說他早

就死了，也盼望他死。聖人說，這異端人好比糟害天主葡萄園的狐狸，同他們不能調和。前五年時，聖人有意往蘇比亞高修院去朝拜本篤大堂。有一個修士離那地方有一里半地，等候接見他。備好了一匹馴良的馬，好上山坡。聖人一上馬，那馬受驚，將聖人摔了下來，骨頭雖然沒折，可是左膀肩腫脹疼痛，不能做彌撒。僕人說，你求天主什麼，天主就賞你什麼，你求天主教你好了罷。聖人答說，我不敢求，我知道天主要聽我的祈求，到底我知不清，我好了是天主的意思不是。過了一個月，聖人畧好些，能做彌撒，可是左胳膊還抬不起來，他求教宗，但用右手舉揚聖體，這麼到死的時候，常渴望去見天主。

聖人因此託人給雷伯納丁神父說，你在世上什麼也做不了，你

快到天堂，給我預備一個地方罷。雷神父說：再過幾天我要聽你的命，賴着天主的寵佑，我在天堂等候你。果然過了半月，雷神父死了，聖人就更加倍盼望死。本家的人死亡，他並不哭，一聽說他的朋友巴絡紐死了，就一面痛哭，一面盼望死。聖人賴着天主的仁慈，不怕下地獄，他說：我願意回家，可是我該如同聖保祿說的：雖然我自覺良心無虧，但不能因此就成了義人，有判斷我的就是天主。聖人身上既有病，就求教宗讓他辭職，回到初學院裡，好預備善終。教宗允了他的祈求，他頭走的那一天，給一個僕人說：你好好的幫助我罷，是你末了一次伺候我。那僕人說：占星術的人說，主教還活四年，聖人說：他們淨瞎說，我說的要應驗了，我活不到八十歲就死。果然聖人差半月不到八十就去了世。聖人往

修院去的那一天，有一位知心的主教在街上遇見他，問他說：「主教往那裡去呢？」聖人笑着說：「我去死。」那朋友說：「那個我不信，你面容還活潑，怎麼能死？」聖人又笑着說：「到了時候快去世，他說這話，並無一點含糊，好像天主默啟了他的死期一樣。」

八月二十五日，伯辣民入了初學院，費修士伺候他，也述說聖人臨終如何光景。有一次聖人又去參與禮部開會的時候，發起瘡子來了。回來以後，給他脫衣裳的那個僕人說：「我活不到八十歲，還差幾天。」當天晚晌瘡疾發的更重，聖人昏迷，不能安眠，淨說熱心的話，發愛天主的情。教宗一聽說聖人有病，就命自己的大夫去望看他，自己也願意親去探病。聖人只想自己當不起，又怕樓梯窄狹，教宗走動不便，就阻止他來。教宗不聽，決意要去面見聖

人教宗一到他跟前就說，你強健的時候，我來見你，我更如意。到底一看你甘心忍受病苦，我就大有安慰。以後我多爲你念經。聖人向教宗說，我不敢當聖父降臨卑屋，我不中用了。我活夠了，我甘心回家。教宗說，是你的德行教你這樣說，我們可該設法教你多在上，越多越好。聖人又說，我盼望聖父如同我活大年紀。當時教宗起來，降福辭別聖人說，我不是願意有你的歲數，是願意有你的德行。教宗走了以後，聖人說，我是可憐的人，教宗來看我，是個好憑據。平常教宗但肯看顧將死的紅衣主教。

有人願意給聖人送臨終聖體，聖人說，還不到時候，但領平常聖體罷。神父捧着聖體一進屋子，聖人立時下床，跪在地下，念禱告。吾主，領了聖體以後，熱切謝聖體。那一天聖人屢次說，我的家不

在世上，我覺着有天上的人請我回本家。當天也有五位主教去看病人，求他降福。他們走了以後，聖人給米神父說，我不記得紅衣主教彼此求降福。米神父說，恐怕是因爲你是總主教。聖人說，許是爲這個緣故。衆人看他將要死，都爭着要聖髑。比方有許多人把紅帽子在他頭上戴了一會兒，又摘了下來。

他說，到現在我想沒有立不好表樣。誰知道後來怎麼樣呢？還不如早死呢。聖人又給一位神父說，我好幾天的工夫沒有念日課，沒有默想，看着我成了世俗人。神父說，對於那些神業，你隨大夫的主意罷。聖人晚晌一見大夫，便問他可以念日課麼。大夫說，不許。聖人又問，至少可以念串經麼。大夫含糊。聖人又說，按會規對於靈魂，該聽長上的命，對於肉身，該聽大夫的命，你隨便定奪，我

願意如同吾主耶穌聽命到死。

過了幾天，聖人的病勢更顯沈重，他問大夫說，我的氣力衰敗了，若有危險，你該告訴我，教我好預備，我不怕死，我從小就想早晚得死。大夫說，放心罷，到時候我告訴主教。那一黑夜，聖人不得平安。第二天有幾位大夫，商議妥當，告訴聖人快到離開世界的時期，也託付總會長給聖人說明，不久要滿他的盼望。聖人聽說這話，一連三次說，可愛的神父，這是多好的喜信呢，可是我但掛念一樣事，養病的費用，何人照管呢。神父說，請主教不要過慮小事，耶穌會購受了你名譽德行的香味，就心滿意足了。聖人推辭讚美他的話，就向神父說，現在讓我預備神工罷。費修士便拉上他的床帳，聖人一連好幾點鐘省察，趕到告解的時候，並沒有找出

什麼罪來，神父提醒他，但告了從前的一兩條子小罪。那一天聖人只願意同天主神交密談，向拜望他的人說，別奇怪我不接待人了，明天我要領臨終聖體，我得預備聖人淨念聖歌、聖詠、並習慣念的經文，別的都不管了。

第十一章 聖人臨終

病人不愛吃東西，因此大夫就命看護病人的，每隔四點鐘，端給他一點肉汁。聖人病後第十三天，天還不明，費修士端上肉汁，聖人說不吃什麼了。總會長來到說，我要去做彌撒，彌撒一畢給主教送臨終聖體。病人應許說，如此我還顧的省察，看看還有不妥當的地處沒有。他忽然想起來，天還不明，吃了肉汁，就向旁人說，

過了半夜，我吃了東西，今天不能領臨終聖體。別的神父向聖人說：你吃了東西也無妨碍。病人說：你們別怪異，我不能隨你們的意思，我知道我還能等到明天。聖人的神師米神父也來了，聖人向他說：你們的定斷太寬太鬆，我寧願發顯我恭敬聖體的心，也不願意隨你們的意見。可巧總會長神父彌撒一畢，有人向他訴說了聖人遭的疑難，神父命人告訴主教領臨終聖體，不用含糊，敢保絲毫不算失敬。聖人一聽便說：既是如此，我就欣幸的領聖體罷，我願意聽命到死。聖人看見聖體立時下床，自己念籲告吾主到半截，就念不上來了，以後熱切領聖體謝聖體。

聖人病的時候，吃東西很難受，到吃的時候，費修士向他說：大夫出了命，請吃這一口，聖人一聽出命兩個字，就是端給他毒藥也

必定要吃。領臨終聖體那一天午後，他求終傅。神父行禮節的時候，聖人每次答應的那樣熱切，以致令旁人都哭開了。又請人把苦像掛在床對面，屢次說：我一看見耶穌手足被釘的傷痕，就覺討愧，還怎麼能發怨言呢。主啊，我多受苦也行。聖人發昏的時候，但能說出善言來。大夫一聽就說：器皿充滿了什麼，就噴出什麼來。滿美酒的器皿，但能噴香味。聖人囑咐伺候他的人說：你們去安歇罷，我當不起你們爲我這樣辛苦，遂又衝着苦像說：主啊，什麼時候，教我去見你呢，我不中用，光會勞動別人，我不過是個蛆蟲布袋，可憐的人哪，到底主啊，隨你的意思罷，別隨我的意思。有時候病人向米神父說：買異味花錢太多，怕窮人少得哀矜。當時衆人聽說聖人要死，都擁擁擠擠的來望看，跪伏在地，流淚。

涕哭，請他通通各人的苦像及聖像，念珠等。將升教宗的巴紅衣主教也來求聖人降福，且說他死的這樣平安，我嫉妬他的福分。後半晌聖人願意聽念聖人行實，另外愛聽聖嘉祿、聖方濟格二位聖人的行實。晚晌有許多人在堂裡去爲聖人念經，黑夜裡聖人又發昏，大夫說大約明天去世。

過了半夜聖人畧能歇息歇息，瘡疾漸漸的退了，早晨又平安了。費修士拉開床帳給聖人請安，聖人向他說，願天主獲讚美，我還活四天，後來再回家。聖人遇見聖斐理伯修會的兩位修士說，你們的會祖斐理伯有盼望列入聖品，我還願意多費心，可是我不全自主，長上一命，或鐘一響，寫字不完，立時得去，反正隨天主的安派罷。聖人夜裡不睡覺便祈禱，或念誦句，常預備同魔鬼打仗。

自己心裡說，你爲什麼捨不得離開這肉身呢？我的靈魂，爲什麼你不肯辭別現世呢？第二天大夫給聖人放血的時候，有人帶着繡花的手巾，爭着蘸在聖人流的血裡。聖人向大夫說，爲什麼阻當我回家，日期已經定下了，遂又向天主說，在這裡燒我斫我，無所不可，只是寬免我不受永苦就行。有的人不慎重，強着聖人的傷口，教血多流，還嫌得的少。因此瘡疾更發作了。聖人請費修士畧畧阻止那鹵莽的人。米神父求主教效法耶穌的忍耐，想耶穌流盡了自己的寶血，你也把這些血，同耶穌的聖血合在一齊，供獻於天主聖父罷。

當初聖人常按會規，爲死的會友，做定的彌撒，他現在說，我盼望死後，修士也爲我做定的彌撒，求仁慈天主寬赦我的罪。總會長

問了病人還有不放心的地方麼。聖人想了想說：沒有，可是房屋無論掃的多麼乾淨，還起塵土，我還願意省察。費修士向他說：大夫說該用水潤潤舌頭，你願意麼。聖人說：我願意，我不說渴，是怕勞動你們。旁人說：都願意伺候你。聖人說：別說伺候，我不敢當，該說幫助。這裡的人不是僕役，是弟兄。實在他看重自己的僕人，所以僕人吃飯、睡覺、下雨的時候，主教不肯教他們來伺候。

有人告訴聖人說：你蒙受了教宗的降福，並臨終大赦。他一聽這話，感恩不盡。聖人自從病後第二十天，就是九月十六日，看着病勢更重，有人來問怎麼樣，服事病人的只得說：主教快死。人一聽說，都急忙在聖人床上擱些聖物，聖人想是爲趕跑魔鬼，不是尊敬他，就不攔擋。人跪在床前，他又想是求天主相幫，他得善終。

便跟他們一齊畫十字念誦句。來看的人，一會比一會多。聖人從生至今沒有見過這樣多的人。有人說，恐怕是天主願意報答聖人的謙遜。當時聖人耍了苦像，拿在手裡，同耶穌談話，另外感謝耶穌賞賜他進耶穌會的特恩，不但能求學，還能修德。他說：吾主，我什麼時候能見你的面呢？你是困乏人的安歇，有時候念天主經、聖母經、信經、申爾福等。

本天晚晌大約七點鐘，魔鬼來攻打聖人，非常厲害，以致不能言語，而且面貌醜陋，嘴唇難看，打手勢推避，用苦像畫十字三次，三點鐘之久才得勝了。過了半夜，魔鬼又來難爲了聖人，兩點鐘的工夫，便逃遁了。第二天早晨五點鐘，聖人眼衝着一個看不見的人，同他談話，可是旁人聽不見，他願意脫帽也脫不下來，有一位

神父看見替他摘了帽子，聖人點頭謝恩，辭別看不見的那個人。過了一會，聖人的五官百骸失了知覺，不見不聞。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八點半鐘，聖人不言不語的，把苦像擱在自己頭上，並左膀子上，以後口親了又親。末後放在心口上，一連呼了二十多次耶穌，耶穌就咽氣死了。聖人死的時候，有他知心的好幾個朋友聽見聖人說：再見再見，現今我升天堂了，其中有一個朋友還不知道聖人有病。聖人生在世上，是五傷方濟格瞻禮，也是方濟格印五傷瞻禮去了世，這樣的福終，許是天主爲報答他，校正了並求了教宗批准了那瞻禮的敬禮。他也盼望死在一個瞻禮六，也滿了他的盼望。那時候聖人七十九歲，十一個月十三天。有人說：服事聖人的那四個大夫，一看聖人怎麼死的，就學會該怎麼活着。

衆人一口同音的說，衆修士主教、樞機博士、聖人們的榜樣不在
了。

第十二章 聖人得光榮

聖人活着的時候，身量低細，頭髓寬宏，耳大鼻高，眼目明亮，嘴唇
紅潤，頭髮稠密，少時頭髮烏黑，老時頭髮雪白，鬚鬚短小，面色可
愛，心地良善，脾氣柔和，讀書理事，熱愛天主的工夫，總不間斷，擔
負重任，公事雖忙，他的腦筋，仍然清亮，自生至死，毫無損傷，一舉
一動，都顯出謙遜，良善，端正來，可惜，世上不是本家，不能久在世
上，所以聖人現今躺在地下，合眼閉口，不言不動，豈不知，他的肉
身雖然死過，到底他的行實，好比金囊玉器，滿盛香料，恒流不止。

永存不滅，傳流後世，大顯光榮。

聖人死了以後，魏慕修總會長給閣耶穌會寫通信說：聖人死的十分好，雖然看着不用爲他念經，到底我也請神父們爲他做三台彌撒，別的修士念三串聖母經。費修士給聖人穿上紅衣，抬在車上，把他的屍首送到耶穌會總堂去了。傍黑的時候，衆人擁擠擠的，還願意再見聖人一次。當時有一個初學修士牙疼的很厲害，有人給他說：在你牙上攔一攔聖人丟的聖物罷。那少年人一試便好了。也有一個別的人滿嘴長瘡，一求聖人也好了。連瘡痕也沒有了。又有一個別的人常害頭疼，各樣方法使盡，都不見效。一求聖人也好了。還有一個大夫病了二十二天，一戴聖人的帽子立時好了。並且還有一位總主教願意拔掉聖人幾根鬚鬚。

費修士就用剪刀剪了幾根交給他。紅衣主教們，這一位要了他的日課，那一位要了他的念珠，聖人的衣裳，你一塊我一塊的，都撕攏完了。聖人遺書上說，不許用香料擦我屍首，可是大夫請求教宗准他們摸擦香料，教宗允了，因此在剖開身子的時候，神長貴族又來了，拿一塊布蘸在聖人血裡，那時候細緻的人也不細緻了，非要一件東西或幾點血不走。

到了十八日早晨，把聖人的屍首送到聖母會小堂裡，想着教人遠離棺材些，却很費難。晚晌又送到耶穌會大堂裡去，擺安所，行大禮，教宗請了紅衣主教們送殯。天一發亮，又把聖人屍首抬到大堂，擱在棺材架子上，以便衆人看見。當時有人拿去了聖人的帽子，想着破碎分散，可巧有人又要回來。有的人拿東西放在聖

人臉上摸來摸去，他的臉就變了色，黑青污點，甚不好看。趕到晚上，响面目新鮮美麗，又還過來了。衆人說，那是聖人死後明顯的頭一個聖跡。有一個貴族老人，一看見出殯的大禮，就說：我在米朗看見殯埋聖嘉祿的時候，也沒有這樣人多。這裡不但居民跟着，而且還有貴族跟着。那一天也不是罷工瞻禮，乃是個瞻禮七，都忙忙碌碌預備善過主日。到晚上，把聖人埋在耶穌會總堂了。十九日是個主日，總會長去謁見教宗，教宗一見就說：紅衣主教伯辣民死了，遂後教宗又拿出一張條子來，上邊寫着說：九月十六或十七早晨，紅衣主教伯辣民升了天堂。教宗又添一句說：可巧寫這句話的人，他並不能知道主教有病。有一個熱心人在默想的時候，看見聖人大發光榮，有兩位天神左右陪着，一個看

書一個提着開口的錢囊，表白聖人著作的書籍，施捨的銀錢。
羅瑪代理主教，看見在伯辣民墳墓上，人得了許多恩典，也掛了許多醇願的表記，就提倡調查聖人的行實，及特恩並名譽等。
自從聖人死了以後，到一七一二年上，顯的聖跡不少，查考聖人行實上，記載的有六十個聖跡，現在畧說幾個。有一次嘉艾道地方的一位太太快要死，一親聖人一塊衣裳，求他就好了。有一個熱心的婦人長了痔瘡，大夫說，要想瘡好，非拉破不可，那婦人看着是妨碍廉恥，就害羞不肯依從，便求聖人把這瘡挪到別的地方，求就得了，到底又換了筋骨的疼痛，又有一個羅瑪修女，倒地下，胸膛受了重傷，一摸聖人的一塊布，立時好了。還有一個別的修女，腦袋疼了數年之久，一摸聖人的衣裳就好了。過了二

三年以後，他告訴一個別的老修女說是怎麼好的。那老修女說，妹妹，那個頭疼是爲你的好處，爲補贖你的罪。好了的修女一聽，又求再頭疼，天主允了他的祈求，可是這疼痛却沒有從前厲害了。聖人出殯那一天，有一個婦人胳膊疼了四年的工夫，一摸聖人的念珠就不疼了。還有一個包里山的婦人，是伯辣民的親戚，患了產難的病，一摸聖人的一塊衣裳就產下來了。再說，李主教的肋膀疼的難忍，把聖人的帽子往患處一放，立時就不疼了。聖人死後一年，有一個小孩子從樓梯上摔下來了，碰的疙瘩如同橘子，昏迷不醒，像死了一樣。請大夫看，他說已經死了，沒法可治，又請了一個別的醫生看，他一進屋子，見孩子兩腮上擱着一塊紙，就想是張膏藥。仔細一看，却是聖人的像。那醫生也照樣說，

沒有盼望，沒有盼望就走了。待了片刻又回來，一看孩子完全好了。當天晚晌又同別的孩子玩耍去了。醫生說：這等奇事，真是聖跡。

有病的人一求聖人就好了，求神恩也得着了。貴族人奧亞立山他一聽伯辣民死了，就願意在耶穌會補他的缺。那少年人，心神潔淨，如同聖類思一樣，教宗看見他德行不凡，請升了他紅衣主教。這貴族人雖然得了這地位，還喜歡伺候窮人。伯辣民死後，他靠着聖人的功勞，進了耶穌會，滿了他的盼望，身當紅衣主教，仍守三大願。他一想自己接續伯辣民，心裡就高興樂意。他胸膛上帶着有釘的十字架，有時候搵在肉裡獻給耶穌幾點血。他管公事的時候，有人不喜歡他，就聯成團體暗裡謀害他。有一天他接

到了一封信，上邊寫着他仇人的名字。他看見了並不動心。看完了，擱在燈頭上燒了。平平安安的說：我盼望那封信做我升天的執照。末後再說：在班國撒拉忙城裡，有一個盛聖人的血瓶，有時候血自流動，有時候凝結，若不是聖跡，究竟也算奇妙。

第十三章 聖人列品的來歷

聖人死後有人說：聖教不久要光榮，那位有心火的英傑，稱他爲聖人。豈不知過了三百多年，伯辣民才列入聖品。頭一次查考他的行實，是在一六二七年。他死後六年，吳巴諾第八坐教宗的時候。到底當時教宗下了諭旨，說：精修人死後五十年，才能查考他們的行實。又過了二十八年，亞立山第七寬免了不到時候也能

接續調查，過了二十年，紅衣主教亞必修同二十二位參謀，又提說聖人的行實，衆參謀都一口同聲的說，聖人的德行非常高超。過了二年，又開會，這一次十七位紅衣主教，二十一位參謀，共總三十八人到場，一投票，聖人得了二十八張，過了三分之二。聖教會早就批准聖人的書籍，現在別人想教宗不久也批准聖人極高的德行，可是聖人在納波里及曼堡並包里山的行實，雖然查出來，禮部還沒有批准，爲此教宗暫且不定案。班國王子請求教宗看伯辣民修的德行，著的書籍，教他列入聖品，稱爲公教聖師。有許多人，也給教宗奏書，以致於奏的書，成了一大部書，其中也有多明我會總長一封奏書，稟明教宗，贊成聖人愛待聖教的心火。

本篤第十四提倡聖人列品，盼望成功，又開了一次會議。二十七個會員當中有二十五個說明能列聖品，並且還說：現在列品也對符也合適。到底當時哲學主意，法國教會學說，並讓斯尼異端正在盛行，恐嚇人說：倘若羅瑪光榮那抵抗我們的人物伯辣民，必定擾亂社會，所以里昂唐紅衣主教請求教宗遲緩定奪才好。當時有人相反伯辣民，設法不教他列入聖品，且說他在魯文爲表示他的信德，沒有勸出捨生致命，可是人人能以答應說：聖人自傳上說，院長神父命我們更換衣裳，私自逃走。再說聖人走到半路，在刑架子底下坐着，抬頭一看便說：看着這刑架子是給我們立的，咱該預備妥當受刑，有人不喜歡聖人說自己講道理，感動人心，有了效果，說這話是圖虛榮的話，答說：那句話是爲教訓。

講道人不要用巧言花語，看上下文就知道了，再說聖人給雷責撒肋寫信說，當初我講道修辭，後來說平常話，更有效驗。

反對的人說，他給了他兩個姪子一百五十塊養老金。答說，是真的，到底教宗准許了，總會長也勸聖人這樣做，而且人都知道聖人待家中人多麼刻薄。最後還有人反抗說，聖人也想也說，自己是個罪人。答說，誰也得這樣想，這樣說，聖若望記載說，誰說各人沒有罪，是哄騙自己。聖奧斯定也說，我們若能把一總的聖人請到一齊，問他們說，你們想你們是什麼人呢，他們必定都說，我們是罪人。究其實，聖人也是人，也能犯罪，可是他修的德行到了極處，看起來反對聖人的話，無憑無據，碍不着他的聖德。

到一八二八年，禮部又提倡列品的問題，可惜良第十二並耶穌

會總長死了，以後又截斷了，所以不再提了。等到一九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本篤第十五又出命再開禮部會議。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教宗出上諭說，伯辣民修了直向天主的三德，並四樞等德，也到了極高地步。以後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教宗批准聖人顯的兩個聖跡，第一是一個意國孩子名叫依納爵的，從高處摔下來，腦袋受了重傷，臍角上長了瘡，一求聖人立時好了。第二，有一個意國女人名叫亞西拉的，長了痔瘡，一求聖人也立時好了。本年五月初三，比約第十一出上諭說，伯辣民能列真福品，本月十三，在聖伯多祿大堂行了慶賀新真福人的大禮。六月二十一，伯辣民的聖髑從耶穌會總堂，送到大學聖依納爵大堂，挨近聖類思的墳墓，這樣算滿了聖洛伯的盼望，閣羅瑪的人都歡天喜地。

的如同奏凱一樣不但在羅瑪恭敬新聖人在別的地方人也求他，也恭敬他，所以主教神父大人物，又給聖座奏書求教真福洛伯列入聖品。到一九二五年，禮部又批准聖人顯的別的兩個聖跡。第一在班國有一個少年人，名叫來夢多的，害了腹膜炎病，一求伯辣民就好了。第二在匈國班亞比奴生了爛肺病，人爲恭敬真福伯辣民在憂老查公學作了九日敬禮，到第四天，這少年人就完全好了，也除了病根，連瘡痕也沒有了。到一九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教宗又出了上諭，定斷真福伯辣民能列聖品，稱爲聖人。六月二十九，在羅瑪行了慶賀列品大禮，都讚成他爲聖教的棟梁。又過了一年九月十七，比約十一，定了聖人爲公教的聖師，也准許普天下的教友，每年五月十三過他的瞻禮。

當初吾主耶穌說，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燈台上。爲光照家中諸人。現在耶穌也可以向那包里山的新聖人說，你是世上的光。山上建立的城，是不能隱藏的。聖伯辣民三百年之久，如同燈在斗下扣着一樣。現今聖人的勢力日日廣大。他的書籍人多愛看。他的對頭，一看他列入聖品就退散了。到了時候該在面前照耀了。教人看見他的善功，光榮他在天的大父。

盼望天下教民，另外在中國都恭敬這位聖人，也懂得恭敬聖人最好的法了。就是效法他的表樣，修他修的德行。聖人一輩子維持聖座，努力保護信德，勸化裂教人回頭。我們也求天主，看這新聖人的功勞，並轉求賞賜我們多明白真道，善聽教宗的命令，引導裂教人早歸於正教。如今聖人不在世上，已經過去了，可是他

聖德的效果，永過不去，常存不滅，他保護世人的能力，一天比一天發展，所以我們可以從心裏呼號那新聖人說，聖洛伯伯辣民，爲我等祈。

24

161020